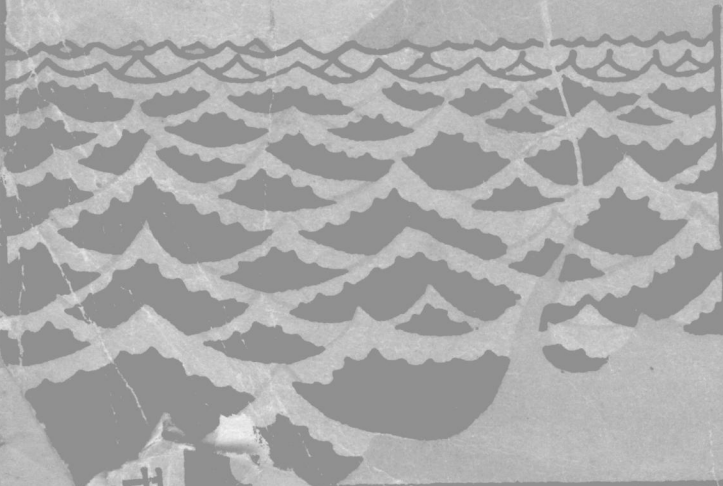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創作小說叢書

路畔薔薇

月亭創作



三

上海國風書

現代創作小說叢書

第二種

路畔薔薇

月亭著

上海國風書店發行

寫在路畔薔薇的前頁

近幾天來，天氣陰霾得非常可怕，每當我掀起了嫩綠色的窗帷，向窗外閒眺時，那慘澹的青天，總是板着灰白色的青臉，向我猙獰地怒視着；再俯首瞧那蜿蜒多姿的馬路，也含有潮溼的分子；這大概是陰曆歲杪的特徵吧！可是，我的心裏，像在鬧着什麼荒似的，胸前不時的起了一陣陣莫名的悸動，使我感到近來的生活，萬分的單調無味，而且，也氣悶得很。

我很想到同學處去閒談，但見了這充滿着憂鬱的氣氛的青天，終使我沒有勇氣了；我想把寫稿子來作消遣，但又引不起趣味，況且，我對於寫稿，無非是性嗜而已，並非想拿幾元錢來糊口；同時，我以為對於作文，必須要有興趣，才能寫出好文章，至少，也很通順；而現在的我，簡直似個無聊的人，這樣還能寫文章嗎？因此，我只得在沙發上很心焦地一坐，而聯想到學校裏大考臨近，所以伸手在寫字台上亂抽了一本書來看，想寥解苦悶，而又可預備大考，免得急來抱佛腳；但出于我的意料，它不但不能寥慰情緒，反增了我的厭憎；結果我還是換了一本裝訂得很精美的新舊

約合本全書來看，無意的信手一翻，忽然翻出一本不很厚的日記簿，和一篇我自做的紀念詩。這樣，又使我第三次的記起了好多年前的一頁往事。

是一個暮春的黃昏吧！我表兄從Y大學裏寄我一封信，信裏說起路畔薔薇裏的主角密斯張秀英的事績，並將密斯張的私人日記也一併寫給我——他說這本日記是他的同學高傑處拿來的。——叫我寫一部小說，來誌她的身世。——並且來貢獻給陷在愛的漩渦裏的青年男女。我歷年來，被「無事忙」纏住了身軀，把這事丟在腦後；到了去年的某一天，我也偶然的想起這事，我本想就此開始寫作，但匆忙得很，只做了一首紀念詩就擱筆了；直至在暑假裏把幻夢著成後，我才開始動筆，想了卻這好多年來的心債，但到了學校裏開學以後，我又被校課纏身，只有每逢星期日，假日，才能草草續寫，到今日為止，還沒有寫完，我預備到了大考完畢後，再繼續寫下去。不過，我決定于一月二十日以前脫稿。

可是今天，我的心神又是如此不定，所以我既不寫正文，就趁此刻來寫一篇序文和一篇輓歌，因為這二篇都很短小，不容易有發生矛盾之處，況且我見了去年做的一首紀念詩，也有點惹動詩興了。

我很抱歉，上面寫了這麼多的廢話；可是，我又不得不這樣地向讀者們介紹一下。
好了，現在我就把一首詩來結束了我的序文吧：

人生是什麼？——

是世界上的蛆蟲！？

是宇宙間的旅客！？

還是造物的捉弄！？

.....

.....

戀愛本是苦澀的典型，

它的後面是寂寞的古墳；

你不信且看那從情場裏退出來的男女，

他們的歸宿不只是怨恨？

一九四一，元旦，晨，序于觴詠書屋。

一

上海市中心區的東南隅裏的平民區域裏，一條狹小的街道，二旁都是魚鱗似的草屋，在第五百四十三號的草屋裏，只住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，和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，她母女倆本姓張，女兒叫做張秀英，祖籍是遼寧的鐵嶺人；在去年的春天，她母女倆跟了她的父親，從故鄉流浪到上海來，就住在這間草屋裏。二個月以後，父親在楊樹浦的一家堆棧裏，找到了一個職業——扛擗的小工。她和母親也到紗廠裏去做女工，這樣的把生活一天一天地維持下去。

但不幸得很，在某天的晚上，循例的，父親將X堆棧裏的一大捆包裹，擗上船去，不料在匆匆之際，一不留神，從船欄上跌下來，在黃浦江裏淹死了。當晚，她母女倆得悉了這個噩耗，於是就向X堆棧裏的經理先生懇求，最後得到一筆五十元錢的喪葬費，將父親草草的葬了，當時也不過付於一慫罷了。

自此後，她和母親二人，爲了生活問題，不得不加緊工作，所以每天當紗廠裏放工回家後，還要紡織些棉麻，非到深夜十二時不睡。

雖然；秀英是這樣的勞苦，而且塵埃整年的黏在她的臉上，但她的風姿，卻有被稱爲美人的資格。——二隻烏黑的星眸，一隻紅櫻似的小嘴，紅潤的兩腮，秀柔的頭髮，和二排整潔的牙齒，雖然在銀牙上已鍍上了一層焦黃的顏色。

她有了這樣的一付姿態，所以每當鄰居們看見她的時候，總是這樣地說：

「秀英真似一朵嬌豔的薔薇花。」

但又因爲她家的草屋是靠近在街道邊，所以大家都稱她是路畔薔薇。——這個雅號，播揚遐邇，在這平民區域裏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久仰她的大名；尤其是一般年輕的，還沒有結婚過的男工人們，對她都有一種追求的野心。所以當她和母親倆回家後，總有許多少年的男工人來跟她倆談天。

這是翌年初春的一夜。那時；秀英已有十五歲了。——循例的，當她倆放工回家，在紡織棉麻的時候，早有六七個年輕的男工人們，到她家來坐着閒談。

「這樣的生活真難過呵！米，要十多元一石；柴，要一元多一擔……唉……」母親略停了停工作，嘆了一口氣，瞧着一排環坐着的少年的男工人們說。接着又繼續工作了。

「老媽媽！你專門說這種無聊的話，錢哈……我們真不要聽。」阿根是一個修馬路的小工，雖然他每月賺的不上十元錢，但是在衆人的面前，——尤其是在他所追求的秀英的面前，怎肯下這個面子？

「唉！阿根呀！你們年輕的不懂事，當現在被稱爲什麼文明時代中，有了錢，就可以做出種種不道德的事情，就可以來虐待我們窮人；然而我們一般窮人，做馬做牛似的一天到晚地做苦工，每月所得到的汗血工錢，還不够我們的開銷。唉！在現代的時世中，錢就是命，而命還不如錢哩！」母親一面工作一面說，同時又舉出許多關於虐待窮人的例子。什麼外國巡捕毆打紗廠裏的一個女工；什麼紗廠裏的管車先生強姦未成年的女童工……等等。

「×他的娘，做人真是上了閻羅王的當，我早知做人這樣的沒趣，我也不肯從娘肚裏鑽出來了。」最喜歡說笑話的長生，他又油腔滑調起來了。

「本來是的。像我們這樣的做人，倒不如做一隻商家的狗來得舒服。」母親也是這樣地感嘆了一句，在她那皺得像皺紗般的臉上，已罩上了一層愁雲。她斜眼的望了望坐在她旁邊而正在紡織的女兒——秀英，接着又說：「像我家秀英這樣的人，如果生在官宦人家，不是一個嬌豔

的千金小姐嗎？身上穿的是漂亮的綢衣，吃的是鷄鵝魚肉。但我家的秀英，只有整天的做苦工，吃得着什麼好東西，穿得着什麼好衣服？」接着母親又轉了口鋒說：「不過她也沒有幾天苦吃了；隔壁的王大嫂介紹她到上海的一家做大官的人家去做事——幫女——那邊總沒有像這裏的苦了，至少飯終吃得飽，不至像在家一樣常常會使你餓肚皮。」

這時，大家聽了這個消息，都覺得萬分的失望，他們一切的野心和幻想，都成了泡影。頓時；大家都靜默了，只讓着一盞滿黏着灰塵的火油燈，將它微弱而昏暗的光線，一縷縷的爬在每個人的臉上，似在蠕動，似在顫抖。

大家的眼前，只呈着一派灰白色的失望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把失望的眼光向秀英的身上釘住。像都在細細的體認着她的天生麗質。

秀英也像不忍分離她年邁的慈母，和每日跟伴着她的那些隨從，所以她噓了一口氣，偷偷地暗抬起兩隻星眸，向母親瞧了一瞧，又將眼光移到那些年輕的男工人們的身上，循例的，她見了他們的許多沒精打彩的目光集中在她的身上，她便紅着臉，忙低下頭來。她覺得他們的一副神氣很可笑，但又覺得他們是很可憐。

這時，除了紡織的聲音外，靜已佔據了整個的室內。

各人的心裏，都在交織出不同的悲哀——

「呀」的一聲，門開處，衆人瞭眼一望，原來正是那隔壁的王大嫂。

「王大嫂，請坐坐！」母親在她密佈着皺紋的蒼白色的臉上，掛上了些不很自由的微笑，略略的站起身來招呼。

「謝謝你，張大嫂。」王大嫂老實不客氣地在一隻破板櫈上坐下，又說：「張大嫂，你家的秀英姑娘，總算是紅運高照的了；明天正巧是黃道吉日，況且拙夫明天也要到上海去，所以我想你家的秀英姑娘，還是明天跟了拙夫一同去吧！路上又可放心，況且早進去做了一日，便早有一天的工錢。」

「難得你王大嫂這樣的熱忱，但路上又要煩你家王大叔了。」

「這不成問題的。俗語說得好：『鄰舍做官，大家喜歡。』只要秀英姑娘肯勤儉的做事，得了主人的心歡，那裏要比你家快樂得多了。」

「那就決定明天去吧！」母親嘴裏雖然這樣的說，但心中總有些不忍，所以在她二隻凹下

去的眼眶邊，已蘊藏着二顆大如赤豆的酸淚，然而她爲經濟所驅使，使她不得不如此做。她暗暗地偷望了望秀英，見她也正在暗暗的揩着淚痕。

那些年輕的工人們，都用慍忌的眼光，忿忿地向王大嫂注視着。

一會兒，衆人都沒精打彩的一個一個地各自回家去了；室內只剩下她和母親二人。

空中只充滿了悲哀的氣氛。

這一夜就在「離恨」的情緒中潛去了。

第二天的清早，她和王大叔坐了火車，一直向上海駛馳，但他的靈魂，只是緊緊在他的慈母的身上。

到了上海北火車站下車，還只早晨八點鐘，於是王大叔又領她到南京路上去閒逛；那時的她，才知道上海真是一個繁華到極點的樂園。王大叔一面走，一面告訴她；這是無線電，這是公共汽車，這是大新公司，這是跑馬廳，這是……總之；每逢他告訴她的時候，她總會感到一種莫名的快樂。

到了十點鐘許，他倆已走到××路××別墅的三十八號門口，見王大叔用右手很謹慎地

在鐵門上敲了幾下，接着裏面有一個看門巡捕出來查問，王大叔就將來意告訴他，他就叫一個茶房帶他倆進去。

結果王大叔拿了五十元的代價去了。

她在她的主人家，當了一個大姐兒——專門伺候少奶奶。但她的體態，也一天美似一天。

原來她的東家姓陳，男主人叫做陳洪卿，在南京任××院的院長，更兼××院的委員，據鄰家的女用人告訴她說，她的主人不單是上海有家庭，在北平和南京二處也有，不過他對於在上海的第二位姜太太——就是秀英的女主人——最為寵愛，所以他每年總有十多次到上海來。

陳老爺和少奶奶同居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了，也生了一個少爺，名叫逸琴，今年已有十五歲了，他的一付漂亮的容貌，真是處處都打動了少女們的芳心，你且看每天總有許多大大小小紅紅綠綠的信，上面寫着挺秀的字跡，由綠衣使者送來。——這不是「戀愛」的鐵證嗎？

但不要說他的女朋友們愛他，就是秀英也一見傾心於他，所以每當他從學校裏放學回家，她總是加倍的殷勤來待他。

二個月以後，她對於少奶奶賦性的浪漫，已很明白了；每天晚上九十點鐘出去，不是到女朋

友家去搓麻雀，便是上跳舞廳，看電影，吃大菜……一直要到明天早晨九十點鐘才回家。有時；還從外面帶來了一二個美少年，——看上去有點像大學生的樣子，到她的房裏後，就關上了房門，只聽見一種富於引誘性的聲音，——尤其是被秀英聽見時，更使她有一種無理由的妬意和羨慕，直湧上心來；因為她已陷入單戀的情海裏。——斷斷續續地從房裏發出來，而且這種怪聲音，最容易鼓動秀英的耳膜。

半響；才見少奶奶和那個美少年，笑迷迷地偎依着出來。

那是秀英司空見慣的——當少奶奶初出房門時，頭髮總是很剪鬱而鬆亂，臉上的脂粉已褪盡了，二眼像殘宵的星星，很是惺忪，口中只是嬌喘吁吁……這種種的現象，在秀英的眼中看來，是最討厭，而且是求之不得的引誘性。

等那個美少年去後，少奶奶才打電話去叫美容師來替她化裝，畫眉、塗粉……起碼要費了二三個小時的。確；她雖然已是三十多歲的女性，但等到美容師替她化妝後，就像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婦。她一切的美態，是誘惑男性者的追求，是增加女人們的妒忌。

「唉！有錢的女性們，真能常留着她們的青春的風姿！」秀英時常這樣地想。

這是當秀英初進陳公館後的第一次發見少奶奶的祕密——

少奶奶爲了要補習逸琴的功課起見，所以登報聘請，最後由少奶奶選定了一位趙先生。他是××大學的畢業生，曾留學於歐美多年，雖是胸無點墨。但他總不失留學生的神氣，開口便是「Yes」「No」，不過他的容貌，卻非常的瀟灑風流，白白的臉兒，黑而有光的長髮，好像是位藝術家，這「繡花枕頭」的雅號，其不愧算爲他的大名。這樣的一個美貌少年，怎不令每個女性拜倒在他的西裝褲腳下呢？當然少奶奶是個賦性浪漫的女性，怎又會例外？所以她選定了他，當然別有用意。但在當時，這個用意除了她自己以外，什麼人都不覺。

這是一個幽靜的春宵，循例的秀英爲了要去揩抹少奶奶房裏的桌椅，所以每天在晚上十點鐘時，她必定走到少奶奶的房裏去。在平時，少奶奶早已坐了汽車出去了，但近幾天來，爲了趙先生，所以她好幾天沒有出去。這天，秀英提了一桶水，拿了揩布，走進少奶奶的房裏，卻空空地一個人也不在，她被好奇心所驅，暗暗地想道：

「咦？這又奇了，今天少奶奶並沒有出去，怎麼不在房裏？莫不是……」

她的思潮未盡，忽然被一陣輕幽的笑聲打斷了，繼續又是一陣隱約聽不清楚的細語，和一

陣吮吻聲。——似從窗外的花院裏所發出。

她很驚奇的推開了窗門，仔細地探望，但什麼也不見。於是再側耳細聽，這不是趙先生和少奶奶的聲音嗎？

「愛！你的肌膚是這樣的潔白，香膩……」這是男的——趙先生的聲音。」

「嗤——」這是女的——少奶奶的笑聲，連着她又說：

「不知怎的，當時我一見你，就發生了美感，嗤……」她笑了一陣又說：「愛！我讓你吻，讓你痛快地吻，今後我一切都是你的……」

接着是一陣富於引誘性的接吻聲。

這甜蜜的聲音，更觸起了秀英的「春愁。」

她是出身於貧苦的平民階級，對於少奶奶的一切奢華和浪漫，處處都使她羨慕，所以她的芳心裏，早已決定想做一個和少奶奶一樣的人物。

自從這天後，她更竭力地向逸琴追求戀愛。

×

×

×

×

「近來秀英的姿態，正像被稱爲電影皇后的胡蝶一樣！」

這是陳公館裏每個僕人們都說的。

的確，你看她棕黑色的臉兒，現在已洗得雪白了；黃色而枯乾的頭髮，也漸漸地被生髮油搽得烏黑了；同時，她知道凡是要引起男性者的追求，必須要戴上了這塗脂粉的面具，所以她整天的忙着塗脂擦粉的工作。

這樣不到一月，她早已負上了「美人」的雅號，而逸琴的心，也一天一天地被她所吸引了。現在的她，時常這樣地想：

「近幾天來，少爺時常向我有『愛』的表示，他說他很希望和我永久的做靈肉之友，這大概是出於他的熱忱吧！如不然，當我假意的拒絕他的要求——做靈肉之友——時，他何以竟痛哭得那樣厲害呢？他又說：只要我答應了他……他願意犧牲任何的一切，如其到了最後的關頭，——或者不能使我倆結晶的話，他便帶了我一同脫離了他的家庭。所以我想他既然是這樣的熱情，而我豈可辜負他呢……？」

她想到這裏，胸裏起了一陣熱烈的悸動；在她絳色的香腮上，印上了一對迷人的笑靨，像在

慶祝她自己的成功。

晚上少奶奶和趙先生出去享樂了。秀英因照逸琴的約，所以匆匆地吃了夜飯，對着鏡子勻了一回臉，再穿上了逸琴送給她的一件最時式的蓓蕾縐的旗袍，和橘紅色的皮鞋，於是就走出陳公館，到汽車行裏去叫了汽車，一直到W飯店來。

她現在的一副架子，完全像大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這大概是受了少奶奶的風氣吧！

當她走進W飯店後，由茶房領她到四樓的四百五十六號房間裏去。——因為茶房們都認得她，是陳公館裏少爺的愛人。

「陳先生呢？」

當她走進房間，不見逸琴時，便這樣的問茶房。

「還沒有來；不過剛才他打電話來，說請小姐略等一刻好了。」茶房恭恭敬敬地回答。她也沒奈何，只得叫茶房去拿了一份GA晚報來看。

她自從進陳公館後，靠着逸琴的教導，更兼她天資的聰穎，所以認識了許多字，雖然她還不能把報紙裏每句的意義都能明瞭，但對於每段的意思，大體都了解了。

最先映入她的眼簾，是大號鉛字的標題：

「慘無人道！」

爲愛人而刀劈結髮

兇手業已捕獲，

其妻抵院殞命。

現住××路××里××號之松江男子趙劍章，今年二十四歲，曾畢業於南京××大學，向在上海××中學執教鞭多年。二年前，與其同邑女子洪維珍（與趙同庚）在上海結婚，夫婦間情感融洽。惟於去年，因洪分娩，即入醫院，產下一子，並住宿在醫院中調養，而趙爲

不慣
獨宿

因見其同校女教員王偉娥（本地人，現住×路×號，今年二十二歲）品貌具優，故百般追求，於一夜，同宿於××大旅社，嗣後又數度春風，而王已

暗結
珠胎

故趙瞞洪而暗與王同居於×路×號，業已數月，後被其妻洪氏得悉，遂向趙屢次勸其改邪歸正，而趙忠言逆耳，如若不聞，故彼此口角，已非一日，而近來對於家庭食宿，趙置之不聞，並常數日不歸，洪因無錢度日，由其鄰居之引導，往趙王之同居處，向趙索撫養費，並痛責王誘惑有婦之夫，因此

大鬧
香巢

時趙尚有反悔之心，即暫以躲避，而王反老羞成怒，與洪大鬧，洪遂伸手在王之而上一掌，王更與之拼命，後經鄰居之勸解，洪始歸家，自此後，王向趙哭訴，並願趙代為報仇，趙復被色迷，即與王

同設
惡謀

於昨日下午傍晚七時許，趙假意向洪懺悔，並偕洪同宿於××大旅社，是晚趙乘洪熟睡時，即拔出尖刀，向洪頸部刺去，斷其喉管，而趙見目的已達，即逃去旅社，後經該社茶房發覺速報××醫院，即派救護車接去，抵院，經醫生察視，聞

傷及
要害

難以救治，不到一刻，當場殞命。又由捕房遣中西幹探多人，密訪兇手，直至天明，始獲趙王二人，現正解地方法院審問。

她看完了這段消息，不禁的想道：

「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呀！劍章真是一個人間的罪人，他爲了愛人而對結髮妻竟然下得這樣的辣手，真可說是慘無人道。但偉娥也太鬨情了，她既然知道劍章是有婦之夫，又何必苦苦的去拆散了他們的夫妻呢？唉！假使我是偉娥的話，我決不願意這樣的去做……」

她不願再想了，只是像木雞似地呆着，二手略一鬆，報紙慢慢地一張一張的掉下地來，但她並不覺得。

她像在替維珍舉哀，用同情的眼淚來洗滌她畢生的怨恨，來安慰她無羈的芳魂。

正當這時，「呀」的一聲，門開處，原來是逸琴，他的二道活潑的眼光，像電閃般的向她的身邊射來，她忙揉了揉眼睛，揩去了淚痕，很不好意思地向他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你到那兒去……害我等得心焦極了。」

她像不勝其怨般地问她，一面連忙蹲下身子，去拾起那落在地上的報紙。

「哦！My dear I am sorry……」

他像餓虎撲食似的抱住了她整個的嬌小的芳體，頻頻的在她的香頰上，印上了無數的

「唔！」她像一腔柔和的縣羊，在他的懷裏依偎。接着，又嬌聲的問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」

「我說的嗎？這是戀愛經上最新式的稱呼，同時也就是最藝術的話。」

「我不懂，以後可否請你時時刻刻的教我？」

「可以！」

的確；他以爲她並沒有半點藝術性的，這 *My dear* 的話，是一對情侶中最多，而且是最親愛的稱呼，而她反而不懂，這豈不是有點「原始化」嗎？怎及得他從前所接交的幾位溫柔斯文的女學生們，她們真是綽約浪漫，並沒有半點俗氣。——但她們幾位已都被他嘗過滋味了。現在他所以會傾心於秀英的原緣，無疑的，就是她美麗的「翻司」和康健美的姿態。

「你怎麼有淚痕？」他在細賞她的嬌容時，發見了在她鼻子二旁淌着二條亮晶晶的淚痕，就很驚疑地問。

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，就伸手將報紙拿來，指出她剛才所看的新聞給他看。

「你看這是多麼的可憐呀！」

他照着她手指所指的地方，從頭看到終，不覺笑着說：

「這是別人的事，關我們做什麼？只要你我永遠能這樣地下去，我對於以外什麼都不求。」他說出了一番甜甜蜜蜜的話——但這些都是男性們在欺騙女性者貞節前的口頭談，而她那裏會覺到呢？她只以為是自己的幸運，竟然能達到她的願望，他是個美貌的少年，而且又沒有結婚過，更兼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傾心，這不是天生的一對嗎？

於是她只報她以很嫵媚的微微地一笑。

……
這一夜，便是他倆的初夜。

這一夜，是他倆立體的——靈肉一致——戀愛的成功。

這一夜，是解除她「春愁」的苦悶。

這一夜，是他追求的勝利。

……
自此後，秀英的心裏只充滿着是少爺未來的夫人的慾望。但這並不是她的妄想，因為他已幾次的向她表示，說他擬於最短的期內和她結婚。

但在事實上呢，當然是所不允許的。一則；逸琴當時只不過將這話是作爲空頭支票，來欺騙她的。二則；當然少奶奶自己也很浪漫，當——陳老爺不在家的時候，她必定和趙先生，或另外的幾位美少年出去享樂。——但她對於社會上一切的虛面子，還很顧全，所以她決不肯讓逸琴和一個下等的使女舉行結婚。

但在最近幾天，逸琴依舊很熱戀着秀英。

在某一天的晚上，少奶奶和一個美少年出去洗浴了，秀英借了送茶爲名，到少爺的書房裏去。這是出於她的意料；當她正把那杯香馥馥的紅茶，放在寫字台上，他趁其不防，忽然將她攔腰的抱住，又連一接二的在她的額上，腮上，唇上，……落下了無數的吻。

「你……唔……你怎麼啦！」雖然她的胸裏感到了一陣陣的甜蜜，但她終不失其女性們應有的尊重，所以忙掙脫了他的懷抱，又羞怯怯地說：「如果被別人看見了，不是要羞死我嗎？」

逸琴當然也知道女性者對於性的祕密，所以也不強制她，就輕輕地附在她的耳邊說：

「你先到X公園的門口等我，我即刻就來。」

秀英終於紅着臉，微點了點頭答應了。

在這富於藝術性的公園裏，到處都被夜霧所籠罩着。在陰曆十五的月亮，如春天的花似的，更加得時，所以益覺嬌豔潔白，像玉盤、像圓鏡，像伊人的臉兒，襯托在這綢緞似的、悠涓的天空裏；星子如鋸幣般的，很散漫的分佈着，微風像閒蕩似的，不時的輕拂着。——啊！這是多麼神祕的夜呀！

在這X公園裏一對對的情侶，他們都是 *arm in arm* 地相依相偎的踉蹌着，嘴裏還唧唧噥噥地談情說愛，不過語氣是幽幽的，恐怕沒有第三個人可有聽他們說話的福份。

這時；逸琴和秀英也正隨着一對對的情侶，向四周閒踱。她對於公園的清幽和美雅，真連夢都做不到的，世界上竟也有這樣愛的園地，這不是天堂，那末一定是唐明皇所遊的月宮了；雖然這樣的幾棵樹，幾池水……；在市中心區裏都有，但那邊樹木夾津，那有排列得這樣的齊整同時；在市中心區裏。雖有幾個小池，但那池裏的水，都已變爲深綠色了，而且水裏滿生着子又，當微風經過時，送來了一陣陣使人作嘔的臭味，這更覺討厭；你看公園裏的池水，是這樣的清澄，當月光從高處的葉隙間射在池水上，顯出千萬個銀箭似的光芒時，更令人有羽化而登仙之感。

他倆徐徐地走近了亭子邊，忽然從夜風裏飄來了一陣瀟灑的語聲。這時；秀英的芳心，才被

藝術的魔力所悸動了。

「你聽見嗎？這語聲。」她這樣地問他。

「當然聽見的嚕！這是最近的流行曲——旅途懷伊人」他信口的回答。

「你可會唱？」

「這語曲很普通，那個人不會讓我們到亭子裏去，我來唱給你聽。」

她點點頭答應了。

於是二人就走進亭子，並肩坐下，逸琴開始唱了——

珊瑚！

我不能一天不見了你；

雖則別後還只第三夜，

但我卻像度了十多年。

我怎能不思戀妳——

皎潔的滿月，嵌在天心，
嫵娜的花影，映上紗窗，
我的心只牽繫着妳亭亭的情影。

妳的臉龐，嬌豔鮮妍，
妳的體態，婀娜嬋娟，
星眸勝過明澈的秋水，
黛眉好像翠淡的春巔。

珊瑚！

我的心，爲妳而迷戀，
我的靈，爲妳而消逝，
整天只陷在憂患的漩渦。

珊瑚！

妳如一朵鮮妍的花，

我似一隻翩翩的蝶，

妳能安慰我胸前的一棵情芽。

我雖能吮吸着妳的蜜汁，

我雖能甜吻着妳的櫻唇，

但是呵！我惆悵：——

我不能嘗着妳芳郁的花心。

珊瑚！我原知：

我太浪費了自己的心靈，

但是呵！我期待着：——

妳來付與我摯情與生命！

珊瑚！

我不能一天不見了妳；

雖則別後還只第三夜，

但我卻像度了十多年。

的確；她對於藝術天才，實使人出於意料；她聽了他數遍語聲後，就唱熟了，他當然也極歡欣的。

那時；月色更皎潔了，那銀箭似的光芒，慢慢地爬上了他倆的身上，直照澈了兩顆 *Sweet-heart*，尤其是在這月光中的她——秀英，更顯出她肌膚的潔白，像石膏塑成的美人的典型。他似乎被她的風姿所迷醉了，只是凝神地望着她。

他想：近來關於她肉體上的引誘力，比她在處女時代更大；你看她的兩隻富於強性的乳峯，

像含芳欲吐了蓓蕾般的，在她的胸前高高地聳起，這不是她最能使每個男性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特徵嗎？其次的就是那二隻攝人靈魂的星眸，好像二池澄碧的秋水；在她的眼角邊，除了少女們應有的嫵媚外，更多了一種有說不出的愉快的色彩——不，這就是所謂少婦們的春意的象徵吧！的確；這種嫵媚的風姿，都是處女們所沒有的，也就是處女們所最妒忌的一點。

但是他以為，凡是一個處女，如要有一天失去了她的貞節，這便是喪失了她們高傲的權利的一天，——你看，秀英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——因為處女們好像一朵鮮豔的花朵，她們的確是一種可愛的安琪兒，整日被一般翩翩若狂的蝴蝶們所追求着，但一旦被他們採去了花粉，而三春漸逝，那末她們的芳顏，只有一天枯焦一天。——這就是失卻了貞節後，她們所過的日子。

下面，是他對於異性者戀愛的見解：——

少女們直等到失了她們的處女花以後，她們的一切都犧牲了，一切都被她的他所專有了，——特殊的例外——同時；她們也就一天一天的得到他們的討厭，所以女人們只不過玩玩而已，玩厭了，再換一個。

他既然抱了蹂躪女性的主義，而他對於秀英，又怎會例外呢？但這幾天，還是在他倆的蜜月

中，因此；他對於她的態度，還很熱烈，但已較遜於前了。

「啊！My dear and my Suvee Fleau，你真是一位人間的天使，讓我吻，吻你的……」
他還沒有視完，便張開了二臂，像老鷹捉小雞似的，把她緊緊地抱住，吻着她絳嫩的櫻唇，更吮吸着她芬芳的香涎。

「少爺這裏的人很多，況且都是陌生人，如果……」

她那羞澀的聲音，一縷縷的敲動了他的耳膜。他覺得她太殺風景了，太沒有現代化的表現，所以很勉強地回答她：

「你看！一對對的情侶，他們在稍爲僻靜些的地方，不是和我們一樣嗎？恐怕還要[？]做比我們更進一步的工作哩！在這夜花園裏的男男女女，那一對不是黃花女做媒，自身難保[？]還有什麼空來管我們的事況且對於 Kiss，在現代二十世紀的民性中，是認爲一種藝術的表現，有什麼可羞呢？」

這並不是他所欺騙她的；在這夜花園裏的形形色色，都是在一般人的意料，而且這本是夜花園裏應有的藝術性和特徵。

她用着奇異的眼光，向他瞟了個眼風，似信非信地說：

「你說什麼話？在這麼多遊客來往的所在地，可做這樣的事嗎？」

「你不信嗎？我帶你看。」

他說着，就攜了她的手，一同走出亭子，向樹葉蒼鬱處走去。

銀絲似的月光，從樹葉的空隙處射下來；一條狹小的青石路，都印上了斑斑點點的葉影。迎面的幾陣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，更使人感到愛神的迷醉，和魔力的偉大，他倆靜悄悄地走着，頭髮是相挨的，肩兒是相並的，他的左手半抱着她的腰肢，她也很嬌澀地緊依着他。

忽然從樹林裏的假山邊，發出了一陣低切的豔語聲：
——
愛！

我的手爲抱你而生，

我的嘴爲吻你而有，

我的心靈，只是緊緊着你，

我的熱情，只是注向着你，

威武不能屈，

黃金不能移，

天荒地荒，

月缺花殘，

我只是始終的愛你。

.....

愛！

你不推辭吧！

把你的芳體偎依着我，

把你的香腮緊貼着我；

讓我來擁抱着你，

讓我來甜吻着你。

啊！我愛！

你不推辭吧！

「唔不……」這是女郎的聲音，接着是一陣「啞——」的笑聲，和「吱——」的接吻聲。

「你聽！他們不是在 *Kiss* 嗎？」逸琴輕輕地問秀英說：「你要看嗎？」

她不好意思馬上答應，只得用着渴望的眼光，向他斜瞟了一個眼風，他當然也明知她的意思，不等她答應，就拉了她，悄悄地向樹林裏的假山邊走去。

「你看！他倆是多麼的親熱？二個身子，幾乎要併成一個了。」他在樹隙中，先看見一對情侶，正在甜蜜蜜的吻着。

於是，她也睜眼一望，真的；他們倆的嘴唇，像黏着膠水一樣，緊緊地貼着。男的慾望，當然是很熱烈，但女的反應比他更強。那時，秀英才知道在達到愛情的沸點時，女性者不能完全是被動的，於是才感到自己太沒有談戀愛的資格了。

在不知不覺中，她和逸琴已走到他倆的面前，當秀英偷眼的望他倆時，見他倆如無其事般地在微微地相顧而笑。

走過假山後，便是一塊平地，上面鋪滿了軟絲絲的綠草，四周都種着些低矮的棕櫚樹，靜悄悄地沒有一人，逸琴和秀英就在草地上坐下了。

「我不騙你吧，剛才他們兩個不是在 *Eng* 嗎？」他輕輕地說：「你看他們是多麼的大方，文明？」

她聽了，也不過付於微微的一笑，心想：

「所謂現代的文明時代，難道是指戀愛而言的嗎？男女社交自由，唱了幾聲『妹妹我愛你，』或者當衆擁抱着接吻，這就可說是大方，文明的象徵嗎？不過既然生在現在的時代中，凡是一個女性要得到男性者的追求，必須也要有強烈的反應，更不能完全出於被動的地位。」這是她幾次來經驗所給她的鐵證。

「在現在的大時代中，不但對於這親愛的物觀表現——接吻——毫無關係，就是當衆的作性的遊戲，也不成問題，你要曉得，這本是文明時代的藝術表現。」他像牧師講聖經般的說着，更舉出許多例子——如一品香裏的活春宮，人和狗的性交……等等。

她聽了，覺自己真是一個時代的墮落者，所以她決定，嗣後，對於和男性者的戀愛，必須要有

摩登的現象，這樣；才不會受男性者的藐視。

「啊！我懂了，我懂得你一切的話，以後我願照你的話去做。」她嬌聲細語的像懺悔般地倒在他的懷裏說。」

「哈……這樣；你才不愧稱爲一個現代的新女性。」

他說畢，就圍抱着她的柳腰，頻頻的吻着她的頭髮，額，腮，唇……

月光比以前更嬌潔了。

星星像伊人的明眸，眨呀眨！

四周寂寞得像死去一般，

只有他倆的香豔的吻聲。

啊！這是多麼神祕的夜呀！

現在的她，已或爲一個浪漫的少奶奶型的女性；她正當荳蔻年華，情竇初開，更兼得到了逸琴的靈肉安慰，所以對於她一切生理上的變化，都從羞澀的處女時代，而進爲嫵媚的少婦時代了，所以那婀娜的美態，真令人一見傾心，可說「司空見慣魂已逝，悶死江南刺史長。」——這是見過她的每個男性者不可否認的鐵證。

她常常臨鏡自顧，的確，她自信也不愧稱爲一個美人兒，同時她又覺得近來她的性情，已不像以前那樣的「原始化」了，而且她時常跟了逸琴到各處交際場去，又結識了許多年輕美貌的少年，他們也都向她追求，但她已完全傾心於逸琴，癡望着他和自己結婚的日期，所以一律把他們拒絕了，有許多少年，甚至爲她而自殺。……她每逢回憶到這些往事，總發出一些微微的感動：

「我聽見逸琴的一般朋友們說：現代的摩登女性們，都可說是狗眼；見了有一張漂亮面孔，或是富家的少爺們，就會搖頭擺尾地獻媚，這也可說是一種事實。不過一般的公子哥兒，又何尚

不是狗眼呢？他們看了一個綽約嫵娜的摩登少女，都會很誠懇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同時又很謹慎地體貼她，如果他們能把順從他們所追求着的愛人的心，去孝順了他們的父母，那真不愧稱爲一位孝子了。——逸琴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？——這樣比較起來，還是我們女性者的魔力最偉大，要使他們怎樣便怎樣，哼！男性者真好像是一隻養馴的家畜……」

她想到這裏，不禁的走到鏡邊，照了照自己的柳條般的芳姿，不覺很驕慢地一笑，二肩微微地一聳，像慶祝女性們——尤其是她自己——魔力的偉大，能使一般美貌的少年郎的一顆熱刺刺的 Sweet-heart，一個一個地緊緊繫在她們的腰間。於是她輕輕地說：

「哼！男性者都是女性們的奴隸。」

那時；夕陽已有點兒倦意了，向着世上要暫告別離，當在此離恨的悲語聲中，天空裏的一切，都穿上了深紅，橘紅，粉紅……等色的禮服，悄悄地鵠立着，送普照天空——太陽——的回駕。月兒也已從淺紅色的絹緯中鑽了出來，參加這盛大的送別典禮。同時；也就是她將要受任的一剎那。這時的天空中，真有說不出的美麗和嬌豔。

秀英本是一位富於情感的少女，當然嚙，她也被這美妙如圖的景色所迷醉了，她的腦中起

了一種莫名的愉快。

驚然她睜眼向前面的花園裏一看，見看門巡捕阿二的兒子——阿狗，手中拿了一封信，匆匆地進來。

「阿狗！你拿的是什麼？」秀英問阿狗說。

「信！」阿狗信口的回答。接着又說：「秀英姐姐！可否請你代我去給少奶奶？」

「誰寄來？」

「我不識字，聽見郵差先生說，是從南京寄來的，大概老爺又要到上海來了。」阿狗說。

「好！你給我，讓我代你去給少奶奶。」

於是阿狗就把信交給秀英，就去了。秀英接來一看，見信封左面的下角上，印着「南京××院陳緘」等字樣，她才決定是老爺寄來的，所以就立刻把信送到少奶奶的房裏去。那時，少奶奶正在和趙先生娓娓地談話。她很識相地把信交給少奶奶，就立刻退出房門，當她剛把房門「碰」的一聲關上，聽見房裏隱隱約約的聲音：

「是誰寄來的？」這是趙先生的聲音。

「還有誰呢？當然是那隻老勿死的老甲魚寫來的嚕！」這是少奶奶說的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他又要出來了。真討厭；爲什麼不去死掉了，省得一年總要有十多次的來擾不清。」少奶奶像對於陳老爺出來的問題，絕對反抗。其中的原因，當然是爲了陳老爺年已五十多歲了，一張像包腳布般的面孔，養着八字式的鬚鬚，這一派的 Old man 的腔調，怎及得那位年輕美貌的趙先生，或那些大學生們的風姿呢？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秀英再要想聽下去時，但他們的語氣更低幽了。當初還像蚊子叫似的；到後來，索性連什麼都不聽見了。於是她才離開了房門，在迴廊下的橈子上坐下，低低的哼着一曲新從無線電裏聽熟的流行名曲：——

日落花含烟，

春思愁絲絲；

我本薄命鷓，
更是多情絲。
萬事儘回憶，
遺恨倍黯然。
青光已消逝，
花老無鮮妍。
思更腸寸斷，
夜深不成眠。
捲幃望明月，
悄然憶當年。
人生能幾何，
那時續舊緣？
別魂何所依，

芳心托杜鵑。

從此情永訣，

空留夢魂牽。

……

「你唱什麼？」當她正在唱得高興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隻手，在她的肩上一拍，這樣地問。她連忙回眸一看，原來是逸琴放晚學回家了。她就假意的嗔着說：

「你爲何鬼頭鬼腦，嚇得我一跳？」

「對不起得很，我一時的冒昧了，請你原諒我。」

「原諒你？！你把我的魂靈都嚇掉了。」說着；她自己先撫了一會胸膛，又去拉他的手，按在她的胸前說：「你摸我胸前跳得多麼的急？」

「唔！你的心跳，我到沒有覺着；不過你胸前的二隻聳起的東西，卻顫動得很利害。」說着；他又故意的在她的乳峯上捏了一把。

「呸！」她連忙打脫了他的手，白了他一眼，但她的二腮，已托出了二朵玫瑰花似的紅暈。

逸琴正要回答她時，忽然見另一個娘姨，從對面的書房裏出來，於是，他和她就各自走開了。晚上，當逸琴上過趙先生的補習課後，她向他詢問，才知道黃昏時老爺寄來的一封信，是說他於明天上午坐飛機從南京起程，大概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模樣，就可到上海了。

在當天的晚上，少奶奶沒有出去，不過她打了許多電話去，叫那些平日和她來往的美貌少年。

不一會；他們都來了，少奶奶就一個一個招待他們到樓上的大菜間裏，她自己坐了主位，其餘的許多少年——趙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——都互相推讓而坐，一面吃，一面閒談，但不到一刻；少奶奶吩咐一般侍立着的僕人們，叫他們一律退出，關上了門，他們在裏面不知講了些什麼話，這是僕人們所不能解決的疑問。

第二天，那些美少年們，沒有一個到陳公館裏來，所以少奶奶在上午安安穩穩地睡了一覺，一直到下午二時才起身，吃了些點心，又去叫美容師來替她化妝，畢，就同逸琴二人坐了自備汽車出去了，聽說是到虹橋飛機場去迎接陳老爺的。

果然不到二個鐘頭，老爺、少奶奶和少爺都回來了。當秀英送茶上去的時候，偷眼的向老爺

一瞥，見他比前一次來時更要肥胖了，她覺得他的一付容貌，真像一位無錫泥塑的大阿福，實在有使人不得不笑的魔力。他的二隻眼睛，眯眯待像一條線似的。在顎骨以下的二腮更肥，頭頂將半面的頭髮，已都禿落了。八字式的鬚鬚，跟着他的笑容，一掀一掀地。他的一個頭顱，真活像一隻結在樹上的頭顱。

她忍着笑，把一杯熱氣騰騰的紅茶，敬在老爺的座位旁的茶几上，就低了頭回身出來，剛才走到門口，她又回過頭去，想再看看老爺的一付像銀幕上哈台般的肥臉。但當她一看時，見他正釘住了二道眼光，向她凝視。於是她不好意思地紅着臉，仍舊低了頭出來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，而她也漸漸地發見了老爺對她的野心。

在一個夕陽西沉的黃昏，她奉了少奶奶的命令，到自家的花園裏去摘幾朵鮮花，所以她匆匆地拿了小花籃，獨個兒到園子裏去採了；正當她在採花的時候，忽然從她的背後，有一隻手在她的肩上半捏半撫地拍了一下，她連忙回頭一看，原來就是那位像泥塑的大阿福般的老爺，只見他的面上，笑容可鞠，似有說不出的快樂。她不好意思再看他，紅着臉依舊採花。但他卻「哈哈大笑起來說：

「呀！怎麼你會探起花來？你不知道柴草人救火，自身難保！」

那時；她的臉兒更紅了，但一會兒又漸漸地褪去，回眸向他很神祕的一笑，又自顧自地工作。他經她這樣甜蜜的一笑，頓時把他的三魂六魄，都被她的眼風所攝住了。半晌；他才大着胆，偷偷地從她的背後，圍抱着她的柳腰。

「咽！老爺不要吵呀！少奶奶等着要我趕緊把鮮花拿去哩！」她用着雙手來推他，但那裏推得動？她的身子依舊緊緊地在他的懷抱裏。

「我同你說話，你怎麼不聽見？」他說：「我問你，柴草人救火，自身難保的話可對嗎？」

「我不懂，我要採花哩！」她一面掙扎着，一面把自己的身子在他的懷裏懦懦地顫動。

「花當然要大家採的，難道我不能採嗎？」他把她抱得更緊了，幾乎她整個的身子都貼在他的懷裏。

「不要吵呀！」她說着，驀然低頭一看，見她所採的花，大半都已折斷了，於是她又說：「你看花籃裏的花，都被你挨斷了；等會少奶奶又要罵我，我要去告訴她，說你動手動腳！」

原來這位陳老爺，見了少奶奶最怕。當時他聽了秀英的話，不覺也暗暗地大吃一驚，但是到

口的一塊肥肉，豈肯一無所得地將她放棄呢？所以就說：

「既然這些花都折斷了，我可替你代採，況且你所採的花都小得很，你看柵上的花，又大又妍，不過你至少須讓我吻一吻，以算我替你代摘的酬報。」

她聽了，抬頭望柵上的花朵，果然比她籃裏的更大，但因柵高得很，自己根本採不着，所以她只得默默的斜瞟了他一眼，算做答應他的要求的暗示。當然嚙！他見了她暗允的象徵，就不禁地俯下頭去，吻她的櫻唇。但她心中暗想，她已失身於逸琴，而他卻是她的阿翁，並在接受了他的吻，這是不是翁媳間的醜事嗎？同時她見了他的一付奇形怪狀的面孔，怎有吻她的資格呢？但又因他是自己的主人，況且將來她和逸琴的結婚事，也都全仗他的允許。——雖然現在老爺現沒有知道她和逸琴的祕密。——她爲了這二種矛盾的理智，所以終於抿了嘴，完全出於被動的，讓他在自己的嘴上吻了一吻，才脫離了他的懷抱。

於是，老爺就蹬起足尖，伸長了右手，一朵一朵地把柵上的花摘下來，大概摘了十多朵才覺。
當秀英攜了花籃，將要回到少奶奶的房裏去，他又輕輕地對她說：

「今天晚上八時，你仍舊到此地來，我帶你到外面去玩。」

她聽了，就像敷衍式般的點了點頭，急急地走去了。

她把花交給了少奶奶，就坐在客堂裏的沙發上，暗暗地想：

「我如果今天照了老爺的約，不免的，我又要被他蹂躪了；但我既然得了逸琴的允許，——他設法和我早日結婚，而我又怎可欺他而別受污辱呢？無論如何，在逸琴這樣地愛我時，我決不再讓另一個男性者來蹂躪了自己的身體。」

她打定了主意，今晚無論如何總不到花園裏去的。

到了晚上，老爺獨個兒到花園裏去等着，盼望着玉人拂花影而來，但望穿秋水，終不見伊人的情影。

他正在等得心焦至極時，忽然從前面的樹葉下，來了一個女性。無疑的，他當然是以爲秀英了，於是就像狂似的奔過去，一面不勝其怨似地說道：

「啊！你怎麼這樣的不準時刻？害我等了好半天。」

「哦！原來你在此地，我正找你不着。」

他聽了對方所回答出來的聲音，不覺怔住了，心中暗想：

「這不是三太太的聲音嗎？」

果然不出他的意料；不一會，那女性已走近了，他仔細一看，不是少奶奶是誰？他到了這個地步，只得勉強強地走上去說：

「噢！你獨個兒在晚上到花園裏來找我做什麼？」

「哼！你在做什麼？」少奶奶的聲音，像有點兒愠意了。

真所謂是賊胆心虛，他聽了她的說話，不覺有點畏怕起來了。

「難道她已知道了我約秀英的密事嗎？難道秀英告訴她了嗎？難道……。」

「怎麼！你？」少奶奶厲聲地說：「你今晚不回到房裏去了嗎？」

這時的他，像小賊遇見了巡捕一樣，只得跟着她回到她的房裏去，於是她就罰他一夜沒有睡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這個消息被陳公館裏的僕人們都知道了，秀英的心裏，卻暗暗地歡喜：

「像這樣的老甲魚，也要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，哼！真笑話。」

自此後，老爺有許多日子沒有和秀英交談過，而少奶奶也漸漸地防備得稍寬了。

但在老爺回到南京去的前一夜，他趁着衆人皆熟睡時，也不開電燈，只是在黑暗中，偷偷摸摸地從少奶奶的房裏出來，一直到秀英的房裏去。但那裏曉得，少奶奶早被他鬧醒了，也在他的背後悄悄地跟出來，不過他並沒有覺得。

走到秀英的房門口，他輕輕地推了推門，幸虧還好，並沒有下門，所以他就慢慢地推門進去，不敢開電燈，在黑暗得像漆般的臥室，漸漸地摸到了秀英的床邊，又漸漸地摸着秀英的芳軀。那時的秀英，正在甜睡之際，所以一點也不覺得。而少奶奶也立在房門裏面，靜聽動靜，他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房裏，怎知少奶奶也在房裏呢？所以他就大着胆，輕輕地用手伸進了她的暖洋洋的被窩；首先觸着他的手掌，是她胸前二隻高聳着的乳峯，他就老實不客氣地在她的睡衣外，很輕鬆地撫摸了一會，並慢慢地伸手過去，想摸她的腰下，正當他欲消魂之際，忽然室內的電燈亮了，他大吃一驚，連忙縮回手，回頭一看，見少奶奶在電燈光下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這一來，真把他嚇死了。同時，秀英也被他擾醒了，張開了矇矓的二眼一望，見老爺和少奶奶二人都在她的房裏，她卻不禁地嚇得一跳。

「好！你們兩人做得好事！」少奶奶的厲聲，把老爺嚇得微微地抖動，而秀英也感到一種莫

名的恐懼。

「出去！」少奶奶說畢，拖了老爺的耳朵就走，剛到房門口，她又回過頭來對秀英說：「你，哼！我明天和你算賬。」說着，她拖了他的耳朵出去了。

這樣一來，真使秀英摸不着頭腦。到底是爲了什麼事？而且少奶奶和老爺怎麼會在自己的房裏？更感到少奶奶將要出房去時，對她這樣地厲聲的說，這更使她莫名其妙。她爲了這幾個思潮佔據了她的腦海，所以提心吊胆地一晚沒有睡熟，直到天明，始朦朧朧地踏上了夢鄉。

不到一刻，她在迷夢中隱約的聽見房門「砰」的一聲，她不禁的驚醒，張開了惺忪的星眼，見少奶奶拿了一根皮鞭子，滿臉怒容，匆匆地向她床邊走來，她一見來勢不佳，立刻坐了起來說：「少奶奶，你……」

不等她說完，少奶奶手中所執的無情的鞭子，已重重地在她的身上着了一下。她痛得直豎起來，半哭半叫地說：

「少奶奶，你……你打我……做……做什麼啦……」

「哼！還要假裝些什麼？你不知道你做得好事？還要裝死似地睡到日出了還不起來。」說着；

又接一連二地把鞭子向她的身上亂打。

「少奶奶那末我……我起身了。」她哭着又說。

「你昨晚做些什麼事？」少奶奶的厲聲，把她的芳心都要嚇碎了。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呀！少奶奶。」

「不知道哼！」說着又不分頭腦把鞭子在她的身上亂打。

「到底爲……爲了什麼事我……我真的……一點也不知……知道。」她痛得在床上亂

滾，但少奶奶的鞭子，依舊像雨點般地揮在她的身上。

她那雪白粉嫩的皮膚，怎能經得起這樣殘酷的箠楚呢？所以在她的冰肌上，早已印上了一條一條紅腫的鞭印。她的全身，痛得非常的難忍，只得挨求着說：

「少奶奶請……請你饒恕了我……我吧！」

那時，少奶奶已打得筋疲力盡了，而秀英也痛得不能再忍熬了；於是少奶奶就停了鞭撻，狠

狠地對她說：

「你誘惑老爺，在前半月的晚上，約他到花園裏去；昨天晚上，你又約他到你的房裏來，哼！你

這不要臉的賤丫頭，竟敢做出這樣下流的事嗎？」她說着；慢慢地退出了秀英的房門，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。

她真氣得不能說話了，她覺得剛才少奶奶所宣佈自己的罪狀，完全出於誣告。她想：她何曾去誘惑過老爺？在前半月裏，當她在花園裏採花時，老爺加以侮辱，她不是完全出於被動的嗎？難道這「誘惑」的罪名，可貿貿然地甘心加在自己的身上嗎？但最使她疑惑的是，昨天晚上的事，怎麼說她是約了老爺到自己房裏來呢？——這些疑問，終在她的腦海中旋轉着，但始終沒有一個圓滿的解答。

她又低下頭，瞧瞧自己的肌膚，覺任何的部分都虛腫着，並且各部分都痛得像受到繡花針的鑽刺般的難受。她又想：當現在所謂文明時代中，沒有貧富階級，一切都「自由」、「平等」，但實際上那裏有這樣的事呢？少奶奶在平日常說「博愛」、「平等」，到了今天爲何要施出這雙辣手來呢？難道「博愛」一定要施在異性者的身上嗎？濫交異性，就可說是「博愛」嗎？「平等」又何尚有一點現象？少奶奶仍放出少奶奶的架子，大姐兒仍如做牛做馬地服侍。唉！彼何貴而此何卑？更有少奶奶所說，不要臉的賤丫頭，做出這樣下流的事來；這種話不是更欺人嗎？便問她自

她氣極了，更說不出一句話，只是哀慘地痛哭。

「到底爲了什麼事？不是我母親打你？」半晌；他又這樣地問。

她聽了，微點了點頭，現在；我唯一的希望，是想他給予自己的安慰。

但一切都使她失望了，他非但沒有半句安慰的話，反而說：

「算了吧！講什麼？我要到校裏去了。」

說着；他又揀了幾本書，挾在腋下，慢慢地走到她的面前說：

你現在且慢哭，打已被打過了，去的還要說什麼？你靜待着我今天晚上給你一個你最喜歡的

的佳訊；現在我委實要到學校裏去了，對不起得很，我不能奉陪你了。

她聽了這幾句話，不覺又起了幻想：

「我最喜歡的佳訊，除了我和逸琴的結婚外，還有什麼？難道他一切都已設備妥當了嗎？哈！

如果真有這樣的一天，少奶奶不但打我一整，就是打得我皮開肉裂，我也不怨她一聲。」

她這樣想着，就跟了逸琴走出書房，很欣慰地走到自己的房裏。逸琴也自顧自地到學校裏

去了。

她靜盼着夜的來歸，而將要聽他所要告訴她的佳訊。

但出於她的意料；當下午三時模樣，她正立在月台上開望，忽然見介紹她進陳公館裏的王大叔，穿了一件深藍色布的衫褲，匆匆他向裏邊進來。

「王大叔！你有什麼事來嗎？」她很驚疑地問他。

「我嗎？是陳少奶奶打電話來叫我的呀！」

「你也在上海？」

「是！我住在我的朋友家。」

「少奶奶叫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王大叔說：「讓我去問問少奶奶。」

說着；他便去另找了一個娘姨，叫她代去通報少奶奶。不一會，娘姨出來了，對王大叔斜視了一眼，說：

「少奶奶叫你到會客室裏去。」

她說着；便走開了。王大叔就很謹慎地走到一間會客室裏，見少奶奶正和一位年青的美少

年，同坐在沙發上娓娓地談話。

「少奶奶！」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，繼續又說：「請問叫我來可有什麼吩咐？」
少奶奶用鄙夷的眼光向他瞟了一瞟，沒精打彩地說：

「上次你所領來的秀英，她的行爲不正，你今天趕快把她領去。至於我前次給你的五十元錢，也不要你還了。」

「是！是！但不知秀英有什麼行爲不正，可否請少奶奶寬恕？」

「叫你領去就領去，什麼寬恕不寬恕。嚕！嚕！嚕！」

「是！那末我就領秀英回去。」

她也不理他，只是同那個美少年談着。王大叔就慢慢地退出會客室。

當王大叔退出會客室後，見秀英站在門口，呆得像木雞般地，眼淚不住地像珠串似的淌下來。

「秀英，哭什麼？難道別家不能去做嗎？不過你究竟有什麼行爲不正，使少奶奶這樣的動氣？」他說時，語氣是很低幽。

那時；她像飲了麻醉劑一樣的迷糊，腦中只展開一幕幕悲慘的遷流相。她的所以哭，並不是爲了少奶奶驅逐她，也不是爲了王大叔將要領她回家去；她哭得這樣悲傷的原因，當然是爲了她要和逸琴暫告別離。同時；更使她心急的，是今天晚上逸琴不知要告訴她什麼喜訊。她一想到這裏，哭得更悲痛了，王大叔對她所說的話，她一些也沒有聽見。

「喂！秀英，你痴了嗎？多哭些什麼？」王大叔一面輕輕地說，一面不禁的去搖動了她的身子。於是她才像醉夢初醒似地，用呆澀而飽含了眼淚的目光向王大叔凝視着。

「你怎麼？」王大叔又說：「快跟了我走吧！坐了晚車可回家去。」

她沒法了，只得收拾了行李——這些都是少奶奶和少爺送給她的——隨了王大叔，一步一回頭地揮淚而別了陳公館。

她一面走，一面心裏感着離恨的悲慘。

啊！逸琴，別了！——

我倆過去的「浪漫史」

到今天暫告一個段落；

以後；相見不知在何時？

啊！逸琴！

我對你並不是有心辜負，
不過在這環境的驅使中，
誰能避免這環境的詭謀？

我原知；你要爲我而心傷，

一定要哭罵我竊偷了你的愛情；

但是啊！你怎麼知道！？

我何尙不是爲離恨而痛心？

別了，我愛的逸琴！

然後今後鴛鴦各一方。

但千金難買少女心，

我只把我的愛情來圍緊在你的身上。

雖然；她的芳心已有離別而粉碎了，但她還希望少爺得悉了消息後，來設法接她。

黃昏時；王大叔和她同坐在一輛淞滬路的火車上，慢慢地向北方馳去。一路上的景色，都和她的希望一樣，漸漸地、漸漸地昏黯了，模糊了，只呈出了一派的黑暗，她一切的神經系像死去了一般，不知不覺地讓火車載着她邁進。

抵家後，她見了年邁的母親的額上，更多了許多皺紋；那削瘦而蒼白的臉上，像掛滿了歷盡風霜的辛苦和愁絲。秀英把陳公館裏一切所經過的事實，都告訴她母親——不過她和逸琴的豔史，卻隱瞞了不說。

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……無數的日子過去了，雖然每晚又有許多少年的工人們來向她追求，但她卻毫不關心。她天天盼望着少爺來接她，她覺得世界上一切的異性者，只有少爺才配得上做

她的知己。但她癡心妄想，從朝等到夜，從夜等到朝，總不見少爺的音信，這樣，她的期待漸漸地失望了。

她的母親聽了鄰居的話，把她配給對門的一個農夫的兒子爲妻，說定明年下半年結婚，這樣一來，她更渴望着少爺的音信。

又過了半個月多，秀英已等得心焦極了；在一天晚上，明月皎潔得像圓鏡似的，她因中宵覺寢，耳聞母親的鼾聲，這時她又想起逸琴的事了：

「難道少爺拋棄我了嗎？難道少爺在怨我不別而行嗎？難道少爺不知我的地址所以無從接我嗎……」

她被種種好奇心所悸動，但始終得不到一個圓滿的答覆。她繼續又想到自己的貞節，已爲逸琴所破了，假使明年嫁到夫家去後，如果給他們驗出了破綻，那不是要鬧出亂子了嗎。

她如此一想，不禁的驚出一身冷汗，翻來覆去，更睡不穩了；左思右想，如何能解除了這段婚姻呢？除了自己逃走以後，並沒有第二條方法了，因此她打定主意，非逃走不可。所以她就慢慢地穿好衣服趁明月盈盈的今夜，就開了門，脫離了這煩惱的綉，擇了一條大道，一直向上海走來。

想到「中學裏去找逸琴。

這一晚，只消磨在她奔波之中，

到了上海，已近乎中午的時光了，她就找了一個站在街角上的巡捕問道：

「喂！先生，請問你」中學是向那裏去的？」

「『中學嗎？就從這裏向西，再向南，穿過大馬路，向左走去，看了灰色的牆頭，屋頂上高高豎了二面旗子的洋房，就是了。』」

於是；她道過後，照着巡捕所告訴她的路徑走去。好容易，才被她找到了；但是她對着這巍峨的校舍，又有些躊躇起來了，就在柏油馬路上站了好一會，才鼓起勇氣，一直向校門裏走進去。

「你找誰？」一個身子高大的門房，操着一口的北方話說。

「我找陳逸琴。」她窘着回答。

「他還沒有下課哩！你暫時等一等。」

她點了點頭，只得忍着性，在操場上站着。大概又過了半個鐘頭，方才聽見那「鏗——」的下課鐘打了，以後，便見一羣一羣的學生出來了。

她覺得在她的眼光中看來，無論他們是長是短，是瘦是肥，都含有一種男性美，使少女們看了，會發生出一種特殊的感覺。

正當這時，她忽然聽見門房說：

「喂！你看陳逸琴不是已經走出校去了嗎？」

她照着門房的手指所指定的地方，瞭眼一望，真的，見逸琴和一班同學們，都向馬路上走去，因此，她就飛跑的奔出校門，見逸琴正預備上汽車，於是她就欣悅地奔過去，喊道：

「啊！少爺，我等了好一會了。」

那時，逸琴回頭一看，見是秀英，便漠然地說：

「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找你……」秀英覺得他的態度，已冷淡到極點了，不覺驚惶得顫抖起來了說：「少爺！在我分離你的一天的上午，你說有喜訊對我說，請問你喜訊何在？」

「哦！你真是個癡丫頭。當時：只不過是騙騙你而已，你怎麼當真起來了？」

這一個晴空霹靂，把她所有的一切熱忱，完全打散了。

「啊！少爺！現在我已脫離了家庭，對於上次我向你要求的提議，你也實行了。」
「實行？！你既然和我相好，就不該再去誘惑……了；現在既然你去誘惑他，那我也不管你了。」

「少爺！難道你真的忍心棄我嗎？你還記得在我倆初……」

他不等她說完，就跳上了汽車，「砰」的一聲關上了門，吩咐汽車夫開車，「嗚——」的一聲，汽車似飛箭般地駛去了。

她真料不到那多情的少爺，也竟然會拋棄她，她失望了，她覺得眼前是一片茫茫無垠的大海，並不見一人一舟，教她走向何處去呢？現在，她才相信「男性者都是蹂躪女性的魔鬼」的話。同時也體認到「貪淫的終多薄情。」

她恨極了，她想自殺，但她時常聽見一般人說：「自殺後一定要將屍首抬到驗屍所裏去的。」況且，自殺是懦弱者的行爲；所以她消除了自殺的觀念。現在她唯一的目的，就是想找一個暫時安身的地方，以便慢慢地報復她的仇恨。

她仇恨的對像，當然是逸琴了。而她報復的方法，並不是想拿一支手槍去打他，也不是想以

詭謀去暗算他；原來她所有的復仇的觀念，只是以消遣抵制。她決定嗣後必須要去找到一個比少爺更美麗，更有錢的情人，她和他相親相愛地，使少爺見了十分羨慕，那時；她才達到復仇的最後勝利。

她偶然回頭一看，見貼在牆壁上的報紙裏的徵求類，寫着「招請模特兒」的字樣。她雖然不知道模特兒是什麼東西，但見了招請兩字，以為總是一個可以暫時安身的地方，於是她又細地看下去，才知道是X路Y號的K大學裏，在招請，因此她想去試一試。

半小時以後，秀英由K大學的門房引導着，到藝術院裏去，經過藝術院主任馮先生的察驗，覺她的一切，都適合於為模特兒的資格，所以就錄取了，每月定五十元錢的代價。

當秀英第一次到美術教室裏去，馮先生叫她把衣褲脫下來的時候，她越越地覺得萬分的羞澀，有點不好意思。這是每個女性者通常的心理，當一個異性者在她的面前時，她的一舉一動，似乎會感到很受拘束，何況要將自己的裸體去立在異性者的面前呢？更何況立在這許多年輕的異性者的面前，而讓他們來細細地鑑賞她身上的某一部分呢？所以她的芳胸前，感到一種極劇烈的跳躍，她的面上，也襲上了一陣陣的紅暈；然而她終被環境所屈服了，要想暫時維持她的

生活。慢慢地來圖復仇的方法，況且馮先生竭力地向她贊美，說爲了藝術而犧牲是偉大的，是光榮的；在歐美各國許多有名的美女子，也都是這樣地。於是她只得紅着臉，被屈服在經濟的魔力的下面。

不多一刻，她全部的曲線，都露在衆大學生的面前。

她漸漸地由合闔着的眼皮，慢慢地張開了，微微的向壇下望望，見那些大學生們，也的確不以裸體的女性而發生特殊的神情，自管自地似乎也很專心在他們的作品上，這樣才使秀英略感安心，把固舊的羞恥，置至腦後。

她站在壇上，這樣地想：

「剛才馮先生所說的，凡是充模特兒的女性者，都是美人的典型，現在我能够在這許多年輕的美貌的大學生面前，竟能得到個美人典型的雅號，也不愧是一個高貴的女性了。」

她這樣的想，所以她把充模特兒的事，由羞恥而變爲高傲，所以在她的臉上，終於印上了一陣微微的笑容。

自此後，她每天就過着這爲藝術而犧牲的生活。

大概有了一個月的模樣，秀英全部的迷人的曲線，把每個大學生都迷往了，因此在上課的時候，也不像第一天那樣的專心了；他們右手拿了一枝筆，左手拿了一塊顏色板，二集眼睛，有的注視在她的頭部，有的注視在她的胸部，有的注視在她的腹部，有的……等等不一，但他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態度，就是每個人的眼睛裏，都在燃燒着性慾的野火。同時馮先生也很入迷地常常向她注盼。

這些事，她已是「司空見慣」了，所以也不十分羞恥。她以為他們都是一般女性者的家畜，而他們也很甘心做女性者的忠僕。

她又瞟眼向藝術教室的四周望望，見四周的窗外，都堆滿了許多黑簇簇的頭，——這也是每逢她裸體的立在臺上時，應有的象徵。

她用鄙夷的眼光，向他們瞧了一瞧，覺得他們的神氣，像飲了一劑麻醉散似的，露出一種呆澀的態度，使她不禁的暗暗地發笑。

這樣；她更覺得男性者真是一羣可憐的羔羊，他們徘徊於崎嶇的歧路，必須要得到女性者的安慰的領導，才能走向光明之路。——這並不是她的自驕，他且看！他們所寫給她的情書，那個不是口口聲聲地稱她是「我夢裏的愛人。」「聰慧的天使。」「心愛的好人。」……等等！那個不是說「請你來付與我真實的生命，請你來拯救我墮落的靈魂！」——哈！女性者真是男性們的安琪兒，真是他們唯一的救星。

她想到這裏，忽然有一縷沉痛的往事，侵佔到她的腦海中：——

逸琴算什麼？他真不配說是愛情情面上的一個信徒，他只能算是一個蹂躪女性的惡魔。——最後；她這樣地批評。

「哼！你看！他們那一個不是比逸琴更美麗，更多情？他們都不是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嗎？逸琴算什麼？」

她對於逸琴的情感，完全泯滅了；她想把對逸琴的熱情，去付與另一個男性，這樣，才能使她得到復仇的機會。於是；在她像桃花似的二腮上，浮上了一陣得意的微笑，如預祝她對逸琴的消極復仇法將要得到最後的勝利。

這天；她回到自己的宿舍後，像很疲乏地向床上一躺，二手插在頸脖下，嘴裏低低地哼着一曲西洋名歌。

「呀」的一聲，門開處，她睜眼一望，循例的，又見門役阿二，拿了一大疊紅紅綠綠的信進來，笑容可掬般地對她說：

「張小姐！今天又有這許多信來了。」

「唔！你放在桌上。」

「喂！張小姐！怎麼每天總有這許多人寫信給你？」

「關你什麼事？」她狠狠地說：「把信放在桌上，你退出去。」

「是！小姐吩咐，當然要遵命的嚕！」說着，他便「哈哈」地大笑起來。

她見了他二排蠟黃的牙齒，和粗魯的突聲，使她真覺得討厭，就鄙夷地投他一個白眼，他也慢慢地隨着他自己粗魯的笑聲，退出了她的宿舍去了。

「哼！癩蝦蟆也要想吃天鵝肉？真太不自量了。」她見他走了，就冷笑了一笑說。

於是，她就慢慢地從床上坐起來，打了一個呵欠，懶懶地走到桌邊，隨意地從一大疊的信間

拿出一封，原來就是那被稱爲新詩作家的唐傑所寫來的。她就慢慢地拆開了信封，拿出信箋看了。雖然她還不能懂得這封信的深意，但大體都能了解了：——

徬徨着的羔羊，寫給

天使般的牧女；

啊！慈愛的牧女，——這樣的稱呼，我自知也太冒昧了；不過一切都要請你原諒我，恕我這瘋狂的妄呼。——我實在自覺太無才了，我竟然想不出以更美麗、更深切的讚詞來貢獻給你——人間的天使。雖然；你比天使更要美麗，比牧女更要慈愛到一萬倍。

自從天使蒞臨到我們的學校以來，直至我今天，現在，寫這封第十五封信的時候，我沒有一天，——不，幾乎沒有一分一秒，不在想念着你。你那烏黑的頭髮，美容似的面龐，黛痕般的柳眉，和有 *Charm* 圓黑的瞳子的星眸。——這都是天使所應有的妖豔的姿態。

這樣的美態，怎不令徬徨的我，要「悶死江南刺史？」

啊！天使般的牧女，你能導引我——徬徨着的羔羊，走向愛的園地，去找那青春期內最快樂、最燦爛的一頁生命史。

我在這二十年來的青春史上，只逐於流浪、徬徨的浪潮中，度着毫無人生趣味的生產；像一隻失舵的扁舟，像一隻迷途的羔羊，飄盪、徬徨，想找一個慈愛的天使，來拯救我，導引我，一直到天老地荒。

啊！美麗的天使！你不會煩厭的吧！

唔！牧女本是羔羊的慈愛之天使，豈會忍心望着羔羊在十字街中徬徨！

暫別了，慈愛的牧女！我百二十分的期待——着仁慈的牧女，帶我走向愛的園地。

我暫時擱筆吧！祝你

永遠像天使般的美麗！

永遠像牧女般的慈愛！

期待着你導引的羔羊
唐傑

的確；她覺得這封信之詞義，甜蜜蜜的有說不出的愉快，真美豔到極點了，所謂「新詩作家」的雅號，真不愧加在他的頭上，他的句語中，是多麼的富於詩意呀！

那時的她，方信文學是世界上魔力最大的一個尤物，牠竟然能偷去了少女的一顆神祕的

芳心。她越看越妙，在她的腦海中，徐徐地展開了一幕唐傑注望着她的影子。鵝蛋似的臉，白嫩的肌膚，八九寸長的頭髮，這不是詩人的特徵嗎？這樣的容貌，難道沒有被稱爲美男子的資格嗎？

「像這樣的美少年，也會拜倒在我的高跟鞋下，嘿！我真不愧自稱一聲是天之驕子。」她暗暗地這樣的想。

論起唐傑的資格，比逸琴更要高；容貌也比逸琴清秀；家產，雖然還不及逸琴家，但傑也是A銀行經理的兒子，當然也有相當的資產；我如果能嫁了他，那我畢生的幸福，還想什麼？況且復仇的機會也到了。

她又漸漸地想起她對唐傑的愛的進行，怎樣去坐在傑的懷裏，怎樣地讓他擁抱着，怎樣的和他親密，怎樣的……她不能再想了，總之；她只覺得軟綿綿地感到無限的舒適，甜蜜。她真快樂得發狂了，毫無理由的痴笑着。

這是每個人——尤其是女性者——共同的理智，當她們或他們在失戀的時候，而得到一個自己所中意的異性者，那是比獲着一樣無價的寶物還可貴的。確；這是有此經驗者無可違背的條件。而秀英呢？雖然所她爲中心，而圍着向她追求者，不可計數；——每天有這許多的情書寄

來，便是例子了。——不過要她在意的，除了唐傑和T君二人以外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三個；但她平日的眼光看來，以爲T君太沉默了，太沒有胆氣了，太不會趨奉女姓的心理了，而唐傑才算是她理智中十全十美的男性。現在她一連接到傑的十五封向她追求的情書，同時他的字句又是這樣地使她悶憐動人，怎不要令她的腦膜上，深深地印上了他風流瀟灑的態度呢？

她是如此的欣慰，就雀躍般地跑到牀邊，把枕頭翻開，從毯子下拿出幾百封五顏六色的情書，這些都是R大學裏的學生所寫給她的，她拿了出來，便一封一封地揀出凡是傑所寫給她的情書，其餘的仍舊放在毯子下，於是她又將唐傑的信，從頭至尾一封一封地看下去。

費了半個多鐘頭，她才看完。她覺得他的字句，真豔麗到極點了，像花叢間的蝴蝶，像柳條中的黃鸝，使人有不得不陶醉在他情書中的魔力。

自此後，她就決定去接受傑的熱情。

* * * * *

在一個花影依依的春宵，秀英獨個兒到「公園裏去歡遊。那時；她穿的是件薔薇色的旗袍，天藍色的高跟皮鞋，一尺多長的秀髮，燙成最時新的「菲律賓」式，二隻像花苞似的乳峯，和行

走時嬌娜多姿富於曲線美的臀部，這都是少婦們所應有的特徵，同時也就是使異性者最迷醉的部分。

明月已懸掛在蔚藍色的天心中，露出欲笑不笑的神氣，默默地注盼着人們，只散播出銀箭似的光芒，照徹了每個人的心懷；星子像清流中的落花，隨着微波閃耀，似在自慶波揚的逍遙；不時的飛來了幾片灰白的夜雲，姍姍地經過了明月的身旁，又飛向前面去了；春夜的和風，本是慈愛而芬芳的，在人面上輕輕地拂着，像上帝的手，很溫存地撫摸；花兒們，雖然已進入她們的夢境，但仍舊隨着和風，擺動了她們的腰肢，像在瞌睡中露出了一種很神祕的笑容；池塘裏的春水，也都粼粼地蕩漾起來，沒有一時的平靜，巧像情竇初開的少年的春心；在微蕩的春波上面，浮了一對羽毛燦爛的鴛鴦，交頸而睡，在做着牠們的美夢。秀英見了這樣美妙的景色，怎不令她繫心而注意呢？——啊！這真是「春宵一刻值千金」的剎那！

忽然地，從她的背後，走來了一個穿着筆挺的西裝，身上散滿了馥郁而使人陶醉得香水的少年，輕輕地用手在她的香肩上拍了一拍；她經他一拍，把她迷戀在美景上的心靈，都喚醒了，急忙側轉頭來一看，見一位英俊風流的美少年，他就是她心意上唯一的情人——被稱爲詩家的

唐傑。

「喂！密斯張！你看什麼，看得這樣出神？」傑佇了足，微笑着問。

秀英被他這樣一問，也很直爽地指着池裏的一對鴛鴦回答：

「你看牠們在瞌睡時，還是這樣親愛地在一起。」

「牠們嗎？本是鳥類中最知己而最節義的動物了，牠們真一時一刻也不分離，巧係人類中熱情的男女，——就是相互熱戀的男女一樣。」

她聽了，只是微笑了一笑，對他做個媚眼，抿着嘴不答，又回過頭去看那對在熱戀着的鴛鴦。

「密斯張！你歡喜看鴛鴦嗎？」他更進一步地探究。

她並不答應，只是轉過頭來向他瞟了一個消魂的眼風，接着又對他微微地笑了一笑。

那時唐傑正找不到相當的話柄去和她攀談，但見了她的微笑的態度，心中暗想：

「這不是女性者暗示被猜中的象徵嗎？」

因此他就乘機搭上了，說：

「密斯張！今天A影戲院裏開映青春鴛鴦，那才值得我們一看；密斯張！你晚上還有什麼事

嗎？」

她更妖豔地笑了一笑，嬌聲的問！

「我沒有事，怎麼？」

「可否請密斯張一同到外面去逛一回？」他含笑地這樣的要求。

「沒有空！」她微紅了紅面，搖了搖頭，輕輕地說。

「哈！密斯張的話不是矛盾極了嗎？」他說：「況且我還只第一次要求密斯張，難道密斯張會故意推卻嗎？不肯賞我一臉？」他略停了停，又說：「我知道密斯張決不會場我的台吧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就走上前去，挽住了她的手臂，說：

「今晚無論如何，總要請密斯張同我去玩一會。」

「我不去呀……」她假意地說。

大凡每個女性，對於愛的行動，完全是出於被動的，就是她心中實在想要如此，但當男性者向他們提議時，她們總要假惺惺似地推托，若不是男性者大胆地去主動，那麼對於愛的功效，終會在無影中消逝。所以，男子們好不大膽地向女性者加速度的進行愛的工作，那末愛情的崩裂，

只在你的眼前。——這樣；秀英又怎會例外呢；當唐傑定要拉她去時，她的心中是求之不得，雖然在她嘴裏嚷着「不去！」但她的二足，早已應着他的手拉處走過去了，並且自己的芳體，也早已依偎在他的胸前，於是二人就相倚相偎地走出公園的門口，慢步的踱上街頭。

那時；愛神像駕了一朵行雲來了，就在雲端中「颯」地放出一支「愛」的箭，直穿過了傑和秀英的二顆甜心，於是愛神才笑迷迷地回到她的戀愛王宮裏去了。

剎那；傑和秀英已走到 A 影戲院的門口，見掛着一塊廣告牌，上面寫着「青春鴛鴦——今日開映」等幾個大字。

「這青春鴛鴦的名詞，是多麼的富於引誘性呀！」傑指着廣告牌子，對秀英這樣地說。她微微的一笑，點了點頭。

他見她並沒有推辭的表示，就更進一步地輕輕的對她說：

「我們進去看看這部名片吧！這是很值得少年們的賞鑑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挽了她的手臂走進去買票了。

她也並沒有反對，只是站在被動的地位。

於是；在這黑暗的戲院裏。多了一對初戀的人兒。

這是秀英和唐傑第一次的並坐在黑暗的場合裏；二人的肩兒相互倚偎。當着柳楊幽美的無線電旋律，縷縷地發出醉人的音樂來時，把戲院裏每一對少年的男女的熱情，都像春水般地融合貫通在各人的心頭。

在這密佈着愛的芬芳氣氛的戲院中，銀幕上放映出一幕幕青春鴛鴦的豔情。當映到男女將要接吻的一個鏡頭，當然嚙！西洋的風俗，對於接吻是極公開的，很大方地互吻。——不像中國的電影，如果表演接吻的舉動時，必須要躲到幕後去鬼鬼祟祟地偷幹。這樣唐傑故意的帶着好奇心問秀英說：

「你看！西洋的愛情豔片，對於愛的動情，都不會隱瞞，這是中國銀幕上所不及他們的一點。」

「唔！」說着；她便發出一陣迷人的，像鶯語般的甜笑。

少女的笑聲是最會使一般男性者發生特殊感覺力的吸引力，在他們的耳中聽求，覺這種笑聲，會增力他們的快樂，甜蜜，迷醉……總之；是不能以詞意來傳達出來的；更兼從她的身上發

出一縷縷天然的少女所特有的香味，更令男性者靈魂顛倒；何況唐傑是個徘徊於情場中的少年呢？

那銀幕上映出一幕幕豔麗的鏡頭，但他卻並不注意，他的二道敏銳的眼光，只凝視着她攔在鐵扶手上的一條雪也似的手臂，圓潤的青葱似的手指，指甲上塗了一層粉紅色的指甲油，和手中拿的一塊小得像豆腐乾似的嫩綠的絹帕，相互掩映生輝；雖然在這黯黑的戲院中，但也能很清楚地看出，引得他恨不得伸手過去摸她一下，這樣才適合於他的慾望。但是他終究沒有這樣勇氣，所以不能妄動。

「唉！女性者真是男子們的安琪兒！」最後；他只能暗暗地歎了一聲。

他剛才說完，忽然院裏的電燈都亮了，他不禁的吃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原來已是休息的時候了。

於是；他就見機而行地問道：

「你看上半段的片子，有什麼意思吧？」

她聽了，並不回答，只用着她迷人的眼風，向他的臉上一飄，微微地笑了一笑，點點頭表示。

「你覺得對於這片子有什麼感想嗎？」他又是這樣地問。

「我別的沒有感到什麼，只不過覺得這些事情是快樂的。」

「對了！在作這種事的時候，只覺得青春前程的歡欣，好像一朵含花欲放的蓓蕾一樣。」他講得十分起勁，像已體認到青春期內的甜蜜。

她覺得他的一付神氣，很是發矇，但當面又不好笑出來，於是她就將手中的一塊嫩綠的絹帕，覆在櫻口上，抿着嘴，假裝鎮靜。他也似乎感到自己的醜態，所以只是紅了紅臉默着。

大凡一個人，在他們的異性者面前，露出自己的醜態，是最可羞的事，比任何的一切事都難受。

過了一會；他偶然向前面一望，見一個小販搬着盤子，在賣西瓜子，他就隨手從西裝褲袋裏摸出一張二角頭的票子，買了兩包西瓜子，一面遞給秀英，一面自己吃。

這短短的十分鐘的休息，匆匆地過去了；接着又被一派黑暗的世界籠罩着全院。

那幽揚的音樂，又開始奏它的曲子，銀幕上又放映出豔麗的鏡頭，全院的氣氛也由喧嘩而靜悄起來了。

在這黑暗的場合裏，他的野心又隨而起了。

正當他的眼睛在偷偷地斜視她的時候，忽然她也不經意地把秋波向他一瞥，可是這一瞥，真是非同小可，把他整個的靈魂被勾引住了，於是在愉快的心理中，起了一種幻象。——他認為他的慾望已得到對方的反應了！

這時；忽然銀幕上表演出一齣很滑稽的動作，引得滿座的人們，都不禁的狂笑起來。當然嚙；在這樣良好的機會中，他還不大膽的嘗試嗎？所以他就裝着狂歡的態度，舞蹈着兩手，接着，假裝無意的誤會，把右手很用力地在她的肩上一拍，當她也在笑得前俯後仰之際。

那時的她，做出媚人的姿態，向他微微地一笑，又側轉頭去，看那銀幕上滑稽的表演。

「啊！這不是少女們暗允她情人一切的要求的象徵嗎？他這樣地想，接着他又自言自語的輕輕地說：「她決斷不會反抗我的，爲什麼我的膽量這樣小呢？」

他這樣一想，就大着膽量，悄悄地伸手過去，在她攔在鐵扶手上的玉臂，輕輕地開始撫摸了；一次；在他接觸她的玉臂時，他的手——不，他的週身，像感到一股熱烈的電流。

但她卻像沒有覺得一樣，仍舊眼望着銀幕，微微地笑着，於是他更大膽地俯下頭去吻她的

玉臂……。

正在這消魂一霎那，忽然那不做人情的電影，已映完了，院內又重放光明，滿座的看客，好像做了一場春夢似的，徐徐地絡繹向太平門走出來。

在這混亂的當兒，唐傑就讓秀英走在前面，自己跟在她的後面，而衆看客們，都要搶着先走，所以互相擠挨得不得了，傑也趁着這個機會，故意的將自己的身子，緊貼在她的背後，覺得像浴在溫泉裏一樣的舒服。但不到一刻鐘，他倆已走出了戲院。

今晚的唐傑，在他的臉上，掛滿了幸福的笑容；尤其是在這初次嘗試他意中人的玉臂，就獲得初次的勝利，更使他心花怒放，同時又使他得到一種最後勝利的預兆的安慰。他以為，在他過去的青春史上，沒有一天能比得上今天晚上的，榮耀；甜蜜，雖然他也曾經和其他的少女們發生過別的——不，更親密的關係，對於這區區的接吻，怎能算什麼奇事呢？可是；所謂「物貴於罕，」因爲其他的少女，那個能及秀英這樣的嬌豔美貌？況且她又是萬矢一目中的一代尤物，不論K大學裏任何的學生，見了她便不得不使你去追求，而女性者的身份。和追求的男子多少，是成一個正比例的，所以他覺得今晚能吻她的玉臂，真可說是「一天之驕子」了。

「我們再到Z舞廳去玩一會吧！」傑說。

她略點了點頭，表示附議。於是；他感到萬分的欣悅地叫了汽車，同她一同到Z舞廳去。

不到一刻，汽車已停在Z舞廳的門口，他倆便跳下車來，只見那輝煌的霓紅燈。一熄一亮地閃耀着，映出「Z舞廳」三個大字，把一般年青的男女，都吸收進去了。

雖然。在每家舞廳的門口，都釘了一塊牌子，說什麼：「凡青年學生，一律恕不招待。」同時；在各報上，對於學生們跑跳舞場的事情，竭力反對，這種消息可說是天天有的，而且是人人都知道的；但實際上，對於這種宣傳，到底是毫無效果。你看當唐傑和秀英踏進Z舞廳的門口，早有那些茶房，身穿着白色的制服，衣袋口上繡着紅色中西文字的舞廳名，很恭敬地走過來，引導他倆進去。

那鏗鏗鏘鏘的音樂，在沒有踏進舞廳之前，就能很清晰地輸進了他倆的耳膜，會使每個人忘去了一切的煩悶，像覺得走入月宮那般的清幽。

當他倆走入舞廳之後，就佔擁了舞場的一角，坐在一張圓桌子前面，西崽們送上了一杯威士克，和一杯葡萄酒，但他倆因以威士克太兇，所以只吃葡萄酒，一面在賞鑑舞地裏的男女們在

舞蹈着。

音樂台上的樂師，正在很起勁地揮着拍子，奏出各種誘人的，迷醉的音樂；一個個少年的男性者，他們都摟着舞女，作狐步舞着，像一對一對穿花的蝴蝶；但在這音樂聲中，除了幾個西洋水手比較懂得一些舞術，能照着音樂的節拍跳舞外，其他的人們——尤其是些老年的大肚賈，簡直莫名其妙，他們徒知摟着舞女的柳腰，把她們前推後拉，好像頑皮的孩子們在開玩笑，不過他們的熱情，已達到了最高峯，在他們的腦膜中，恐怕也許會覺得世界上祇有自己和舞女兩人吧。那些妖麗的，年及妙齡的舞女，打扮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目羞花之貌，當她們的柳腰，被男子們摟抱着時，似乎都用肉來麻醉一般，色情狂的他們，尤其在這狂歡的音樂聲中，對於她們黛眉星眸，脈脈傳情的嬌態，更要使人們心醉骨軟。

音樂停止了，跳舞也停止了，舞客和舞女們，像醉夢初醒似的，大家仍舊回到原有的座上，喝酒的喝酒，談笑的談笑，由清幽的氣而變爲喧譁。

秀英自從和逸琴一同跳過一次舞以後，已有許多日子不上舞場了；今晚她同唐傑復來問津，當然嚕，這舞場本是迷人的香巢，她看了這些一對對摟抱着男女，翩翩地舞着，覺有無限的

情趣。

正當她這樣地感覺着時，忽然唐傑對她輕輕地說：

「密斯張！你看那些舞女們，她們恐怕連褲子都不穿的吧！」唐傑說時，不禁的全身有些發熱起來。

起初；秀英還不注意舞女們的內衣，現在經他這樣地說，就仔細地向她們瞧了一瞧，的確；雖然她們也穿着內衣，可是都薄得像蟬翼般的，連肉體也可隱約地看出。但她不好意思直說出來，只是對他做了一個媚眼。

那時的唐傑，向她的臉上一瞧，覺得她的兩腮，紅得非常的厲害，好像二朵玫瑰花似的，鮮豔可愛。所以有人說：「女子的真面目，惟有在她喝醉了酒時，才能看出。同時；更覺得她們的鮮嬌。」現在他對於這話，已深信無疑了；你看秀英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，這時的她，不是比平時更嬌妖了嗎？

「密斯張！我們也到舞池裏去嘗試一次吧？」傑又野心勃勃地向她要求。

「我不會，別鬧出笑話來。」秀英假意勸他不要進行，雖然她的心，早已被這迷人的舞蹈所

陶醉了。

「也許是初次的嘗試，就是初次的成功吧？」傑又輕輕地對她說：「對於跳舞本是一件高尚的娛樂，外面不是時常的說『跳舞救國』的話嗎？況且我看他們也並不舞得怎麼好，如果照這樣相互地摟抱着兜圈子，那個不會幹呢？」

秀英本來已是心動了，現在又見他說得有理，所以只答他以一個微笑，並不說什麼。

當第二次的音樂起奏時，他倆竟然也很大方地走進了舞池，跟着各國人士，在那光滑的地板上，開始舞蹈起來了。

他的左手，緊緊地挾着她的背脊，右手拉着她的手，她也是同樣的做；他倆的胸部，完全是緊貼着，嘴唇也幾乎要接觸了，只不過隔開了二分遠的光景，二人的呼吸氣，相互融合，異性者的熱情，由緊貼着的胸部，緊攜着的二手，慢慢地交叉而傳達到各人的內心的最深奧處。酒的芬芳，肉體的馥郁，在這忽紅忽綠的燈光下，她那二片血也似的絳嫩的櫻唇，和緊貼在他胸前的兩隻起伏不停的乳峯，更使他消魂；在那時的他倆，或許會忘記了自己在人間，而感到的化而登仙。

那音樂台上正在奏着使人迷戀的歌曲，在舞池裏的舞女們，少數的也鼓起了她們的舌簧，

依歡而歌一曲四季相思：

春季相思豔陽天，

野草開花遍地鮮；

桃花片片逐流水，

柳絮絲絲隨風飄；

至赴絕國訣北梁，

不視喬木思故園？

懶對菱花理雪鬢，

菱花鏡圓人不圓；

幽閨琴瑟傷美人，

陌階瑤草徒芳菲。

夏季相思恍若亡，

居人愁臥懶梳妝；
接天蓮葉無窮碧，
映日荷花透水放；
錦瑟華年能幾何？
蹉跎韶華枉斷腸；
橫波自作流淚泉，
涓涓滴滴沾羅裳；
織錦曲兮泣已盡，
迴文詩兮影獨傷。

秋季想思丹桂飄，
秋風颯起聲蕭蕭，
寒雁淒啼橫北郭，

梧桐葉落草木凋，
秋風秋雨愁煞人，
淒涼人聽淒涼調；
萬年金爐焚夕香，
深園瓊珮同晨照；
自送君去南浦後，
繡閣何人品玉簫？
冬季想思更斷腸，
冬缺凝兮夜何長；
雪花紛飛環宇宙，
臘梅篩影寒窗上；
黯然消魂唯別離，

別怨盈溢只自傷；
夜雖長兮難成眠；
離夢躑躅魂來揚，
鴛鴦枕寒鸞衾冷，
何日君歸圓樂昌？

一曲歌畢，他倆隨着衆舞客，也仍舊回到座位上，唐舞又勸她吃葡萄酒，說：

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密斯張！請再飲一杯。」

「我恐怕要醉了吧！這酒凶得很哩！」

她自己也覺得有貼頭昏起來了，臉上像有點發燒。

「醉了才覺得有趣，況且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醉後的嬌容，今晚不妨來試行一下子。」

「你怎麼老是這樣地勸我吃呢？我真的要吃得連路也不會走了。」她眯着眼睛，嬌聲細語

地微笑着說。

「這就是愛你呀！My darling！」他的態度也似乎已經顛倒了；接着他又說：「如果你不會走的話，那才是最便當了，只消我抱你回去好了。」

他說着，就不禁地笑起來。

「呸！」

她說時；雖然向他白了一眼，但終究也跟着他笑了一笑。

他知道她的笑聲中，是含有神祕的意義。同時；他更知道，凡是一個人，向異性者談戀愛，一定要懂得心理學的；尤其是男性方面，愈須應該了解，體貼女性者的心理，而且更須要一種進戀愛
的膽量。不然；你的熱情雖戀愛在一個女性的身上，但她們見了你老是抱着不進攻主義，那就要
改變了心腸，另外去愛上了別的男性者，把你的青春白白的糟塌。

大約是十二點鐘的光景，唐傑和秀英才脫離了這醉生夢死，五光十色的舞場，雇了一輛汽車，向校裏駛去。

夜深沉得像吃醉了葡萄酒似的他倆一樣；月光不時的射進這充滿着春色的汽車裏，街道上已靜得寂寞可憐，只有幾片舞廳門口的輝煌的霓紅燈，依然是熱鬧地閃爍着，招搖着那些從舞場裏出入的青年男女。

四

大凡無論怎樣博學的，有智識的女性者，雖然知道在這二十世紀中，對於二性間，是提倡「戀愛自由」而且男女平等；不過在這處於舊教與文明之間的中國，終究不能戀愛公開，同時又要防第三者來批評，譏諷。所以在秀英方面，雖然在一宵的狂舞後，已完全傾心於傑，但畢竟沒有膽量來寫信給傑，同時更覺得自己文詞的幼稚，因此她到底忍着性子，不敢寫信給他。

在一天的下午，她從藝術教室回來後，見自己的寢室裏的桌上，又放着幾封信，她很匆促地拿起一看，第一封，就是她所迷戀着的意中人——唐傑，她百二十分地欣悅，拆開了信封，見上面寫着：

我夢魂裏的愛人；

自從那天晚上，在狂舞後和你分別以來，直至今天，我幾乎沒有一天——不，恐怕沒有一分一秒，不是在輕輕地呼着你的名字，同時；在我的腦膜中，只深深地讓你輕盈的芳態所佔領了。

——啊！我夢魂裏的愛人！

愛人！——這個稱呼，本來我對你太冒昧了，太不尊敬了，因為你本是我的青春期中太陽！青春期內的曙光！你是操我的生死權的上帝！是我生命上的天神！你是我的靈魂！你是我的天使！總之；你能够替我創造我青春史上最燦爛，最光榮的幾頁。不過；在我的內心裏最深奧處，它悸動了我的心，輕輕地告訴我，說你是我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者，要你來傳與我真寶貴的生命。因此；我大膽地，冒昧地，完全由我的內心裏最深奧處，而完全出於我的至誠所喊出來的；不過我對你終有萬分的不安，這是要請你所原諒我的。

在那天晚上，我在S公園裏遇見你——我生命上的天使，使我百二十分的欣慰。同時；我希望你永久愛這池塘裏的鴛鴦，而且希望你永遠來實踐這個實現。這是最喜歡，而且最盼望着的一點。

最後；我更冒昧地要求你，在本星期日的晚上，仍舊到S公園裏的亭子中一會，讓我們作一個長時期的談話。你不會推辭的吧？別了！我夢魂裏的愛人！我至誠地期待着你——可愛的天使！在本星期日的晚上。蒞臨到S公園裏來。祝你

永遠像池塘裏的鴛鴦！

並望你

替我創造幾頁光明燦爛的青春史！

期待着的人兒
唐傑

循例的，她每逢接到他的一次來信，她總覺得感到幾千幾萬分——恐怕不能用數字來代替的甜蜜吧！同時，在她的胸前，又起了一陣激烈的悸動。

那時的她；真不禁的要吟着她從舊小說裏所看到的二句詞句：

「一番信到，一番使妾倍支吾；幾度詩來，幾度令人添寂寞！」

現在；她由甜蜜的心理，而變成萬分寂寞，懊惱。她在近來，尤其是從她和唐傑，在前天的晚上，同在乙舞廳狂舞以來，她那神祕的芳心中，只感到空洞洞地，像翱翔於太空之間，沒有什麼可去填盈它。同時；她更覺得戀愛雖然是件甜蜜的，富於引誘性的——尤其是那些少年們，如失戀的，沒有結婚過的少男成少女們，更感到有一種不能以筆墨所能形容出來的特殊的樂事，但是；又對戀愛也會賜予你的愁患，使你陷入那浩浩無垠的憂愁之網。那時！你才會感到愛神本是一

個刁滑而善於作弄人家的壞蛋。

的確；近來的她，時常有一縷無頭緒的憂鬱，來悸動了她的心；心使她急切地要想有某一件的慾望，這個難關，是她所最熬不住的，而且覺到最不能壓抑的一點。

你看！窗外的郊野裏，那些綠悠悠的草茵，都徐徐地從泥土裏爬了出來。同時；從微風中又帶來了縷縷是泥土的新息氣，使人覺到有一種迷戀的醉意。

她平時，常聽見少男們的說：

「春天是像多惱河一樣的，在情侶們看來，它是顯出一派純青無瑕的摯情，像蘊藏在情侶們的心頭的天青色的愛情。不過；被一個在愛的圈外的人們看來，反而會感到有點惆悵之意。所以春是屬於年輕的情侶們的！」

現在；她真的以為這些話，都是深深的體認到愛的滋味，都是情場上過來的人們的說素。

可是；她對於戀愛，已有相當的體認，無論是初戀的甜蜜，失戀的辛辣，她一一的都有些經驗了。不過；愛神真是一個魔力偉大的魔鬼，雖然你遭了失戀而悲慘，但是一到你又回到初戀的期候，牠能把你對於失戀的意味，一一地偷去了，使你泯滅了辛辣，只覺得愛的欣慰——這是受過

愛的打擊的人們，無可違逆的條件。

那時；她對於別人的信，也無心去看了；慢慢地站起身來，走到窗邊，無聊地向着窗外閒眺。

太陽似倒翻在青石階上的鷄鴨血，慢慢地把鮮紅的顏色蔓延到四周去，雖然他已經將要下山去了，不過他那鮮豔的色彩，增加了許多特點，使這富於情感的垂春，更光輝無比。在田畦裏的秧苗，都很參差地鋪滿在郊外；更有那一灣的清流，時常有幾道白色的船篷，隱約地飛去，這巧像她的故鄉裏的松花江上的漁舟。

望去不過半里路的樣子，有一座小山，那小山就是K大學的學生遊戲處，上面叢生着高大闊葉的樹木，有亭子，有廟宇，……總之；是一所極幽靜而清雅的所在地。……

這時：陽光映在小山上，反射出一種有強力的光彩，更覺得它青翠嫩綠的美姿了。

這裏離上海本來不過十數里路程，可是此地的清幽，和上海的繁華，真大不相同了。

上海；完全是一個綺年的，摩登的少女，她不知迷醉了多少的人們！她的一切，全是奢侈，虛偽，十足的少奶奶典型。

此地；卻是一個十八世紀中的老婦了，她的一切，只有清幽，樸實，沒有一點邪心。雖然離此地

二里路的大街上，也有舞廳，戲院，和上海彷彿，不過終要比上海來得體面些。

秀英的腦海中，只是充盈了這些無聊的思議。不知不覺地，已經到了吃夜膳的時候了，於是她就慢步的走出寢室，一直向膳堂裏走去。

* * *

「光陰卒卒一飛梭！」匆匆地已經到了星期日——唐傑所約她的日子的晚上。

她敷衍式地略吃了夜飯，就回到寢室裏去打扮了，抹粉，畫眉，塗脂，點唇……差不多費了半個多鐘頭，才算完畢。於是她又開了箱子，拿出一件最時新的，最合她苗條的身段的衣服穿上，就關了房門，珊珊地到S公園裏去赴約了。

春天的夜，雖然是很沉着，但畢竟終充滿了愛的芬芳，使人感到有一種不可思議的，不能探悉的神祕。

蔚藍色的天空，和她的本能的快樂，以及她天青色的愛情，相互和諧。當然嚙！春夜的神祕，和少女們的芳心，可以彼此相映。

明月似嫦娥的白臉，清秀皎鮮，襯托在紫絹色的幃帷，益覺晶瑩明澈。星子一閃一閃，像大海

裏的漁火，眨呀眨！

銀箭似的月光，瀉在這明媚的大地上，路畔的野草開花，都在打盹中酣笑，像正在夢鄉中追求她們的情人。

在這和惠的春風中，帶來了一縷縷歌管的聲音，但可惜是「斷續聲隨斷續風。」這時；她不覺愴憶到蘇軾的一首春宵裏說得好，所以脫口輕輕地吟道：

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

花有清香月有陰；

歌管樓台聲細細，

鞦韆院落夜沉沉。」

她驀然抬頭一看，見S公園已在目前。當她買了票信步的走進門口時，突然從夜風裏，送來了一陣迷人的芬芳。

啊！這是花的芬香？

還是愛的馥郁？

牠帶來了靈的安慰？

還是情的欣暢？

我只覺得——

牠飄來了一絲的秋波，

和一耳的膩話。

這是誘惑每顆芳心的作用，

使芳心像琴弦般的悸動；

我更怕牠吹盡了我的荳蔻華年。

.....

她一面走，一面陶醉在無力的微風中，忽然有一個人——就是約她的情人，站在矮樹下，向她揮了一揮手喊道：

「密斯張！」

於是；她很快樂的對他媚笑了一笑，姍姍地走過去。

「密斯張！今天蒙你不棄，準時的赴約，我萬分的感激。」

當他伸手和她握手時，他就是這樣地說。她卻如沒有聽見一樣，只是用着她那富於 *drama* 的眼風，向他斜瞟了一瞟。

他被她的眼風所迷住了，好久，不能說出一句話。

她覺得他的神氣，富於呆澀性，似失去了神經作用的狂人，所以不覺的又對他笑了一笑。

他覺得她的笑聲中，帶着幾個鄙夷的分子，同時又如覺得自己的魂態，所以不禁的紅了一紅臉，感到萬分的羞澀。

這個態度，雖然是會使一般女性者的厭憎，但在秀英的眼光中看來，覺得他是一個誠實，溫柔的有為青年。因此，她便先開口說：

「你今天叫我來可有什麼事嗎？」

這樣，才使他褪卻了羞恥心，復爲常態，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密斯張！自從那天乙舞廳分袂以來，我覺得萬分的牽掛你，所以我特致函，約你今晚來暢談一下。」

他說着；臉上又浮上了一陣頗得意的微笑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花園本是呈有一種適合於青年男女的心理的藝術性，更兼全國都瀉着一片銀白色像牛乳般的月光，格外適合這愛情的熱流。

他倆徐徐地踏着斑斑點點的葉影，跟踱着向前走去；這條鋪滿了芳草的幽徑，一直通到大假山裏，他倆一面走，一面妮妮地談着。

不多一刻，已到了一處樹蔭稀隙的假山裏，那裏並不見一個人，氣氛非常的靜悄，於是他倆就在露椅上坐下閒談。

不知從什麼地方談到文學的問題，無疑的，唐傑本是一位有文藝天才的青年，同時他更以新詩爲最喜歡，而且最使他有興趣研究的一項，所以當談到新詩問題時，他卻大發議論：

「所謂『詩』本是一種藝術的表示；它能陶淑個性，修養身心，是一般文士者不能缺少的分子。不過『詩』並不一定要押韻腳和整齊的字句——這單以新體詩而言——因爲有了上面二者，往往會妨礙詩情，或使詩情成爲疇形，失去了『詩』的本性。況且單以外表的舊律——

韻和字句——爲標準，那末反把詩的情緒，弄得呆滯了，好像不論你足的大小，一定要去穿有規定的鞋子，結果就釀成『削足適履』的弊端了。

「『詩』應該有自己的情緒，所謂情緒並不是像用攝影機般的攝出來，應當用生龍活虎的，巧妙的筆，把它很自然地流寫出來；不要常常板板六十四，沒有一點詩的真義。」

「『詩』是獨立的，不能借重於某一種成分，或者借主於某一種的長處。」

「還有；我的心意，對於『詩』的字眼的組合，我最喜歡研究。同時我主張『詩』的特點，對於字眼的組合，很有密切的關係。——雖然有許多人，是主張美的字眼的組合，並不是『詩』的特點；不過我總以爲這句話，至少也有點懷疑的地方……」

「我雖然沒有高深的學問，但我也很想研究，關於『詩』的作法。」她聽了他這許多話，芳心也似乎被打動了，所以這樣地說：「不過請你時常的指教我引導我，走向燦爛的詩壇上去。」

「密斯張太客氣了。既然密斯張也是喜歡研究詩的，那末我們以後可站在同志的地位，相互切磋。」他說着；用敏銳而活潑的眼光，向她的臉上一旋。

她偶然低頭一看，見他的左手中，拿了一本厚厚的洋裝書，於是她就問他：

「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書？」

「不是什麼書，是我的私人日記。」

「日記？可否公開，像我一賞大作？」她說起話來，時常用二道秀眉向上一聳；那付迷人的姿態，真把他的靈魂都吸掉了。

「好的！不過要請密斯張指導我。」他遲疑了一會，就順手遞給她了。

在先前，他想不給她看的，後來他仔細一想，以後終須要向她剖明衷腸，何妨就借這個機會讓她明白了自己的心跡？更何妨讓她看看自己的文學天才？

他今天所以要帶這本日記來的原因，無非是借此來表示自己是一個大學生的資格；這粉紅的簿面，約有半寸厚，三寸闊，五寸長的洋裝書，掖在自己的腋下，不是很神氣的嗎？……

當她接過去後，見了這厚厚的一本，不知從何處看起好？於是她就信手的亂翻了一頁，藉着晶幽的月光，慢慢地看了——

「……她是戀愛宮中的一位皇后，她是一位天之驕子，她是我理想中的天使，只有她，才能付與我陷在茫茫的春愁的苦海裏的靈魂。」

「她的美處，我很想作一篇長篇的描寫文，來把她從頭至足詳細地描寫一下；但是，憑你有淵雲之墨妙，巖樂之筆精，也描寫不出她那美人典型的妙處，何況是別人？更何況是我呢？」

「她的身材，嬌小得玲瓏可愛，她的冰膚，潔白得脂膩軟潤，她的頭髮，散播出芬芳馥郁，她的兩腮，像二朵盈盈欲語的桃花，更兼臉頰上的兩個笑靨，最引人感到萬分的興趣，一彎新月似的二道娥眉，時常向上一聳一聳，真令人有百二十分的憫惜，一雙秋波似的星眸，最能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絳嫩的櫻唇，配着一口碎玉似的潔白而整齊的銀牙，簡直可說沒有一處或一點不給我可愛或可迷；再以下的便是二隻像花苞，不像蓓蕾般的乳峯，在胸前聳起，我如果有權利——她能够一切都答應我的要求時，我將狂般的任意的在她的乳峯上亂吻；再下面，便是她——少女的最寶貴的所在，圓胖的臀部，和富於曲線美的迷人處，更令人心意欲狂。——這都是當她在裝着一個女神的模樣時的「模特兒」……」

「總之；我不能以我的這支秃筆，來寫盡她全部所應有的美處。現在，我方始苦恨我的描寫手腕太缺乏了！同時；我更覺得文學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東西，因為隨便我翻盡了字典，再他找不出一點最適宜的，最確實的描寫文字，來形容她的美態。」

「老實說一句，沉香落雁，閉花月羞等四個美女，在我的理智中決斷，那位有這樣的綽約嬌趣？那位有這樣的瀟灑嫵媚？」

「可是；這樣般的天仙女，何日能和她做一個契友呢？——不但和天仙做契友，就是能够終身長跪在高跟皮鞋下，也願所足了！」

「唉！天使呀！如果你能允許了我的要求——長跪在你的高跟皮鞋下時，我一切——甚至於我的生命，都可以爲你而犧牲的……」

看到這裏，她心裏明知他所稱的天使，就是她自己，但口中不便說出來，而心中卻在暗笑他對她的痴迷的摯情。

於是，她假裝不知般的問：

「你日記裏所指的天使，不知是誰？」

「你如果看下去的話，一定會使你體認到的。」他這樣地回答。

她聽了他的回答，又信手翻到下一頁：——

「……她大概已經知道了吧！——我對於她的一種迷戀？不然；爲什麼當在上藝術課的時

候，我凝神地注望着她，她在不時的投我以她吸人靈魂的眼風——這大概是美人兒固有的特性吧！她見了我可憐的態度，所以時常向我投着同情的眼光——啊！恐怕美人兒，本來具有慈悲的心懷吧！……」

「唉！我的——不，我理智中的皇后呀！我何日可受到你的甘露呢？」

她看到這裏，不禁的臉色驟然緋紅了起來。她想把日記馬上關閉起來，但是，她又不捨得不看。於是她裝做很勉強的樣子，再翻過十幾個「配其」繼續的看下去——

「……今天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了。晚上，我因煩悶得很，所以獨個兒踱到S公園裏去，不料當我走過S公園裏的池塘邊，見她——我夢魂中的愛人，也獨個兒站在池塘邊看池水上浮着的二隻酣睡着的鴛鴦。那時，我真喜歡得幾乎欲狂了。啊！真是「水邊多麗人」」

「鴛鴦，本是鳥類中最知己而最節義的動物，牠們一時一刻也不忍分離，所以人類把牠們喻爲夫婦之吉兆，但現在，天使會愛看這一對對的鴛鴦，她不是也需想要效鴛鴦的吉兆嗎？啊！「芳心爾亦動」……」

「但最令我銷魂的，就是在A影戲院裏的一刹那，我本來是早想俯首去吻她的玉臂了，但

是；我見了她這樣的美貌，豈可隨便去侮辱她呢？可是女性者的魅力，真是出於人的意料，最後；我畢竟敵不過她肌肉的引誘，因此；我偷偷地用我的嘴唇，在她那條又白又香的玉臂上，落下了無數的吻。但是；慈悲的天使，她卻很慷慨地賜予我的酣吻……

「啊！天使！我感謝你！——我並不是感謝你別的，我所以感謝你，就是你明白我的苦衷，惠賜我的酣吻，安慰我的胸前正在澎湃着的熱情……」

「我不要看啦！討厭的東西！」她看到這裏，一把翻攙了日記，丟給他還了，帶着十分的嬌嗔，欲笑不笑的對他說。

「密斯張！一切都請你原諒我，一切都請你明瞭了我的苦衷。」他顯出非常的可憐的樣子，向她這樣地說。

她像沒有聽見一樣，眼望着月光，像在研究天文學似的。不過當她浴在這皎潔的月光中時，更顯示出她面龐的白嫩可愛。

於是；他那沉漫在愛的狂潮裏的性慾，又開始衝動了他的心弦，他不禁的慢慢地伸手過去握着她的玉臂，但她也不推辭，也不施出迷人的魅力，仍舊眼望着明月。

這樣；不是明明的給他一個良好的機會，所以他放大了膽量，第二次試嘗她的香臂……
最後；他更大膽地用自己的二臂，把她緊緊地抱住，就把自己的嘴唇，去湊近了她的櫻唇，她半推半就的一種嬌羞的態度，更令他越覺可愛，就用他的嘴唇，輕輕地蓋在她的櫻吻上，接了一個約有五分鐘之久的長吻，二人才彼此很甜蜜的一笑。

「密斯張！我感謝你的賜子！」他很得意地笑着對她說。

她聽了，只對他「嗤」地笑了一笑。

「密斯張！我們再到別處去玩玩吧！」

因為他看見從幽徑裏走出來了一對情侶，所以要求她到別處去。

她點點頭，就站起身來，和他相偕相依地向假山外走去。

那時；月兒徐徐地躲到一片灰色的夜雲裏去了，在夜雲的邊上，像鑲上了一條銀色的邊。益覺可愛；從夜風裏，帶來了一縷縷使人迷戀的麻醉劑；四周除了低低切切的妮妮的情話以外，恐怕再也找不出別的聲音了。

她看了這富於詩意的春宵，不覺的向她瞟了一眼，有意無意地說：

「你是詩人爲什麼見了這月白風清的春宵，不作一首詩，來讚妙它呢？」

唐傑經她這樣一說，真的打動了他的詩興，想馬上作一首，但是他又恐怕做得不好，所以不敢脫口，但仔細一想，如果不做，那豈非是不識抬舉了嗎？同時，又要被她譏笑我的無才，他被這二個理智所擠動了他的心弦，所以他還是大胆地冒險，說：

「密斯張不要譏笑，我就來做幾句讚美這幽夜的詩吧！不過請密斯張指正。」

「你不要客氣，讓我來洗耳恭聽。」

於是；他略加思索，便脫口吟道：——

天心中明月盈盈，

她散播出清光晶瑩；

地上的窈窕姑娘，

她貫流着熱戀愛情。

我得看了明月，

她能安慰我的魂靈；

我相逢了姑娘

她能賜予我的歡欣。

天上人間兩嬋娟，

她們都能溫存了我的心。

我爲了明月，

時常夜深不寢；

我爲了姑娘，

時常睽戀寸心。

你看！在這幽美的春宵中，

我的頭上，有晶瑩的明鏡；

我的身邊，有美麗的親親；

她們迷人的姿態，

永遠不會使我忘情。

詩吟完了；她聽了他的詩意，有點不好意思地紅起臉來了，她早已知道，他詩中所稱的「姑娘」的對象，是指她而言的。可是；她終於有點疑惑，所以盤問他說：

「你詩中所指的姑娘，既是這樣的美麗可愛，那你一定是很幸福的吧！可是；我不懂這位姑娘到底是誰而言？」

「這位姑娘嗎？」他微笑着說：「你不聽見我的詩所說的嗎？——我的頭上，有晶瑩的明鏡；我的身邊，有美麗的親親；——這裏的親親，就是指着這位姑娘。聰明的你呵！請你自己去思索吧！」

這時；她的少婦嬌羞的態度，畢竟在臉上現露出來，她低下頭去，信手的弄着她那塊嫩綠的手帕，同時用她有 *china* 的圓眼，輕微地向他斜瞟了一瞟。這樣的一瞟，真足夠吸住了青年的男性者的靈魂。

在這豔麗的風景中，更覺得她姿態的令人憐愛。胸中正在燃燒着愛慾的火燄的唐傑，幾乎要衝出熱情的圈外，把她很親密地摟抱着，吻個痛快。——但他畢竟沒有實踐。

那時；月光已從夜雲的後面鑽了出來，又加強了她的光輝，把整個的——花園，像浴在牛乳裏一樣的潔白，一切都是顯出溫柔的可愛。

大凡一個人，如遇到了一處風景秀美的地方，總會感到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，使胸襟爲之一暢，更能使你繫心迷戀着這大自然的美妙。尤其是在情侶的目光中看來，更會抽起了無限的甜蜜的情趣。這並不是虛僞的話，你看在歐洲的多瑙河——裏的水，在情侶的眼中看來，它是一片像純潔的愛情般的天青色。這樣豈不是情侶和平常人的眼光不相同的一點嗎？

當然嚙！秀英豈會例外？她見了這樣合於她和他的情愛的甜蜜的美景，怎不要引動了她藝術的心理呢？到了這時，她又感覺到自己沒有相當的學問。因此她又這樣地對他說：

「以後；可否請你在課餘的時候，到我的寢室裏來教我文學？」

他聽了她的要求，這當然是他所求之不得，怎麼會推辭呢？不過；他總要假意的來推辭一番，說：

「密斯張不要客氣，我原是不懂什麼高深的文學的人，怎可自任教導的地位呢？不過；既然密斯張有這樣的志願去研究它，那末我每天下午四時以後，到你的寢室裏來，互相研究，切磋文學，這樣，我剛才不是同你說過的嗎？——我們可站在同志的地位，訂一個文學之交好。」

她聽了，像體認到他心裏的慾意一樣，對他微笑着點了點頭。他覺得她的笑容中，帶有愉快，

同情，嫵媚……等分子。

一會兒，他伸手到袋裏去，摸出一隻紅盒子的東西，悄悄地遞給她，說：

「密斯張！這點東西，請你莞納。」

她聽了他的話，很疑惑地向這隻紅盒子望了一眼，又向他的臉上瞟了一個眼風。

他見了她遲疑的態度，恐她推辭，所以更進一步的說：

「密斯張！我送這盒東西給你，並沒有意外的動作；我的目的，就是從今後，我們訂了一個文學之交吧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她微笑了一笑，就伸手接了過來，等了一會，她就把手裏的一塊手帕，悄悄地遞給他，說：「我今天沒有備回禮，這塊手帕，就算作我倆文學之交的介紹人吧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

當然！他是毫無疑問地伸手過去，接了過來。

那時的他倆，同樣的感到百二十分的甜蜜，愉快……總之；在精神上彼此受到了無限的安慰。

.....

.....

他倆默默的走着，各人辨那描寫不出的心理，和愉快的情趣。可是；他倆胸前熱情的澎湃，同喊出一樣的吼聲——

朋友！我原知：

你我的感情，

在這短短的過程中。

已相互貫溶。

朋友！我原知：

彼此的魂靈，

在這數次的夜遊中，

已相互牽引。

朋友！我愛妳！

因為妳的美麗多情；

我所獻給妳的——

只有我那顆藏有天青色愛情的心。

朋友！我愛你！

因為你的濃情蜜意；

我要賜予你的——

只有我心田裏的那朵奇葩的鮮妍。

朋友！莫再遲疑！

我們應攜手並驅桃色的路程；

你看月圓花好，

莫辜負了花月良辰。

半響；他倆只是靜聽着彼此心波裏的和鳴。但最後，還是唐傑先開口說：

「密斯張！我們還是到柳池旁去看鴛鴦吧！」

她也很同情地點了點頭，於是兩人就走向柳池邊去了。

柳池是S公園的最大的一個池塘，池塘的四周，都種着許多垂楊，池水上最多的鳥類，就要算鴛鴦了，晚上牠們都宿在池中的幾個像小鳥般的懸地上的白蘆旁。

當他和她沿着曲折的石子路走去時，但覺得一陣陣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把他倆胸中的熱情，蕩漾起漪漣的微波。

「戀愛真是人生的一個甘味時期。」他想。

「戀愛真是人生的一個甘味時期。」她想。

因為他倆的胸部，被愛情所悸動了，起了一陣激烈的跳躍。

他倆一面走，一面靜默着。不一會，已經走到柳池邊了；的確，這裏真是一所「地上的安樂鄉。」池水是這樣的澄清，銀箭似的月光，直射下來，微風過處，激起了無數的像長蛇般的蜿蜒的皺紋——不像一個妙齡少女，鬆着她的柳腰，珊珊來遲。

他到了這時；對於冰心的春水裏的句語，不覺浮上了他的腦膜：

「我的朋友！

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，

要記住——

他原不是溫柔，

只是這般清冷。」

但是，他到了這時。對於這首詩裏的句子，不覺起了懷疑：

「你看！這一池的春水，誰說『不是溫柔？』同時；這一池春水，真像少女的春心，可說是萬分的熱烈，怎麼可說是『只是這般清冷？』」

他想到這裏，不覺側頭向他身旁的親親——不是他的天使，望了一望；而她也恰巧向他一

望，二人目光交觸處，彼此很神祕的笑了一笑。所謂「靈犀一點通，盡在微笑中」的話，不是爲了這時的他倆而作的嗎？

他倆又沿着柳池踱了幾步，就在池邊的露椅上坐下了。

二人只是凝視着一池清澄的春水，四周都是些碧苔紅藻，交錯縱橫，岸上的高高低低的樹木，——不過靠近在池塘的四角，都是些垂楊。——都落下了他們的倒影，映在水中，更覺他們的清幽瀟灑，水中隱約的有些稚魚，不過不見牠們的泛游。——啊！好一幅水晶裏的錦綉！

斷斷續續的幾陣柳風，從對岸吹來，水面上激起了無數的波圈，一圈套一圈地悠然向他倆處過來，但都被他倆腳下的泥石都擋住了。

很迅速地，那柳風又飄到他倆的身上來，像愛神用她溫柔的手掌，撫摸他倆的週身。於是他
不覺脫口吟道：

「梨花院落溶溶月，

柳絮池塘淡淡風。

可是那柳風像不贊成別人去稱美她似的，不等唐傑吟聲完畢，她早已逃之夭夭了。

「密斯張今晚的風真爽快！」最後還是他先開口向秀英這樣地說了一句。

「是呀！我今天胸口上熱得很，被這迷人的風兒吹了，使我倒有點兒醉意了。」她也是這樣地接應了一句。

「密斯張！你的所有醉意的理由，我想不僅是這迷人的風兒所有的魔力吧！」

她以爲他的話，很有諷刺的意義，所以又故意的這樣問道：

「你何以知道？請你將這個原因說出來！」

「你要我說出原因來嗎？我以為可以不必明說了，聰明的你呵？難道不能諒解嗎？」他說時的態度，是這樣的可愛，同時在他所說的話裏，都好像含有神祕的詩意。

「我本不是一個聰明的人，所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她又是這樣地探究一句。

「既然密斯張故意要我說出來，那我就老實的說出來吧！」他像說書先生似的，不肯把情節爽爽快快地說出來，總是這樣的半吞半吐，真令人不耐煩。

「說呀！怎麼這樣的搭架子！」她說着，又對他嫣然地一笑。

「說好！那末我就說吧！」他等了一等，又說：「就是『愛』使你醉的！」說罷；他「哈——」

地大笑起來了。

「吓！」在她的兩腮上，托出了二朵紅霞。但後來也跟他笑了一笑。

他隨着她腮上浮起的二個迷人的笑靨所陶醉了，心中悸動得一秒緊似一秒，面上熱辣辣地襲上了紅暈。

半嚮；他才說出一句話來：

「啊！密斯張！你真是我生命中的天使了！我望你導我入快樂的園地。」

她像沒有懂得他所說的話的意義一樣，只是輕輕地說：

「吓！我不……」

他的腦中熱得更發昏了，她的 *coquetton* 的聲音，在空中振動，射入他的耳膜，他陶醉了，他的魂隨着她的 *coquetton* 的聲音所飄盪了，像入了迷魂陣一樣的如癡似醉。

柳風仍舊不時的來撫摸着他倆，愛神把他倆的熱心繫在一起，帶回戀愛宮中去了。

他倆終於很甜蜜地長長地吻着……

五

自第二次在S公園裏和唐傑會面過以後，她的心，完全傾向於他了：他覺得，世界上無論什麼事，終沒有像戀愛這樣的甜蜜，有這樣偉大的魔力，因為戀愛是世界上最對於年輕的少年——尤其是還沒有結婚過的男女們，最富於引誘力的一個惡魔，同時，牠更喜歡和少年們惡作劇，牠時常會迷惑少年，使他或她們陷進在醉生夢死的情場裏。有時，牠更會賜予你的煩惱，於是牠又引誘你走向自殺的路上去，如果達到了牠的目的，牠才露出猙獰的笑容，向你冷冷地一笑。所以「戀愛的結果是墳墓」的話，真是給予熱戀的男女們的自救的口號。——秀英的所以會愛上了唐傑而到如此的熱忱，這完全是她的心理作用，而且他文學壇上的新詩作家的雅號，更使她欽佩，——大凡在談戀愛中最注重的原則，就是：男的目光中，是選了美麗天真的女子，「翻司」好，「巴黎香水」灑滿了週身，走起路來婀娜婀娜地，怎麼跳舞專家，怎麼社會交際花……女的目光中，是揀個儻個風流的男子，要濃情密意，穿的是筆挺的西裝，是××大學的畢業生，是×國的留學生，得到什麼博士，碩士的銜頭，最新式的藝術家，文學家……總之，是須要聞名於社會的。

這樣才能互相結合。如果內中少了一點——尤其是女的對男的，那末，對於二性間的戀愛，終會發生意外的崩潰。——唐傑在本地的各雜誌上，幾乎每天有他的作品發表，或是新詩，或是散文，或是……，不過在他的作品中，要算是新詩爲他的擅長了，他對於新詩的作風，正可說是——在秀英的眼光中看來，和幾國文壇上著名的詩家徐志摩彷彿。所以她很願意去接受了他的熱情，同時，她對他更懷着百二十分的希望。因此，她覺得除了唐傑以外，幾乎沒有另一個男性者可以使她看得上眼。

這時的她，早已打定了主意，非和他結婚不可。——可是，她覺得很對不起唐傑，因爲她不但曾經喪失過精神上的貞節，就是對於她肉體上的貞節，也一度被一個像禽獸般的他——逸琴，所剝削的了。因此，她不禁的痛哭起來，她恨逸琴，比恨她自己的母親還要恨。

當她正在嚶泣的剎那，忽然她的寢室門「呀」的一聲，她偷偷地一看，見門開處，走進來一位美少年——唐傑。循例的，他每天放學後，總到她的寢室裏來教她研究文學。

她雖然早已看見進來的是唐傑，但假惺惺地故意哭得更悲傷些，不去理他。

哭，本是女性者對她的他最好的一種抗拒，——不是引誘，她們以哭來引誘男性者對她憫

憐的心理。不過女性者的哭的原則，是最複雜的，所以男子們對於女性者的哭，是須要懂得心理學的，方才可以加以安慰。如不然，她定會感到你的柔弱，不會趨奉她們的心理，於是對於二人間的愛情，會發生阻礙。

唐傑是位久歷情場中的一個風流浪子，怎會不深悉女性者的心理呢？他細察她的面色，就知道她從悲哀中還帶着一些使人憫憐的哭，所以他就拖出全身對女性者應有的安慰的手段，一併加在她的身上，不到五分鐘後，竟把一個在嚶泣着的她，會轉悲為喜地對他很嫵媚地笑了一笑。

「什麼事？哭得這樣傷心。」他半真半假地問道。

「關你什麼事？」她說着，不覺的對他嫣然地一笑，又低下頭來了。

「密斯張是不是討厭我每天來擾你？」他又微笑着對她說：「那末我明天就不來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話？」她這樣地問。看她的面龐上，掛了許多半嗔半嬌的態度。

「我說如果你以為討厭我的話，那末我明天就不來了。」他又從復的講了一遍。

「我怎麼會討厭你？不過恐怕你以為我的怠慢罷了，所以不肯再來教我了。」

「我那會有這樣的心理？不過我見你時常背我暗泣，因此，我不得不疑心你在討厭我，雖然，你仍舊是待我這樣好。」

「你最會說虛話，當面捧場的人，就是背後反攻得最激烈的人。」她說着，又對他作了一個迷人的媚笑。

「對了！我也最不喜歡這種人，因為這種人，常常不肯把她的心跡，很公開坦白地對她的知己者說出來。」

「你的人說起話來最調皮，我說你不過，隨你說好了。」她又向他的臉上飄了一個迷人的眼風，繼着，又起了一陣微笑，在她桃紅色的兩頰上，早浮上了一對吸人靈魂的笑靨。

「好了！我們還是來研究文學吧！」最後，唐傑說。

她點了點頭，於是兩人就開始研究文學了。

大概過了半個多鐘頭，忽然門又開了。他倆同時的回過頭去一望，原來是門役阿二。

「張小姐！又有一封信來了。」阿二很識相地把信向桌上一甩，回頭走了。

「誰？」唐傑見秀英將這封信凝視着，所以很驚疑的問。

『不知道！他這裏寫着「名內具。」』她說着，使用二指撕去了信封的一端，抽出了信箋，同他一同看了，見上面寫着——

當我生死權的天帝：

自從我得悉了你和唐傑的戀愛成立以來，直至今天，——不，至我寫這封信的前一剎那，我還是絲絲不絕的抽長了我的情絲，飛向到你的身旁，緊緊地繫着你的芳體；甚至沒有一分一秒，不是把你多姿的芳軀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膜中。我覺得，我如果一天不想念你幾千遍，似乎我要變成了一個失卻了神經系的瘋人；所以，當我閉上了眼睛以後，便見你欲笑不笑地脈脈含情的立在我的面前。——啊！天帝！當我寫這封使我斷腸的信時，我已成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兒了；我的靈魂，早脫離了我的身軀，完全飄向到你的身旁。唉！天帝呀！當你看到我這幾句無聊（？）的話時，你一定會笑我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」吧？一定會笑我太自不量力吧？唉！天帝呀！你實在給我的影響太深刻了！

現在，我寫到這裏時，我仍舊和從前懷着單戀的時候一樣，很親熱地呼着你的名字，但是，現在對於我呼喊時的感情，和以前完全二樣了；以前我只是充滿了奇葩似的希望，但現在只充滿

了滿腔的失望；我只能以毫無權利的稱呼，向你至誠地喊了一句——我親愛的——不，現在我已沒有權利向你這樣的稱呼了，我只能喊你一聲仁慈的天帝！

啊！天帝！讓我來替你倆獻幾句在桃花路上的祝詞吧！但是呵，現在的我，可說與死人無異的了，就是寫出來的祝詞，恐怕也不合天帝的意思的吧！況且你的愛人——傑！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詩家，所以我不敢「班門弄斧」了；同時，如果我向你們頌幾句不切實的祝詞時，你定會懷疑，說我是爲了嫉妬而寫的譏刺吧！我爲了這二種理智的壓抑，終使我不敢寫了。

天帝！在我還沒有死之前的一刹那，我終不能不感謝你，因爲你替我裝飾了我的寶貴的青春期中最甘味的幾頁，雖然我沒有得到你精神上的安慰，可是我的心靈，早已受到你的芳香而迷醉了，——因爲我的心靈始終依戀着你的芳軀。這樣；我的青春期，不至完全消耗於無意識中了，這可說是出於你的賜予。同時；我竟然如此匆促的結束了我的甘味時期，這也可說是出於你的賜予，因爲你是當我生死權的天帝！不過我不得不感謝你，因爲我雖然很匆促的結束了我的青春，可是我並非流於風俗；我是天帝的信徒，信徒爲着天帝而死，這是萬分光榮的偉大的人物，所以我雖死無憾。

又何必弄到這裏一定會笑我的癡狂吧！一定會笑我的不善解脫吧！的確，當我將要向我的寶貴的甘味時期，作最後一次的訣別的前一刹那，我還對於我過去的青春中的希望，常懷着戀，我很不忍——不，我很不願意讓這蓓蕾般的韶華，就此長逝；所以在我微弱的心靈上，總存着一個痛惜青春速逝的瘡傷；因此，我對於我所懷戀的青春，不能不揮淚的和牠匆匆的訣別。——唉！我的甘味時期的歷史，已經創造到最後的一天了！

天帝！你知道我吧？！我不是一個怯懦的弱者，不過我的心，是和我的外表一樣，歡喜忠實儉樸的，——或許在你的目光中看來，是以我沒有一點現代化的吧？！是以我是一個十六世紀沒有開化的愚民吧？！所以我雖然獻呈我的熱心在你——天帝的室座前，而你終向我鄙夷。不過我對於朋友，總是以忠實儉樸來對待的，因此，他們也以同樣的誠意待我。現在；我爲了你而病至危急，他們——我忠實的朋友們，都給予我相當的安慰，他們都說我的生命史，是被你所結束的，你是摧毀我甘味時期的惡魔，不過他們雖然這樣的說，而我終不敢背你私說一句。因爲你本是我心靈中唯一的天帝，我所以會過着近來的淒慘的生活，這完全可說是天帝對我的一種刑罰，我只悔我自己的罪過——一種野心慾望的罪過；我對你，並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怨恨，我只求你——我

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只望你給予我同情的憫憐。

我的天帝——現在我不能這樣的向你種呼了，因為天帝已不准我至誠地跪在她的室座前了；現在的我，雖然身處於苦楚的病中，可是我並不覺得有更悲哀的寂寞，因為我的心靈，永遠印有不可泯滅的甜蜜的追憶，——啊！我的一生已經是很有意義的了，我此生在世界上一旋，已不算虛度的了。所以；我今天特寫此行，第一，表示我對你的謝忱，第二，我望你了解了我的心跡。——這便是我寫此信的動機。

天帝！現在我將我的事實——從見你後，一直到現在作一個約略的報告吧！

我記得，當你第一次踏進本校的藝術教室時，我對你只有很至誠的無邪的羨慕；不過，大概過了半個多月，我才發見你的流動性很強的眸子，能投射出無數養活我的靈魂的光！你的鶯語般的聲浪，像含有芬芳的葡萄酒漿似的，使我聽了就陶醉在你的聲浪中！因此；我受了慾望的使驅，才大胆地向你作第一次的冒昧——不轉瞬的向你凝望了十分鐘以上，豈料你也時常向我偷望，在我倆的視線互相接觸時，你就演出了對我第一次的微笑。——啊！那時的我，已隨着——天帝慈愛的微笑而魂盪了。

自此後我才完全傾心於你的曲線美！

在一天的晚上——我現在的神思恍惚，已不能記起那天的日子了，不過大概總在上月的初旬吧！——我因為思戀你，而犯了失眠症，整夜不能熟眠，於是我就大胆的嘗試，開始寫我第一封向你追求的信。這時；我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望你賜予我一封回信。

可是；一切都失望了，我一連等了三四天，還不見你的賜予，因此我心中萬分的焦悶，我以為我的一切，都成了幻夢。

但是；又過了一天，正巧是星期日的早晨，我從家裏出來，在校園裏散步，在無影中我發見了你，正站在葡萄棚的下面，凝視着棚下的夾道的許多紅花，那時，我才大胆的向你攀談，並要求你在那天的晚上，到G戲院裏去看電影，你竟然也允許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先在G戲院裏的門口等你的蒞臨，但出了我的意料，天帝竟然也會騙人的，爽約的，我一直等到十點多鐘才回家。

翌日，我馬上就寫信來責問你，可是你的回信，只說你有要事，所以爽約了。

啊！天帝當時的我，是很信任你的言詞，我信任你的確是為有要事；可是，照我現在的目光中

看來，那天晚上恐怕你是伴着唐傑出去吧！

唉！甜蜜的往事呵，已悄悄地潛去了！

.....

啊！天帝以後的事，我心中雖然很願意告訴你，可是我的神經系，已模糊了，一切的往事，都記不起來了，天帝！我還是把以後的事忽略掉了吧！讓我來寫些我最近的近況吧。——

我的病中的生活，跟一般人的看來，可說是苦楚到極點了；不過，我卻以為不然，我的以為我生活上唯一的苦楚，就是在沒有得到你的同情的憫憐的前一剎那。

天帝！我雖然受了這些苦楚，我並沒有一點對你放棄了我的追求的心思，我時常這樣想：如果有一天你是我的人，那我對於其他的一切，都沒有一點權威了！

現在；既然天帝賜予我的失望，我只能以長訣來報答你，因為我不願親眼望你坐在除我以外的無論誰一個男子的懷裏；同時，除了你更沒有什麼可使我有所戀戀的東西，所以，在我的眼前，只有一條廣大的道路——投身到死神的懷抱裏去。

啊！我所崇拜的天使，你想：失去了你的我，可還有生存在世界上的意義嗎？

的哭吧！
唉！現在的我，真是一個世界上的墮落者，我的前程已走到終點了，我還是哭吧！讓我來盡情

我一切的希望，都成了幻夢！

我一切的痛苦，只自己慘傷！

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無情的！

更何況是你——妙齡的姑娘？

.....

永訣了，我的天帝！我的心靈中，只暗煩你倆的情愛，像

愛的園地裏的蓓蕾！

垂死的人兒T

她和唐傑，草草地看完了這封信，彼此只付於柏顧的一笑。

「討厭的東西！」她說着；就把T的來信，撕成幾片，向字紙簍裏一甩。

「你覺得他的書信討厭吧？」他像很諷刺的問道。

「對！」她用疑惑的目光，向他的面上一瞥，這樣地說。

「那末你爲什麼要答應他在星期日晚上去看電影呢？」他說着。發出了一陣猙獰的冷笑。

「那時我無非是敷衍他而已，有什麼道理？」她見了他猙獰的笑容，不覺有些懷疑他。

「敷衍？」他又起了一陣冷笑，接着又說：「那末你對我呢？」

「你怎樣？」她也很不高興的問他。

「敷衍吧！」他說畢，在他的面龐上，掛滿了無數的失望。

「你疑心我在敷衍你嗎？我和你相交了這許多日子，難道你還不了解我的心跡嗎？」她說

時；在她的眼眶裏，已滿蓄着淚珠。

的確；女性者對於哭的利害，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料及的。那時的唐傑似乎早已心醉意麻了，不過，想起他同學 T 君的苦楚，又使他不得不寒心。

「我原知，你的心跡是純潔的；不過，我懷疑，你是否能始終的接受了我的熱戀？」他用右手輕輕地指着她的背上，很溫柔地說。

「我雖然能夠的嚙！不過我記得一句俗語說：『十個情郎九負心，』所以我也很懷疑你是

否能始終的愛我？」那時，她的眼淚已脫離了她的眼眶，滑溜溜的向腮下滾下來。

「的確；『十個情郎九負心』，不過還有一個不會負心，那我就充了此任吧！」他說着；就「哈——」地大笑起來，一面伸手到自己的西裝褲袋裏，拿出了一方手帕，替他揩去了酸淚。

「……」可是她仍舊嚶泣着。

「你不要哭了，一切都是我所懷疑錯的，我們還是繼續研究文學吧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細細地望着她的面龐，覺她的面頰上的二串明珠似的酸淚，一點一點的滾下來；他覺得她的容貌，比平時更美麗嬌豔了，他想去吻她，可是自己覺得有點過不起，她既然是在悲慘的時候，還該趁她不備時去侮辱她嗎？太對不起她了。於是他的慾火，慢慢地降下來。

猛然地，她連手帶頭的伏在桌上，泣得更加利害了；她的二肩，抽動得如此急促，便是一個例子。這樣；使他真感到不安了。

他幾次的勸她，向她求恕，但一切都歸無效。最後他急中生智，就用自己的二手，在她的腋下吵癢，於是她就不禁的跳起身來，雖然眼淚仍舊淌在她的香腮上，可是她似笑非笑，似哭非笑的這樣說道：

「做什麼啦！我不要你教書了。」她說着，繼續又伏在桌子上，不過她的二肩已不抽動了，這便是證明她已經不泣了。

「一切都是我說錯了，請你原諒我吧！」他徐徐地俯下頭去，附在她的身邊說。

那時；在他的鼻孔裏，只嗅着一種女性者特有的香味，他迷住了，像陶醉在酒液中一樣。

他實在熬不住了，他覺得她的香味，像吸鐵石般的能把他的嘴吸引在她的腮頰上，所以終於在她的粉頰上，印上了二瓣紅色的口吻。

「走開！」她向他白了一眼，命令式般的向他吩咐。

「你剛才不是說愛我的嗎？難道你不肯給你所愛的人一吻嗎？」他像一本正經般地说。

她看了他的一付腔調，實在有使她不得不笑的魔力，終於在她的臉上，浮上了一對迷人的笑靨。

「呸！」空中飄滿了她的迷人的聲浪，這氣氛中的每一個分子，都充滿了甜蜜的，使人回味的氣息。

「哈——」他不禁的大笑起來了。

那時；夜魔已展開了牠的巨掌，徐徐的籠罩着天空，新月像娥眉似的，嵌在蔚藍色的絹面上，欲播她微弱的清光，小星兒只悄悄地像殘棋似的輪着，像婦人的旗袍上的小花，微風從窗檻裏吹進來，把傑和秀英的頭髮微微地吹了起來，像舞女的飄帶似的，隨着舞蹈起舞，但他倆始終沒有覺得彼此都陶醉在芬芳的愛慾的淵海裏。

半響；他才像醉夢初醒般的，向窗外望了一望，不禁的嘆了一聲：

「又是幽夜的時候了！」

「我們今天還是到外面去吃一點東西吧！學校裏的夜膳的時間，已過了半個多鐘頭。」她望了望自己的手腕上的手表，這樣地說。

「好！」這樣機會，當然是他求之不得的，現在既然是她自己說出來，那還有什麼推辭呢？於是他又說：

「讓我打電話去通知我家。」

他說着，就站起身來，向她說：

「你等我一等吧！」

她點點頭，命令式地說：

「快些！」

他聽了，也笑着答應了出去。

不到五分鐘，他已經回來了，揮着手向她很歡欣的說：

「好了！我們去吧！」

她也百二十分的欣悅，草草地收拾了書籍，臉紅紅的對他說：

「你出去一會。」

「做什麼？」他像無錫人團團轉似的，毫無頭腦般的問道。

「我叫你走就走，問什麼？」她的臉更紅了，很不自然的窘着說。

「你如果不說，我死也不走。」

「你不走？我也不去了。」

「那末請你說，到底爲了什麼事？難道你不要我來了嗎？趕我出去嗎？」

「不，我有事呀！」她的臉更紅了，很急切地說。

「呔！我去就去。」他假意的走出門去，向外走去。

「你不要走呀！就站在此地等我。」她見他像真的要走了，就很急地說。

「你要趕我走了，還叫我做什麼？」他趁機站停了腳，回過頭來對她微笑着說。

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頑皮？」她也假意的愠然地說。

「那末我就不去了。」他恐怕她真的愠怒了，所以就走了回來，又說：「不過請你要答應我件要求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和她一同走進房內。

「要求你說。」她看他回來了，就滿面堆着笑容，這樣地問他。

「不過先請你允許我。」

「我一點也不知你所要求我的條件，我怎麼可以先允許你？」她欲笑不笑的說。

「那末我先對你說，這個要求，你能够毫無艱難，而且毫不費力的事情。」

「那末我就答應你，你說！」

「請賜予我一個 Kiss。」

那時；她隨了他研究文學，也已略懂得英語了，所以她聽了他的話，不禁的紅了一紅臉，只斜

視了他一看，微掀起富於曲線美的二瓣紅櫻似的香唇，說：

「呸！不要臉！」她說着，又向他嫣然的一笑，一面用自己右手的食指，在她自己的右頰上，抵着嘴刮着。

他見了她像小山羊般的姿態，不禁的已有些醉意了，但他見了她的態度，並不反對，可是，他近來在研究女性者的戀愛心理，那上面告訴他說，戀愛是須要懂得心理學的，同時，也更須大胆的去嘗試，他知道了這點，於是今天就將它實踐一次。

於是；他大胆的走上前去，攔腰抱住了她的柳腰，她雖然微微的把頭偏向後面，想假意去避開他，可是，早已來不及了，在她的櫻唇上，只覺得二瓣溫柔的口吻緊黏着。同時；他也覺得有一股芬芳香膩的勝如葡萄酒般的口涎，——不，這是她的潤滋男性者的寂寞的心的甘露，流入他的心坎中，感有無限的正在燃燒着的愛慾的火焰，被她的口涎所熄滅了。

他的靈魂不禁的起了一陣悸動，像在發出一種吶喊：

「啊！她的口涎能掀起了我的心靈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大概五分鐘之後，他們的口吻，才能像橡皮糖般的拉開，相互的彼此一笑。

「那末你可以出去了吧！」她向他媚笑了一陣，半嗔半嬌地說。

「是！」他很欣然的答應了，繼續又說：「那末我在門口等你。」

她點點頭，他出去了，於是她就關上了房門，原來她是換衣服。

他走出門後，但被好奇心所悸動，所以不得不向窗口的縫隙處張了一張，他起初以為看了一看就可以走了，然而到了一張以後，卻像被釘子釘住了一樣，動也不能動了。

那圓橢似的身軀！

那潤膩的冰肌！

白裏泛紅的膚色！

令人迷醉的曲線美！

一雙花苞般的乳峯！

兩條水藕似的粉腿！

啊！全身的美姿，

比她在當 Model 時更迷人！

他的呼吸也像有點窒息了，他面上襲上了陣陣的紅暈，臉上的筋肉，也都發起痙攣來了，他愈看愈不能走開了，在他的眼前，噴出了無數的愛慾的野火，不知不覺的他的前額竟同玻璃窗衝擊了一下，只見室裏發出了一句嬌嗔的聲浪：

「誰呀……？」

那時；他自知也太冒昧了，現在他唯一的辦法，就是一聲不響地假裝不知，心中雖然仍舊跳躍得很利害，但表面上只得假裝鎮靜。

「呀」的一聲，她的房門開了，只聽得她嬌聽細話地說道：

「剛才誰敲窗門？」

他聽了她的聲浪，胸膛前的悸動，跳躍得更激烈了，他很不好意思的走近她的身旁，臉上襲上了陣陣的紅暈。

「剛才爲什麼敲窗門？」她又是這樣的問一聲，可是從她的面上的態度上看來，她並沒有怒意，這樣才使他稍爲安心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窘着說。

「不知道？」她「嗤」地笑了一笑，又說：「恐怕剛才才是狗腿敲的吧！」

「不論敲與不敲，我終不知道。」

「嘿！以後如再有如此情形發生，我不能寬恕你了。」她說時的態度並不威嚴，而且有些笑絲掛在她的臉上。

「是！」

「你說你不知道，怎麼一會兒你又服從了我的命令？」她又是這樣地向他探究。

他聽了，覺自己的陰謀完全被他探悉了，只得不好意思的對她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我們去吧！」

她答應了。二人就關了房門，一同出去了。

他和她攜了並肩，一同踱上街頭，二人時時相顧而笑。男的；穿了一身流行的西裝大衣，全身筆挺，足上的皮鞋，擦得亮可照人，身上透出一縷使男性者妒忌的芳香。女的；穿了一件最新式的歐化的大衣，一雙藍色的高跟皮鞋，配着兩隻不穿絲襪的肉腿，十足的現代化，吸動了每一個的

男性者的心靈，衣上灑着「巴黎香水」，當她在人羣中走過的時候，許多異性者都不得不向她瞟了一眼，有的還要回過頭來向她仔仔細細的看過清楚，他每當看見一個男性者向她遞送秋波的時候，他便得意忘形地快樂，覺自己有無限的榮耀。

一路上的女性者，也頻頻的向他眉目傳情，她見了，也感到同樣的快慰。

「嘿！她是多麼的美麗呀！」他心中暗暗的這樣地想。

「嘿！他是多麼的美麗呀！」她心中暗暗的這樣地想。

他倆一面走，一面常常相顧的酣笑，更時時的竊竊私語，柔情密意，誰不羨慕？

夜風從他們的對面吹來，在他倆的二臉間之約離開二三分的空隙中吹過去，更增加了他倆甜蜜的醉意。

須臾已走過一家歐化的 *Bois* 門口，當他倆將要跨步入內時，早有一個頭戴橄欖帽，身穿軍樂隊所穿的服裝的 *Boy*，開門讓他倆進去。

走進以後，他倆便佔據了沿窗口的一個座位，早有一個穿白色制服的 *Boy* 走來，很恭敬的向他倆送上了二張紙頭和二枝鉛筆，於是他倆各自揀自己所喜歡的大菜。

不到一刻，由 Boy 托上了二隻洋盤，他倆就一面閒談，一面吃。

Boy 裏的音樂，真使人不得不陶醉，更何況面對着異性，彼此都脈脈含情？尤其是唐傑，他更陶醉得比酒醉更要利害。現在他更確信，女人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話，因為這時的他，早已被她所溶化了。

他驀然低頭一看，見生在對面的她，蹺起了一隻富於肉感性的大腿，擱在另一隻腳的膝部，他見了她這一隻雪白而不穿絲襪的大腿，胸前早已起了一陣激烈的悸動，他釘住了他的眼光，從她的腳尖上看起，一直看到大腿的轉灣處，正要看到女性者最寶貴的，而且最合他消魂的地方時，他心中悸動得很利害了，可是卻被一層薄得像蟬翼似的跳舞褲所遮沒了。於是，他更感到了一種莫名的惆悵，不但悸動到利害，而且他覺得一陣陣的紅暈，直襲上他自己的面頰。

他的主張：並不喜歡一個女性者在他的面前，對於性的慾燄，出於自動地希望：凡是一個女性者，須要有一種偽善的羞恥；不然，則失去了她們應有的尊嚴。同時；他又感覺到，凡是他要得到女性者的安慰——觀察的性的安慰——時，他喜歡使她不知不覺，他覺得在她不知不覺的時候，去觀察她們的某一部分，則她們完全是出於自然的，並沒有虛偽，擠嬌的裝式。這樣；才可看到

她們的真正的美麗。

在理；當他上人體寫生畫時，對於秀英全身的曲線美，都呈獻過在他們的面前，今天偶然的見到她的大腿，有什麼希罕呢？不過；他依照上列的他所主張的條件，那末他對於她的自然的態，比她裸體的立在臺上時，更要寶貴，更要真實，而且更要美麗。

因此；他竭力的集中了他的視覺，一直向那薄得像蟬翼似的跳舞褲裏看進去……

他看得入迷了，幾乎有點不能自主了。他覺得今天才能安慰他觀察的慾望。

「看什麼？」她很疑惑的問他。

那時；他才收回了他的靈魂，不好意思的向她笑了一笑，說：

「你不看我，怎麼曉得我在看你？」

她紅了一紅臉，向他白了一眼，無意識地把攔在膝上的腿放了下來。

他有點疑心了，他恐怕她發覺了她的野心，所以感到萬分的不安。可是；她一點也不覺得，只

是自顧自到吃着。

他稍為安定了他的靈魂，於是他想：

「我自有生以來，再也不曾見過有這樣迷人的偉大的魔力的女性，她的秋波，她的胸部，她的大腿，她的……總之；她的一切，都能搖動了我的心靈。

半響；他才假裝鎮靜的態度，向他這樣地說道：

「密斯張？今天V報上所載的，在Q街裏的Y舞宮裏，今晚有一個音樂團參加表演，我們吃畢飯後，不妨去參觀一下。」

她「啞」地笑了一笑，點了一點頭，表示同情他的提議。

半個鐘頭以後，他倆才離開了Bob，到Y舞宮裏去。

當他們走進舞場之後，傑讓秀英坐在靠近於舞池旁的一個座位上，自己託詞出去，走到舞宮的電話間裏，去打了一個電話，給他的家裏，說今天學校裏教授請客，今晚不能回家了。他得到了他的母親的允許，於是才仍舊回到秀英處來。

當音樂師又開始奏他們的音樂時，傑和秀英就旋入迷人的舞池裏，跟着衆舞客酣舞。

舞場裏的電燈，忽紅忽綠，不過都只放出淡淡的亮光，這亮光是使人陶醉的，是富於回憶的，會使人感到像上天一樣的茫然，一時真不能分別天堂地獄。

五分鐘以後，舞池裏的一節的輕舞，隨着音樂聲停止了。於是各人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大喝其香檳。

這樣，傑和秀英當然也跟了大家喝着香檳。他倆以爲在這甜密的舞場上，如果不飲香檳，則不能顯出自己的威風。同時，又感到不會飲香檳，是一件人生中至恥的事了，所以他倆不得不勉強地狂飲着。

傑的酒量，還可以派司，但秀英卻不大妙了，他一連的喝了五六杯，已有點頭重腳輕了，何況唐傑仍舊繼續的勸她飲酒呢？

到了十一點半鐘，是音樂團參加表演的時候了。那時，全場的電燈光，已像白晝似的光亮，他倆帶了酒眼，向臺上一看，見臺上站着一排都只葳蕤年華的少女們，穿了粉紅色的舞衣，慢慢地跟着二邊的音樂聲起舞了。

那時，正感到「粉腿與銀鞋齊飛，雪肌共長天一色」把他的靈魂都攝住了。

他以爲其中有一位歌女，她不但舞藝超羣，而且「翻司」也衆所莫及，所以他的視線，只凝視在她一人的身上，她像有點知覺般的，把她一雙帶有淫蕩的色彩的星眸，拼命地向臺下斜視，

使傑——以及全場中的男性——幾乎把一股強烈的慾火，立刻燃燒到她的身上。更尤其是她們胸前的兩隻像花苞般的乳峯，隨着她們的舞蹈，在一刻不停的上下地顫抖；和柳絮似的細腰，扭扭捏捏地擺動，和互相應。

她們像夜鶯般的歌聲，泉鳴般的樂聲，都是男性者不停的靈魂的安慰者；使每個異性少年的心弦，也跟着她們而振動，很和諧地彈出許多愉快的曲子，使每個男性者得到無限的甜蜜的溫存。

在臺上狂舞中的許多少女們，在傑的眼光中看來所最愛的一個，她正像蝴蝶般地跳動着，每跳到一邊時，不時的總把她那有吸人靈魂的魔力的眼波，偏偏的頻頻地傳遞給他——唐傑，使他常常陶醉在濃烈的愛情的甜酒中，醉得比更香檳更要利害。

一曲終後，那臺下的觀客們，都狂放出喊聲，像瘋狗般的相互叫好。

直到十二時半，才告閉幕，大家都醉薰薰地走出了Y舞宮的門口，傑和秀英當然也跟了出來了。

可是那時的秀英，已醉得像無骨的人兒般的，她的高跟皮鞋，幾乎不能支持了她那苗條似

的芳軀。

「你真的醉了？」傑向她輕輕地問。

「我醉了，我醉得比上次的舞廳裏還要利害。」她像沒有氣力般地回答。

「今夜已過了回校的時候了，我們還是到旅館裏去睡一夜吧？」他說。

「唔！」她回答說。

於是，他倆就雇了一輛汽車，往A大旅館直駛而去。

在汽車裏，秀英不禁的倒在他的懷裏，讓他狂吻着，撫摸着，盡量地享受了青春的快樂。她只是取不抵抗主義，——不，她已經醉得像死去了一般，什麼都不覺得，祇像一腔柔弱的繇羊，讓他用手撫摸着她的週身。

在這飛也似的汽車中，只發出了一陣充滿了淫樂的笑聲，和「吱——」的接吻聲。

進了A大旅館的門口，趕上了擠滿人羣的電梯，開了一間三四二號的房間，傑就扶她到牀上讓她躺下，再慢慢地替她脫去了衣服。每個女性，進了這罪惡淵源的大旅館裏，到了這個再也不能反抗的場合裏，沒有一個不是在這匆匆的一夜間，喪失了她們肉體上的貞節，秀英又怎會

例外呢？更何況她今夜已醉得不像樣子了呢？

.....

.....

窗外的蛾眉月，偷偷地在窺着這滿室的春色，夜鶯在替他倆奏着戀愛成功的曲子，室內一切都被愛的芬芳所陶醉了，大家都靜悄悄地達上了各自的夢境。

靜，佔據了三四二號的房間裏，除了一種低切的，繼續的女郎所發出來的含糊不清的「唔——」的聲音，和肉體摩擦的聲音，中間還零星的點綴着幾聲「吱——」的接吻聲。

這一夜，是何等的欣慰呀！

這一夜，是她被棄後重溫甜夢的初夜！

啊！冷的心兒今夜又能重溫，

沸的愛情今夜彼此溶合；

流蘇帳裏一團春，

扼住了卿卿我我的愛的人生！

六

自從這天晚上，傑和秀英在A大旅館裏幽合以來，對於他倆的情愛，更如漆如膠，時常趁着星期假日，二人出去作短途的旅行，以作度蜜月的旅行了。

又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，循例的，他買了許多食物，來約她到××鄉村裏去玩，因為那地方實在幽雅到極點了，使人們——尤其是一對二情融洽的情侶，不得不到那處去逛一次。

現在；她對他是取不抵抗主義，一切的一切，都隨着他的導引，何況她對於清幽的景緻，也萬分的喜歡欣賞？她那裏會借詞推托呢？

她所以會取不抵抗主義的原因：就是她時常回憶到她的過去——這並不是她的特性，因為每個少女，她們都富於回憶性的，這卻是一般女性者的特性。所以當秀英每思及她自己的過去，總覺對唐傑有百二十分的抱歉；因為她不論精神上的貞節，肉體上的貞節，雖經一度的被一個蹂躪女性的魔鬼——逸琴，所喪失了。她自以為：凡是一個少女喪失了她們的貞節——尤其是肉體上的貞節。——那末她們所驕慢的光榮的處女的花，已被她們的他所剝削了，以後，再也

不能以驕慢光榮之地自居。除了對方還沒有發覺她一切的祕密以前。因此；她對於唐傑感到萬分的愧疚，雖然他並沒有發覺她以前的祕密，可是她時常受道德上的責備。

這天；她被唐傑邀了，二人就下了船，沿着一條蜿蜒多姿的清流，向前進發。

那時；朝曦還沒有從東方水平線上出來，夾岸的景色，都像少女的惺忪的眼睛，另有一付使人憫憐的嫵媚。

到了這時；唐傑不禁的悄悄地附在她的耳邊，低低切切地對她說：

「你看！夾岸的曉景，不是和你在A大旅館裏的初夜，很體貼地偎在我的胸前，一樣的嫵媚嗎？」說着；他不禁地笑了；在他悠悠的笑聲中，夾着一種得意的自榮的分子，假使當你細細地去辨別他時。

她也跟着他笑了。

偶然；她又回憶到她第一次的初夜，不禁的心中又起了一陣悸動，無限的惆悵湧上心來，她頓時收斂了她的笑容，她的面色很是淒哀，懊悔自己沒有選擇的目力，竟然把自己最寶貴的處女的貞節，貿然的被一個偷竊處女貞節的小賊所偷去了，她寶貴的時代被他剝削了。不然；她對

於她理智中以為最忠實的唐傑，何須要抱着愧歎？更何須要時時的受她自己的良心上的責備？她這想的想着，於是對唐傑的忠實，更有明證。他如果不是一個忠實的可憐蟲，他定會發覺她的祕密；可是現在，他仍舊毫不知道，這不是對於他的一個忠實的鐵證嗎？……

「什麼，愛？」他見她呆了半天，不覺很驚奇的問道。

她聽了，只用愧歎的目光，向他一旋。繼着又報他一個媚笑。

「什麼，愛？」他又這樣的問了一聲，可是他的聲調，在無影中加響了許多。

船夫是一個壯年的十足的鄉下人，他聽了傑的「愛」字，很不明瞭其中的意義，所以用遲疑的目光，向他倆呆望了一會。

這時，她也以為傑的話太響了，於是她也向船夫一望，想探究船夫有否聽見，豈料船夫正用着他滯澀的眼光，注射在他倆的身上，這樣；她意料船夫大概已經知道了他倆的祕密似的，不覺緋紅了兩腮。

傑也覺得自己的說話太魯莽了，也不禁的紅了紅臉。

這時的船夫，更弄得莫名其妙，更用滯澀的目光，注凝着眼前二個紅着臉的男女。

在這一剎那，大家都在靜悄悄的氣氛中。

陽光還沒有射到地面上來，可是在東方的天際中，卻抹上了一色的橘紅的光輝。樹上的小鳥，已在唱着「春之戀歌」，和小船的搖櫓，拍着水面，起了一種溫柔清脆的聲音，相互奏出輕快的調子。

一隻小船，載了一對靈肉一致的情侶，在這歡欣的氣氛中，隨着迭起的浪花前進。

船夫也好似曉得他倆的清興，所以故意的把小船搖得那麼慢，讓他們盡量的享受千金一刻的春曉。

眺眼望望夾岸的樹木，見二邊都是些輕盈欲語的桃花，和少數垂着長絮的垂楊，也零星地問在這粉紅的桃花樹中。那時的他，不禁的對她說：

「愛！你看這不是世外的桃花源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，也像很感動了。

於是，他又記起了玉維的幾句詩吟道：

「漁舟逐水愛山春，

兩岸桃花夾古津；
坐看紅樹不知遠，
行盡春溪忽值人。

.....

她也記起文致裏劉士鱗評王維詩說：『晃福之云：「左丞妙於詩，故畫意有餘。」余謂右丞精於畫，故詩態轉工。……』她又想起蘇軾說：「觀摩詰之詩，則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則畫中有詩。」的確；她到了那時，才深信這兩句話的神祕。

那時；朝曦已斜掛在東方，在這漣漪的河水中，反映出鮮妍的光輝，偶然從對方浮來了幾隻白的鵝，和黑的鴨，在河浜中游泳，很是瀟灑浪漫，不過當牠們見了船隻從前面划過來時，連忙游到河邊去，拍拍翅膀，「唧——」地叫了幾聲，嚇得連忙跳上岸去逃走。

小船仍舊一搖一擺地向前行駛着，船夫似覺得無聊得很，所以噪着像破銅鑼般的聲音，唱着一隻鄉間風行的山歌：

「月色昏昏籠水寒，

別時容易見時難；
但願君意如潮水，
一日去時一日還。

蘆花灘上水潺潺，
紫微山下草淒淒；
獨坐燈畔影爲侶，
恨君何不吟式微？

落花落葉落紛紛，
零落殘紅不成春；
新啼痕間舊啼痕，
斷腸人戀斷腸人。

兩淚空流濕絳紗，

一片愁腸訴琵琶；

想思曲兮彈未終，

腸九迴兮意如麻。」

傑和秀英還只初次嘗到這鄉上山歌的風味，覺也很有意思，不覺二人相顧的彼此一笑。

「先生！你聽聽我們鄉下的山歌這樣？」船夫見他倆彼此一笑，所以就這樣的問。

「好極了！」他笑了笑，敷衍式地說。

「我剛才唱的是我鄉中最通行的一曲了，我最喜歡唱這一曲，因為它的調頭很好聽。」船

夫又滔滔不絕地說。

她到他都微笑着點了點頭。

於是；大家又都靜默了，各人欣賞兩岸上向後退去的風景。

從樹林裏吹來的一陣和風，他不怕惱了伊人，只是偷偷地把秀英的旗袍，微微地吹起，露出

那沒有穿絲襪的白而且潤的富於肉感的大腿，更使唐傑心神不定了，何況在這和風中還帶着從她身上所吹來的巴黎香水的香味的分子？

在這一路山水清幽的航途中，他只是陶醉在這銷魂的場面裏——有是；只是把剛才帶上船來的食物，慢慢地一面吃，一面靜賞這大自然的美景。

太陽已掛在中天，他收小了他的身體，可是他的光輝，已在無影中加強了許多，比早朝熱得多了；河水上起了無數黃金色的粼粼的金箔片，耀人眼花。她想：「誰說只有月光是溫柔可愛的？難道眼前了陽光，可是另有一種風味嗎……」

正當她在癡想的時候，忽然聽見她旁邊的唐傑，大聲的喚呼：

「哦！到了，到了！」

她被他的喚呼聲打斷了她的思潮，也瞭眼的向前面一望，見一座小小的××鄉村，已隱約的映入人的眼簾。

大概又過了一刻鐘的光景，那隻載着一對情侶的小船，徐徐地靠近了岸，已到了他倆的目的地——××鄉村。

於是；他倆很歡欣地像小鴨般地依次跳上了岸，帶了些食物，一同走向××鄉村裏去。

一條高低不平的青石路，直通到鄉村裏面；那時，他倆瞭眼一望，見家家戶戶的屋頂上，都飛出一縷縷的炊煙，像少女的苗條的身段，婀娜地直上雲霄。

「鄉間的風味，比都市要清秀而且幽雅得多了。」她這樣地向他說。

「那當然嚕！鄉間的一切風景，原是呈着活潑而美麗的分，像一個十二三歲不能愛慾的天真爛漫的女孩子一樣。」他這樣地用幽幽的口吻回答她。

「你還是喜歡都市，還是鄉下？」她又問他：不過她的態度，更有一種嫵媚的富於引誘性的嬌態表示出來。

「我嗎？我都喜歡，都市的繁華，和鄉間的清秀，皆有其不同的特點，繁華有繁華的妙處，同時清秀有清秀的妙處。」他的話，總喜歡這樣的說。

「對了！我也同你的意見相仿。」她向他媚笑了一笑說。

一剎那，已走入了××鄉村，見一村中共約有十七八家人家，也有住家，也有店舖，也有……不等，不過從他們的行式上和風習上看來，那些鄉下人真像一般十六世紀的蠻無智識的愚人。

他們見了他倆，都投了一個陌生的眼光。

「我們來尋一家清幽些的小飯店，一同吃了午餐再到別處去玩。」他倆走了一陣，那時已是中午的時候了，所以他這樣的提議。

她表示同意的點了點頭。

於是；他倆就找了一所靠近在山腳下的小飯店，走進去揀了一座位置，二人相對的坐下。

這小飯店裏掌櫃的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太婆，和一個少年的姑娘；當傑和秀英坐停後，那老太婆先過來問道：

「先生和小姐，不知要吃點什麼東西？」

「你們這裏有什麼賣？」傑先問。

「我們這裏嗎？哦！多得很！有蔬菜，有蘿蔔，有豆腐，有……。」老太婆一五一十的說了許多，但傑只是搖着頭苦笑。最後那老太婆很驚疑的問道：

「那末先生要吃什麼東西？」

「這種肴菜我們都吃不慣。」傑向老太婆苦笑着說：「你們這裏可有牛肉？」

「牛肉啊！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罪過！罪過！」那老太婆說時，忙合上了二掌，向櫃臺上朝外坐着的盜的觀音菩薩，連連的拜着。

那時，傑和秀英都被她滑稽的動作，逗引得「哈——」地大笑起來；連掌櫃的姑娘，也不禁的跟着他頷笑起來。

唐傑聽見了他倆以外的第三種的笑聲，而且這笑聲清幽得像夜鶯的歌唱一樣，所以不禁的擡起眼來，向櫃臺裏一望，見那位妙齡的姑娘，正張着她的櫻桃般的小口，在「嗤——」地大笑着。他卽此一見，卻把他的眼線釘住了；他見她穿着天青色的布夾襖，下身配了一條玄色的單褲，她的臉上，雖然沒有像秀英那樣的白，可是她卻另具一種秀英所沒有的健康美；她的頭髮，雖然沒有像秀英那樣的被燙得是波浪形的如此誘人，可是她那秀髮，也另有一種誘人——尤其是男性者——的特性；她的一切的美姿，完全是呈有一種處女們都特有的姿態，使他不得不把眼光緊逼在她的身上。

偶然的，那位姑娘也停了她的笑聲，望眼一看，她的二道處女的羞澀的眼光，正和他二道渴望着的眼光，相互抵觸，於是，她連低下了頭，在她從未經一個愛人所吻過的香腮上，托出了二朵

嬌豔的，使男性者消魂的紅暈，匆促地走到房裏去了。

於是，他才收回了他的靈魂，見秀英還正在笑得前俯後仰，而那位迷信得入魔的老太婆，仍舊向着盜神像，恭恭敬敬地在參拜。

「喂！老太太！可不必拜了，我問你，別的可有什麼？」他也假意的笑着向老太太這樣地說；可是，在他的笑聲中，卻帶着惆悵的意味，爲着那位姑娘已走到房裏去了。

「老太太這裏可有魚賣？」半響；秀英收斂了她的笑聲，向老太太婆這樣地問。

「魚？我們店裏沒有，可是離此地一里路光景的地方，那裏有魚市，但不知先生和小姐要吃什麼魚？」老太太婆的參拜也停了，所以信口的回答她。

「你要吃什麼魚？」她問他。

「我隨便！不過現在是黃魚得時。」他回答。

「好！那末我們就買黃魚吧？」她又問他。

他點了點頭，於是從他的西裝袋裏，摸出了一張十元的鈔票遞給老太太婆，說：

「這十元錢，你去替我們買二條黃魚，須要揀得最大的，價錢不論。你須快去快來，我們等

着。」

老太婆接過了鈔票，像不認識地向它望了一望，在她滿佈着皺紋的臉上，表示出一種驚奇的神氣，這神氣是告訴出這十元錢不但可以買二條最大的黃魚，就是二十條也可以買；不過她的嘴裏終沒有說出來。

那時；她想吩咐姑娘留心店務，可是當她回過頭去一望，也不見了那個姑娘，於是她就高抽起她的喉聲喊道：

「美媛啊！我去買魚了，你出來看櫃臺！」

她的聲浪剛停，便聽見了一聲清脆和婉的處女的聲音答應道：

「來了！」

隨着那迷人的聲浪，便見體態苗條的姑娘，走出房來了。於是那老太婆便出門去了。到了這時；傑才曉得那個姑娘的名字叫美媛，同時；她的芳姿又映進了自己的眼簾。等了一會；他就對秀英說：

「我們還是吃自己買的食物吧！」

「唔！秀英答應了。」

幾秒鐘後，傑便把所帶來的食物，一件一件的拿出來，二人就開始吃了。

「我們送些糖菓給那位姑娘吃？」二分鐘後，他又低低的對秀英說。

「好！」她向他飄了一個媚人的眼風，也輕輕地回答。

唐傑細細地辨別她的態度，並沒有帶着懷疑或醋意的分子，所以就大胆地在桌上拿了些糖菓，走向櫃臺邊去。

「姑娘！這些糖菓請你莞納。」他說。

「我不……」她的臉上早浮上了一陣粉紅色的紅暈。

「不要客氣姑娘！從今後我們都是知己的朋友了。」他又說。

「對的！請你不會推辭了我們的盛意。如果你不納這些糖菓，那無異的就是在鄙夷我們。」秀英也參加了她的意見。

「是！如果你真的不要我們送給你的糖菓，那末我們也無顏再留在此地了。」他很進一步的說。

「那末謝謝你……」最後，美媛才伸出她兩隻白嫩的，像藕般的手臂，和青葱般的手，來接他兩手所捧着的糖菓。

當他和她溫暖柔滑的掌背感觸時，他像受到了一股甜蜜的電流，從她的掌背上傳達在他的手上，又慢慢地通到他整個的身體裏，引起他無限的興舊的甜蜜。

他又偷偷地望了她一眼，見她也紅着臉，向他眉目傳情。

——啊！可愛的「飯店西施」

雖然；在這一剎那間，他已到了甜蜜的極點，可是，他爲避免秀英的忌疑，所以只得忍痛的對她作一次最後的甜蜜的微笑，仍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來。她也開始吃糖了。

在這一剎那——從他別了美媛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來以後的瞬間，他雖然嘴裏在吮着口香糖，可是，那口香糖的甜汁，怎及得他愛「飯店西施」的這顆在他胸前作激烈的跳躍的 Sweet-Heart 這樣的甜蜜呢？同時他的神經系，早被「飯店西施」的夜鶯般的聲音所迷住了，因此，他心不在焉，則聽而不聞，視而不見了。

但，秀英見了他這付失魂落魄的神氣，不禁的疑惑起來，說：

「什麼，你？」

「我沒有什麼！」他聽了她的疑惑的問聲，不禁的大吃一驚，才把他飛揚在半空中的往馳的靈魂，收了回來；因為要避免她的忌疑，所以不得不假裝出笑容可掬的樣子，這樣地問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她又問。

「我不在想！」

「不在想？恐怕是在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就用着二道忌疑的目光，向美媛的身上一旋，可說：「要是不然，爲何我剛才問你的話，你只是含糊的不答？」

所謂「賊膽心虛」的俗話，實在一點不差；大凡一個人，做了虧心的，不可公開的事，一遇到本身以外的人說及此事，雖然別人無心的說了一句，可是自己會感到百二十分的恐慌——這的確是一種事實，尤其是在戀愛中的男女的心理。因此唐傑又怎會外例呢？他聽了她的說話中，都含有妒忌的醋意，他恐怕二人間的愛情，發生崩裂；雖然，他時常感到——不，他對於這句話，已成了一個崇拜的信徒，就是「女性者是男人們的玩物，是男人們的奴隸，洩慾器，造人器。」

他因爲上面的原因，同時又感到「有事總是無事好」，所以不得不加以強辯：

『哦！原來如此！剛才因為我在想下午到後面的山上去玩一會，所謂「心無二用」，因此我暫時不回答你。』他說到這裏，不覺又輕輕的對她說：『剛才你恐怕在疑心我在想她吧？這是斷無此理的，你難道忘記了我在A旅館裏對你所說的話嗎？』我既得你一切的賜予以後，我總以我的一生的精神上的貞節，來報答你的盛意。』他說到這裏時，他的聲浪幾乎小得像蚊子叫似的，除了他倆聽見外，可以決定並無第三者能聽見的了。

他說這話，本是雲出無心；同時他說這話的原因，也無非是想推托自己的慾望。可是在秀英方面聽了他的「精神上的貞節」的話，不覺又起了一陣悵意。

正在這時；老太婆買了魚回來了。

「先生！小姐！你們等厭了吧！現在你們看看，這兩尾黃魚可大？」老太婆說時，在她臉上的縱橫着的電車路上，都堆滿了笑容。

「大，大，大！」傑和秀英異口同聲地說。

「嘿！這兩尾魚要賣八元錢哩！還是我的面子，所以六元錢賣給我。」老太婆一面誇張自己的能力，一面在臉上又浮了一陣得意的微笑。

「便宜！」他又這樣地說了一聲。

於是，老太婆就把餘下的四元錢給了他，他又送她二元錢，老太婆也老實不客氣地道了謝收了，才歡天喜地的進去燒了。

半個鐘頭以後，在他倆的桌上，擺了一盆黃魚，他倆才開始吃了。

不到幾分鐘，他附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句話後，於是他才對老太婆說：

「你們倆橫豎沒有事，可用來吃一點。」

「謝謝你先生！」老太婆這樣的說，可是她並不敢坐下。

唐傑定名叫她倆坐下，如此費了四五次的推辭，最後，老太婆才和美媛同坐下了。

他們四人一面吃一面談，漸漸地談起老太婆的家世，她說：

「我本是北方的××縣人姓汪，在我××歲的時候，因為××戰役，故我同我的丈夫、兒子、媳婦，一同逃到這裏來，開設了這井飯店。

「可是；到此地不滿一年，我的丈夫忽病死了。又過了二年，媳婦才生出這個孩子——美媛，但媳婦也在這時因產後體虛，更兼了傷寒症，所以一病身亡。

「我的兒子，就到××廠裏去做工，但不到半年，他被機器輾死了。這樣，只剩了我們祖孫二人，更相爲命。」

老太婆說到這裏，在她凹下去的眼眶裏，已盈蘊着一包酸淚。

「你的孫女今年幾歲了。」秀英問道。

「今年已是十七歲了。」老太婆用衣袖揩了揩將要滴下來的酸淚，才這樣地回答。

「生得美麗得很，將來老太太還可以靠靠這位孫女小姐哩！」秀英又向美媛上下打量了一會，這樣地說。

「願依小姐的金口。但我只望她出嫁後能好好地過着日子，也不枉我培植她的一番苦心了。」老太婆又說。

「那末，孫女小姐已否配親了嗎？」傑一面問老太婆，一個斜視了美媛一看；見她頓時有一陣紅暈襲上了她的兩頰。

「已經配給她的舅父的兒子了，定於今年下半年娶親。」

那時，美媛聽見他們說到自己的婚姻問題，羞得連頭也不敢抬，匆匆地逃到自己的房裏去

了；引得他們三人「哈——」地大笑起來。

可是傑聽見了美媛已經配了親，他的野心已失望了一大半，雖然他也很着她倆在「哈——」地笑着，不過，在他的笑聲中，一大半是夾着像巫山猿啼般的哀聲。

「那都是靠着你老太太的培植，但願她嫁了以後，夫妻間的感情濃厚。」秀英像牧師禱告般的預祈。

那老太太聽了，不想的「哈——」地大笑起來，一面可說：

「是呀！我願我家的美媛嫁後，也和你們二位的情感一樣，那才稱我的心了。」

傑和秀英聽了，彼此的一笑，紅着臉低下頭不嚮了。

可是那老太太太不識相了，又問：

「先生和小姐不知配親了幾時？可有小孩生下？」

這樣；要使他倆難堪了，尤其是秀英，更覺羞無可容。

同樣的；他倆的心裏，感到了一陣陣的羞恥，同時又感到一陣陣的甜蜜；他倆很討厭老太太說這些話，但是他倆又喜歡聽這些話，他倆以為這些話裏，會賜予他們的甜蜜，欣慰。

最後還是唐傑先回答她：

「我們都是同學，並不是夫妻。」他說時的態度，窘得可憐。

「先生不要騙我，我看你們二位，真是天作之合，怎麼說不是夫妻？」

「我怎會騙你？其實我們的確是同學。」傑紅着臉說。

「同學？不信！」老太婆從他倆的態度上看來，他倆是一對無疑的新婚的伉儷。

傑和秀英只得相觀的紅着臉互相一笑。

「請問先生在什麼洋行裏辦事的？」老太婆停了一會又問。

「我還在讀書哩！所以我倆是同學。」傑說。

「哦；先生還在讀書嗎？那真好福氣了。有這樣美麗的妻子，真是前世修來的。」她像沒有聽

見傑的回答似的，只管自顧自地說。

「……」他倆只是紅着臉不響。

「先生現在已讀到大學了吧？」老太婆又問。

「是！」他回答：「到明年的夏天才可畢業。」

「哦！大學畢業了一定可以做大官了嗎？」

「那有這種話？大學畢業的人，尋不到一個職位，真實多得很呢！」他說。

「先生太客氣了，大學畢了業，不做一個大官，卻做什麼？」她的神氣很固執的樣子。

他倆知道她——鄉下的老婦並不懂什麼是「讀書」「讀書」的目的，並非是爲了做大官而來的。所以也不和她死爭，只付於微微的一笑中。

一餐午飯，就在這羞澀的、甜蜜的氣氛中潛去了。

午後，他倆便向老太婆和美媛告辭。當他倆走出門後，老太婆還對他倆說：

「先生和小姐自後請尙到我們這裏來玩！」

他倆同樣的向她點頭表示。

他倆走了二三丈路，還隱約的聽見老太婆在後面咕嚕咕嚕地說：

「你看他倆真是一對新婚的夫妻。」

於是，他倆又感到了一陣羞澀和甜蜜的安慰，直貫入他倆心中的最深奧處。

「我和她真像夫妻了吧？」他想。

「我和他真像夫妻了吧！」她想。

繼之又感到了萬分的欣慰。

半嚮；他先破了二人間的寂靜，說：

「我們到那邊的山上去玩一會吧！」

「唔！」她一面答應，一面向他用食指指着處看去，見一座不很高的小山，上面都鋪着綠悠悠的春草，和蒼鬱的樹林；這座山的山形，巧像一個微斜的美女的裸體形，所以這座山，本地人就叫它爲美女山。

一條灣灣曲曲的石塔路，兩旁都是些古松老柏，樹葉很自然的相互擁擠；他倆就在擁擠的豔影下，慢慢地走上去。

不到半個鐘頭，已到達山頂，見那險峻的山巔，成橫形的凸出，巔下一望，是滔滔不絕的流泉，但聞潺潺的水聲，和跳躍不停的浪花，在這「秀色可餐」的美景中，怎不有「人在圖畫中」的感想呢？

「你看這裏的風景，真像南京的燕子磯。」他對她說。

裏說：

她像並不聽見他的話般的，也不回答，也沒有表示她的腦中，只是在惦念着江文通的別賦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春草碧色，

春水綠波，

送君南浦，

像如之何！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暖融融的太陽，已和西方的地平線成了一個五十度的銳角，像春蠶般的鎮日吐不盡黃絲似的光芒，在這淙淙的流泉上，像籠罩着輕輕般的薄霧——不是「愛」的馥郁的芬芳。

間斷的春風，時常迎人輕拂，像奏出溫柔的調子，把一對愛情澎湃着的青年人兒，像受了麻醉劑般的迷糊了。

——春真是一個偉大戀愛中的黃金時期！

凡是每一對陷在愛情的甜釀中的男女，而已經嘗試過「春」的偉大的魔力，那末，對於這句話，是毫無逆理的。

這是每個女性者的心理：如果遇到了一處風景秀美，胸襟暢爽的機會，一定會引起她們的一縷往事的思潮。當然魯英怎會逃避這個從來沒有一個人能超出的圈圍呢？因此她的腦膜中只浮上了一個年邁的老婦人——她母親的影兒，所以她悵觸起睽戀的情緒：

「自從那天晚上，我私自離開了家庭，拋棄了二鬢蒼白的慈母，到這裏來過着流浪的生活，雖然對於自己的衣食，都能很滿足的敷衍過去；可是，在家庭中度着零丁孤苦的老母，現在不知怎樣的了……」

她想到這裏，不禁的在她媚眼的四周，鑲上了一圈紅潤的邊；一包酸淚，已不能壓抑的滾了下來。

「怎麼……」他正在欣賞着大自然的美景，驀然回頭一看，見她的香腮上，已淌着二顆像明珠似的酸淚，所以很驚奇的問。

「……」她經他一提，泣得更利害了，幾乎要泣出聲來。

「怎麼……」他又是這樣地問她一聲，一面不禁的走近她的身體，把她接到自己的懷裏來；她也乘機的倒在他的胸前，可是她的兩肩抽動得很利害了。

「愛！你爲了什麼……」他又問。

「……」她只是嚶泣着。

「愛！是不是我得罪你了？」

「……」她搖搖頭，但只是不嚶。

「那麼你到底爲了什麼愛！」他急了，兩手搖着她的芳軀，急切地問。

「唔……」她掙脫了他的兩手，可是她的兩肩，抽動得像氣喘的病人的胸部一樣，一時也沒有停頓，只是忽高忽低。

他自從和她認識以來，直到現在的一剎那爲止，對於她的哭容，還只第二次的在他的眼前演出。他覺得：凡一個女性者的嬌態，只有在哭的時候——或醒後——才能確確實實的領略到；同時，那種嬌態，比任何一切都要使人迷醉，憫憐，而且也更加強了她的引誘力。因此；他見了秀英這種他從未鑑賞過的嬌態，於是他被迷醉，憫憐所交集得引誘力陶迷了。

他想趁她在嚶泣着不防的時候去吻她，可是他被道德上所責備了：

——在她痛心的時候，還能去侮辱她嗎？

他這樣一想，把一縷慾望的勇氣，徐徐地消滅了；當他將要退到核心的最後防綫時，忽然從惡作劇的春風裏，又帶來了秀英身上的少女所特有的香味，他到底敵不過這有偉大的魔力的引誘，終於昧了道德上的責備，把她緊緊的擁抱着，很熱烈的長長的一吻……

*

*

*

*

*

星期日的下午，在K大學男學生的寢室裏，總是把他們萬矢一目的人間尤物——秀英，作為談話的資料，他們每談及到她的身上，總覺得有無限的趣味，同時，除了這個題材外，再也不能引起他們的欣慰。

「啊！她真是人間的天使，一代的尤物！」A總是這樣地妙讚她。

——尤其是她的曲線美，更能引起一般人的迷戀。「B是患着「沙樂美」式的戀愛病的一個，他每逢當她作「模特兒」的時候，常用二道呆澀的，充滿慾望的野火的眼光，注視在她的身上某一部分，也是向她追逐得最利害，而且是第一個失敗者的人。」

「真的，當她在扮着神女的時候，那微斜的身體，嬌滴滴的姿態，真能使每一個男性者，不得不向着這高傲美麗的 Model 崇拜。」C 也揚着說。

「她原來熄滅男性者的胸前在燃燒着的慾火的甘露。」白居於文學家地位的 D 說。說着；又用自己的右手，理一理他頭上散亂的頭髮。

「一個充 Model 的女子，有什麼大不了？」被稱爲「頽唐派」的 E 這樣地說。雖然；他從前也是一度的向她進攻過的男性，可是他失敗了，所以他現在對於宇宙間任何物質，都抱着悲觀，而陷爲「頽唐派」中的一個。現在他對於她，唯有怨恨，仇視。

「蠢貨！自己失敗了，就講這種風涼話；難道你以前沒有向她追求過？」C 聽了 E 侮辱她的話，就代抱不平，氣憤憤地反駁他。

「我的確是失敗了，不過你也不見得成功吧？」E 也不耐煩起來了，帶着諷刺的口吻，向 C 反問。

「我雖然不見得成功，不過我的誠意，總是始終如一；不像你，成功了就捧她，不成功就說她壞話。」C 說時，在他的太陽穴上，暴起了幾根春筋。

「好了，不用爭了。總之；她是一位男性者的天使，是個人盡可夫的摩登女性，只要你有手段去向她進攻。」A聽了C和E二人的口鋒，恐怕真的鬧出意見，所以不等E回答，就搶着先說。

於是C和E二人才彼此不鬪口鋒了。

「誰說她是個人盡可夫的摩登女性？」D說：「她卻是一個無人可夫的怪東西哩！」

「無人可夫？這話從那裏說起？難道她是個西貝貨的假物嗎？」A像有點不解的樣子，很懷疑的問他。

「你想；像她這樣的美人兒，在她的青春史上，豈肯只記載着你一人和她的 *Romance*？」D這樣地向A解釋。

「真的；像這樣的人世尤物，至多只有同她談談戀愛；至於結婚，想那她當作你個人的私有家產，嘿！那非但達不到這個目的，恐怕還含有莫大的危險性質哩！」富於辯論天才的C，他靜默了好久，現在他又重發議論。

「危險？」A和D用懷疑的口吻問他。

「當然囉！我有充足的理由證明：第一；就是剛才和D所說的話彷彿，像她這樣的浪漫，怎肯把她的愛性專一於一個異性呢？大凡一個浪漫的女性的常心理，她們只當男性者是一個玩具，既厭了，再找一個——這是和薄體的男性者一樣。——同時；她們對於愛情，是家常便飯，有什麼希罕？甚至隨處可以散放她們的愛情。第二；就是我所說過的，她是一個人間的尤物，在她的四周，揮到在她的高跟皮鞋下的男性者，真不可計數，大家都野心勃勃的向她進攻，如果一旦被你作為私有的家產，生『金屋藏嬌』，那末其他的男性者，怎肯甘心？第三；『慈愛』本是美人兒所有的特性，她見了有這許多的男性者為她而陷入失戀的苦淵中，她怎會忍心？於是；她暗裏至少要去向幾個追求她的男子們，去安慰他們的渴望。這樣；你想和她結婚後，可有莫大的危險性？之；她是個 Public Relations，是朵有刺的紫羅蘭，只能使一般男性者的欣賞，羨慕，而不可以供一人的褻玩。」

「對，對！就是能够畢生的看她也够了。」B拖長了喉嚨說。

「哈——」大家一齊都笑了，說：

「就是能够畢生的看她也够了！」

室內充滿了嘻笑的氣氛，大家把談她的題材，來安慰他們每題正在跳躍的心。

「呀」的一聲，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把視線移在門開處，見進來的是向來抱着獨身主義的S，他最憎恨的是女性，可是每個女性者看見了他，便傾心地愛他，但他纔謝絕了她們的愛情。

「密斯脫S！」A先向S這樣地招呼。

「哦！你們這許多人都——」S說。

「請坐！」大家不同聲的說道。

「謝謝你們！我今天來報告一個噩耗給你們。」S說。

「噩耗甚麼？」大家都用奇疑的目光，向他望着問。

「我們一級裏的密斯脫T，今天中午已經逝世了。諸位可知道，他爲着什麼人而死？」S像

報告式地向衆人說。

「那無疑的，當然是爲了我們的天使嚕！」B先搶着回答。一陣得意的微笑浮上了他的臉。

「天使？」S像不懂「天使」兩字的解釋似的問。接着又說：「誰是你們的天使？」

「密斯脫S不會取笑了，難道你不是個天使的崇拜者？」B頓時收斂了笑容，像很不耐煩

地反問 S

「我哈——」S 的臉上，印着一陣猙獰的冷笑，他那帶着諷譏的笑聲，從波浪式的空氣中，直鼓動了每一個人的耳膜。繼着他又說：「我從來也不知什麼是個天使的崇拜者？天使到底是個什麼東西？是鬼怪？是妖魔？爲什麼我們一個冠冕堂皇的大丈夫，要去崇拜那似妖非怪的不知來歷的東西？況且我最痛恨的是女人，她們一派的妖形怪狀，像狐狸精的派頭，把男性者作爲她們的玩物；最可笑的，就是那般像她們的走狗似的男子們，同她們擺手並肩地走着，還以爲是光榮可傲的事，卻不想到自己已做了走狗了！而我怎肯去明知而故犯之？」

「就是密斯脫 T，也是太入迷了；談這區區的一個 Motel，值得什麼可戀之處？竟然無爲的爲她而犧牲了他生的幸福，真可說是『情到無聊便是癡。』」S 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篇。他的神氣，是如此的英俊，他的態度，是如此的活潑；使一般女性見了，有不得不愛他的魔力。——但秀英見了他，反覺討厭，她說他是個沒有人生意味的，現代墮落者的男性。

這時；大家聽了雖不表示反抗，可是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臉上，都露出不層的神氣。S 怎會不去注意他們的面色呢？可是他仍舊裝着不知不覺的樣子，向他們提出議論：

「現在；我要向諸位提出一個條件，不知諸位是否答應：——就是那個充 Model 的下賤的女子，她在本校迷醉了各位意志不強的同學們，實行是壞羣之馬，況且有關於校風，所以經過本校自治會的決議，想請全校各同學簽名，去呈請校方允許，把這種壞羣之馬驅逐出去，所以我今天特來請你們五位簽個名字，同心協力來排斥她。」S說畢，從長衫袋裏摸出了一本簽名簿和一枝「康克林」鋼筆，先遞給B。

可是；B的心中實在不願簽名，所以遲疑了一會，去遞給A，說：

「老A！你先簽吧！」

「你交給C吧！叫他先簽。」A有意無意地說，一面轉身走到自己的牀邊趟下，口中哼着一曲夢裏的情人；同時，他還把自己的擱在左脚上的右脚，一高一低的拍着板眼。

「那末老C先簽吧！」B又遞給C，一面向他苦笑了一笑。

「我不願簽，因為她並沒有害人的證據。」C老實不客氣地從心所歡的說。

「密斯脫C錯了；難道密斯脫T的死，你還不明白嗎？這不是鐵證卻是什麼？」S馬上接着O的話給他一個證明。

「固然，密斯脫T的死，確是爲着她；可是，她並沒有向他引誘過吧！所以我以爲密斯脫T的死，完全是他自尋的，怎可說是她害人的鐵證？」C說。

「對了！密斯脫T的死完全是出於他的自尋，關她什麼事？」B也跟着「和調」起來了。

「對！我們不簽。」A從牀上很快的豎起來說：「密斯脫T的死，是自尋出來的，和她有什麼關係？」

於是；D和E也都嚷着不願。

「好！既然各位不願簽名，那我怎可強逼，好了，請你們將簽名簿還給我。」S說。

B就不加思索的很快的遞還給我，S就拿了對他們冷笑了一笑，走出門去了。

「討厭得很；老自己戀愛失，敗了，叫了老S做木人頭，可笑S還甘心塗陷地替他做『文旦殼子』，哼！還想來叫我們做傀儡，真笑話奇談！」C又這樣的說了一篇。

「關我們什麼事？這樣美的天使，我們甘心去驅逐她嗎？哈——」B談着笑了。

「對了她！她是我們的天使，我們信徒豈可把天使驅逐？」E也說。

「如果眞的驅逐出去，我們連鑑賞她的曲線美的福氣都沒有了。」D說。

「對呀哈——」大家都笑了。

.....

「天使會賜予我們快樂的！」B像呼口號般地喊起來

「天使是我們信徒的巨星！」A喊道。

「天使會帶我們走向愛的園地！」E喊道。

「天使萬歲！」大家齊聲嚷道。

「愛神萬歲！」

「信徒們萬歲！」

.....

七

翌日，——星期一的早晨，K大學的藝術院佈告欄上，貼着一張「藝字第四七二號」的佈告，上面寫着：

「茲由本校學生自治會報告，謂本校藝術院中，有一位摸特兒張秀英女士，因行爲不軌，對本校學生屢加誘惑，致學生唐頹墮落，甚至有自殺等情迭起，校課置至不聞，殊屬可恨，並於本校校風有關，茲經本校教務會議議決，斥令張女士退出本校，由法藉羅曼女士代任，並望本校諸生，嗣後洗心滌肺，毋受外力誘惑，各攻求學，爲幸。除函致張女士外，並佈告望本校諸生公鑒，此佈。

K大學藝術院啓月日」

「這都是老S的作鬼吧！」B向A做了一個鬼臉，輕輕地這樣的說。

「老S借着自治會主席的名義自居，竟然敢這樣的旁若無人？」A替秀英代抱不平，氣憤地說。

「哼！這個自負柳下惠的名的S，恐怕是追求她不成，因此老羞成怒了，竟施出這樣的辣手來！」E也插嘴說。

「對了！恐怕他是追求不成，所以公報私仇。」B也影響了E的話。

「以後；我們恐怕要鑑賞她的福氣都沒有了。」A附在B的耳邊，輕輕地對他說。

B聽了，不禁的大笑起來；A也跟着他大笑了。

E只是對他倆投了一個陌生的眼光，像不解他倆的笑的理由。

其餘衆人，都像不聽見他們三人的議論，只是自顧自的有的看着佈告，有的在暗暗的議論，有的……不等。

大概又過了半個鐘頭，忽然看見本校的校役，手中拿了一張佈告，匆匆地走來。

那時；衆學生都不約而同的用奇疑的目光，集中在校役的身上。見他走近了教務處佈告欄邊，將手中的一張佈告貼上了，就仍舊匆匆地走去。於是；衆學生又一擁而上的去看那張新貼的佈告，見上面寫着：

「茲由本校藝術院學生唐傑，因反對排斥張秀英事，與師長毫無禮貌，事屬冒昧至極，有

犯本校章程第四十五條，照律開除學藉。此佈。

K 大學教務處啓 ×月×日

「哦！那位被稱爲新詩作家的詩人，竟也遭校方的開除嗎哈——」一個同學這樣地半諷刺半認真地說。

「他也是爲着那個下賤的摸特兒。」S和同黨的布爾喬亞式的X君，也這樣地說。

「下賤？！我說摸特兒是一般布爾喬亞的少爺們的天使，因爲他們都是一般患着性慾病的分子，只知道蹂躪女性。這才是一種下賤的禽獸似的惡魔。於至摸特兒，她原是有偉大的精神，願爲藝術而犧牲，她的人格是高貴的。」密斯P像在挽回摸特兒的權力，所以表示出不屑的神氣，反駁X君。

「對了！密斯脫X原不是個現代的魯男子，他何尙不是揮倒在下賤的摸特兒的高跟皮鞋下？」一般的男學生都不約而同的嚷道。

女性者的便宜，就在於這點，只要她不說了一句話，便有許多向她進攻的走狗——男性者，來附和；因此，X君知道衆寡不敵，所以也只得不好意思的向他們和她微笑了一笑，快快地走

到教室裏去了。

「噠——」地上課鐘打過了，一般青年的男女學生，都隨着這金屬的波蕩聲，一個個地走向教室裏去了。

自此後；藝術教室裏少了一個風流瀟灑的青年學生，和一個他們公認爲是男性者的天使的摸特兒——秀英。

天氣已是暮春的時分了，郊外一切的景色，都煥然一新；窗外的一帶蜿蜒不絕的青山，覺得像何人的黛眉，青秀幽豔；離窗口一丈路的一灣長蛇似的小河，微風過處，掀起了無數的蛇背上的細鱗，牠的身體，像在蠕蠕的爬動了；目力所及的遠遠近近的灌木，都一律的披上了嫩綠色的青服，顯出百二十分的暢爽瀟灑，尤其是中間零星地問着的楊柳，亭亭玉立的拖着細長的舞裙，導引着綠茵似的青草，同在溫柔的春風中，隨着他奏出的迷人的調子，同蹈着一節的輕盈的草裙舞，更就人回味到春神的神祕了。

婀娜之桃花，在癡笑着柳絮的輕狂，更像你認到愛的芬芳，鎮日如醉似迷地，——大概牠也被春風的麻醉劑所迷着了。

春陽也漸漸地明朗了，一天一天地似在加強了他的使人呆呆頭昏的光輝。

唐傑自從彼學校裏開除學藉以來，就借了秀英一同租了一間房屋，開始實行同居的目的了。——雖然他和她同居已有相當的過程的歷史了，可是一向都在偷偷摸摸中，現在，才向社會宣佈——是良心上向社會宣佈。——他和她實行同居了。——這些是，不但連同學們不知道，就是他的父母，也仍舊只知道他近日向家中取了一筆款子，因功課煩雜，寄宿在學校裏；甚至在他和她的四鄰，都只道他倆是對新婚的——度蜜月的人兒。

是一個明媚的春曉，傑將窗幔掀起，打開窗的時候，太陽已很歡欣的爬進室裏，朝曦原是最有引誘力的，使人們會感到無限的興奮；鐵青色的春空，已徐徐地被朝旭染成粉紅的。像桃花瓣似的，煞是嬌豔；窗外一切的景色，都似剛從桃色夢中醒來，似何人的惺忪的睡眠。

在他的心境中，被快慰的情緒所侵佔了。他見了映日的「花」，更便他想起還睡在牀上的秀英的睡容，一樣的嬌豔嫵媚。

驀然的，他惦念起現代青年文庫裏的詩選裏有一首詩說：

「爲愛春天訪武陵，

春風十里似脂凝；

迎人笑臉斜陽裏，

一片羞紅不自矜。」

的確；現在從他的眼光中看來，對於眼前的景色——一帶的桃花，恰巧相附於這首神祕的詩意。

他想到這時，不禁的走近她的牀邊，見她還正在甜蜜的美夢中陶醉着；她那紅暈的兩頰，蓬亂鬆散的秀髮，配着二隻盪合的媚眼，只有一二分長的黑黑的眼毛，很自在的生在眼眶的四周，更具有西洋少女的美態。

「呀！這不是 Venus 所有的特徵的美態嗎？」他不禁的這樣地想道。

忽然她轉了一個側，一條像羊脂白玉似的藕臂，襯托在大紅的被衾上，這種自然美的少婦所特有的美姿，便是基督再生，也不能不爲她而迷醉。他覺得，在她的玉臂上每一個毛孔裏，都在

散放出迷人的馥郁；在這馥郁裏，兼帶着無數的使人癡醉的引誘力；不但具有這莫大的引誘力，更有那無數的愛的種子，把他的心靈起了一陣陣激烈的悸動。

他的神經系，在每一個細管裏，都被她的馥郁、引誘力和愛的種子所佔領了，他只感到一種如癡如醉的迷麻；更有那惡作劇——不，他是最喜歡和人們——尤其是他——開玩笑的春風，偷偷地經過了窗檻，來吹拂着他和她的頭髮，然而，在這春風每一個分子裏，都具有一種天然的麻醉劑；使他更失去了一切神經系的作用。

她那富於曲線美的像紅櫻似的唇兒，在他的眼光中望去，覺她的口吻上每一條細紋裏，都含有一種能救滅青年的男性者心中所燃燒着的慾火的甘露；於是，他情不自禁的俯下頭去，盜竊她櫻唇上的甘露。

慢慢地，悄悄地，他揭去了蓋在她的芳體上的大紅色的被衾，——那時；她仍舊酣睡着，沒有一點覺得。——只見她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有杏黃條子的花紋的睡衣，胸前微微的坦着，露出那潔白的像石膏的 *nolet* 般的胸部，酥胸裏透出了一縷縷使人更消魂的芳香。

他再往下看時，見睡衣的褲下，露出了一條粉紅色的睡褲，下面更配着一雙像粉捏成的玉

腿；這一幅富於曲線美的東方美人圖，整個的顯在他的眼前，他的靈魂迷住了，他的眼前發出了一股愛慾的野火。

「啊！東方美人的 model」他暗暗地從心坎裏發出了一聲熱情的怒吼。

「啊！溫柔多情的 venus」

「model and venus 萬歲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於是；他又俯首吻着她的額，腮，脖子，手……。

「唔！甚麼……」她如不耐煩的樣子，緊鎖着兩道像春心般的黛眉，嬌聲細語地說。可是；她的星眸依舊緊閉着。

「愛！起來吧！」他附在她的身邊說：「你看；太陽已射進了我們的愛窩，金鶯在枝上廣呼我倆愛的美滿，我們的室內，只充滿了愛的芬芳，愛！你醉了！吧！」他說畢；又頻頻的吻着她的香頰。

「唔！我醉了！」她並不反抗他對她熱烈的愛的動作。

「醉了？是人使你「的嗎？還是愛使你醉的？」

「唔！恐怕是愛……」她說到了這裏，像沒有氣力一樣地向他作了一個迷人的媚笑。可是她的睛眼，仍舊緊緊地閉着，像在深深地回憶着昨晚她和他的歡樂。

「愛起來吧！你來欣賞我倆寓外的景色，真像日本的富士山一樣的可愛。愛起來吧！」他的說話，總是像散開的碧雲一樣的可愛。同時；在他的言詞中，是富於詩意的。

「這大概是詩人的特徵吧！」她每逢聽見他這樣地說，總是如此的想着。

「愛！我先去叫娘姨泡杯牛乳來給你飲吧！」他又問。

「唔……」她懶洋洋地答應了一聲。

於是；他就出去吩咐娘姨，不一會，見一個二十幾歲的娘姨推門進來，手裏端了一碗鮮白的牛乳，那熱氣如煙露般的，一縷縷地從杯中湧了出來，很散開地慢慢的飛昇上去，越高越淡，在無影中不見了，可是前仆後擁，終不見斷絕，一直到秀英飲完了後。於是；那娘姨就拿了空碗出去。

「愛起來吧！」他說。

「唔！」她點了點頭，於是就從牀上一擁而起，又對他作了一個媚笑，說：「叫我起來做什麼？」她的態度是這樣的迷人，她的星眸是這樣的惶恫，這真是美人的初醒的姿態。

「冷吧！？」他問。

「今天熱得很哩！」她的兩眉向上一聳，作出那使人心迷的媚態。

「天熱不吧！」他向她一笑說。

「不爲何我不覺得冷！」

「你不覺得冷的原因，並不是天熱的緣故吧！」他又是向她這樣地問。

「那末是什麼緣故？」她很忌疑的問。

「是心熱吧！是愛情發生對流的作用所發出的熱吧！」

「哼！」她顯出歡笑不笑的神氣，走到他的身旁，伸出一隻像玉琢般的白手，在他的背上一拍，撒癡撒嬌般地说：「你再說，我要擰你的嘴了。」

「擰我好，我讓你擰吧！」他把着「打情罵俏」的宗旨，所以，就把自己的嘴，送向她的手旁，這樣的嚷道。

「去厚皮的東西！」她說時，向他作了一個媚眼，一面又用自己右手的食指，刮着自己的香腮，說：「不要臉不要臉！」

「我讓你擰嘴吧！」他又把嘴送過來。

「厚皮！」她說着；真的半噉半嬌地伸出右手，在他的嘴唇上擰了一把。

「啊……」他喊了一聲。

「如果怕痛，下次不要惹人。」她撒癡撒嬌地說。

「我不痛，我只覺得從你的手指上，傳來了一股電流似的愛的甜汁。」他向她若笑了一笑。再用舌頭向自己的嘴唇上一舐，說：「唔，我的嘴」上像塗上了一層糖汁似的，甜得很哩！」

「甜？」她用疑惑的眼光向他一瞥，問道。

「唔！不過只有一部分，就是經你擰過的一部分是甜的；還有一部分，卻沒有味道。」他裝出一種正經的樣子說道。

「哼！你的嘴頂刁滑。」她把腳一頓，手一揚，像要打他似的，頭略偏向右面，用着有 Charm 的聲調說。

「你不相信？那末我給你舐一舐看。」他當她沒有防備的時候，就趁機向她接了一個吻。

「你又要這樣動手動腳了。」雖然她假意的着惱了，可是從她的態度上看來，她是毫無怒

意，更還露出甜蜜的歡色。

「我讓你舐一舐看，你覺得甜不甜？如還沒有嘗到，那末我就再讓你舐一舐吧！」

「呸！」她把她的苗條似的柳腰，略向前倏成一個一百二十度的鈍角，又用她的媚眼向他飄了一個眼風，說：「你總是動手動腳的。」

「誰說我幾時動手動腳過？我無非是動嘴而已吧了！」

「哼！我不同你說了。」她說着，就珊珊地走近窗邊，無聊的向外閒眺。

於是她也跟了過來，站在她的背後，就開始先說了：

「愛！你看這裏的風景，和你的亭亭玉立，我倒有一句話可點綴。」

「什麼話？你說。」她信口的問道。

「就是『美人佳景，彼此相映。』」

她不說話，只微微地一笑。

他細辨她的笑聲中，具有歡欣的分子，於是他又說道：

「愛！你看桃李的愛人，是那春風，她們都不吝的讓她們所愛的人兒酣吻；可是，你爲什麼要

假惺惺的不肯讓你所愛的人兒酣吻呢？」

「我不要你走近我的身旁，討厭的！」她命令式地說。

「不要我走近你的身旁好！那末讓我來走近我的愛人的身旁吧！」他說畢，就將自己的身體，向她的身上依偎。

「走呀！」她半嗔半嬌地說，又用右手向他的左肩上似揶似拍地打了一掌。

「我不走！我要……」他把她推到沙發上坐下說。

「你要怎麼……」她見他像小孩子般的，不覺又好氣又好笑，所以讓他在自己的懷裏依偎，一面又用手在他的頭髮上撫摸。

「嗯！我要……」

「你要怎麼……」她又是這樣地問一聲。

「我要死……」

「死？」她像不懂「死」字的意義似的問。

「死了愛成一件豔麗的衣服，包圍着你的芳軀，我可以常得你的憫惜，我可以常貼着你的

肉體……」

她不禁的「嗤」地笑起來了，像 venus 般的露出她溫柔慈愛的笑聲。

「你死吧！我允許你的心願。」她的 coquetish 的聲音，又波動了空氣的分子。

於是；他倆總不免的彼此緊緊地擁抱着熱烈地一吻。

「愛！我倆須要 Love in Eternity！」他說。

「唔！我願意我倆 Love in Eternity！」她說。

過了半個小時的沉默。

「少爺！少奶請吃點心了。」娘姨推門進來，似報告式地向他倆說。

他倆同樣的點了點頭，彼此很神密的相互一笑，才攜了手慢慢地走進用膳室裏去……

下午；他倆同坐在沙發上閒談，不知從什麼地方談到她的家世，這又悵悵起她的悲傷的身

世。

她覺得，凡是一個人，如果沒有了家庭——尤其是無家可歸的人兒，那是最可憐的了，好像是一腔迷途的——不是逃亡的羔羊，四顧茫茫，全是遍地的荊榛！沒有一個慈愛的人兒見憐，那

末只得在十字街頭彷徨。

她想到這裏，又引起了鄉思的情緒。

她一切都向着的母親懺悔她，覺得她的對於母親的罪惡，真是下身算贖的了。於是；她今日才打停了主意，非回家去一次不可。

「傑！我想我要回家去看看我的母親。」她突然的向他這樣的說。

「好！我們譬如去觀察你家鄉的習慣和風俗。」他正在吸着一枝雪茄，見一縷縷的淡淡的青烟，從他的嘴裏噴出來，成一個個的螺旋形，又慢慢地散去了。

「我們預備幾時去？」她又問。

「隨你好了！」

「今天是星期一了，我預備在星期三和你同去。」她昂着頭想了一想說。

「好！」他說着，就站起身來，走向窗邊閒矚，一面仍舊吸着雪茄。

於是；她也姍姍地走近他的身邊，同他同賞野景。那時；有一個雲雀「唧——」地長鳴了一聲，在他倆的眼前撩過，這樣，使她頓起了幻想，她到了現在，才感到聞一多的一首新詩——你看

裏的詞意的玄妙，所以，她不禁的吟出口來了——

.....

你眼前又陳列着青春的寶藏，

朋友們，請就在這眼前欣賞；

你有眼睛請再看青山的巒嶂，

但莫向那山外探望你的家鄉。

你聽聽那枝頭煩春的梅花雀，

你的揩乾眼淚，和他一只歌。

朋友，鄉愁最是個無情的惡魔，

他能教你眼前的春光處作沙漠。

.....

朋友們，等你看到了故鄉的春，

怕不要老盡春先老盡了人？

啊，不要再探望你的家鄉，朋友們，

家鄉是個賊，他能偷去你的心！

這時的她，才能悉心的你認到這首詩裏的神祕的意味，於是，方覺文字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
的一種怪物。

.....

先陰像黃河水似的飛逝，牠本是個吞：青年們的黃金時代的惡魔；這數天的光陰，在不知

不覺中潛去了；日曆上報告出已是星期三的一天。

這天早上，他倆一早的就起身了，匆匆地洗梳畢，吩咐娘姨謹慎看守房屋，兩人就乘了汽車，向火車站駛去。

不到一刻，已達目的地，二人就買了火車票，在月台上徘徊了一刻，到六時半的光景，他倆才被蜿蜒的鐵龍，載着向前邁進。

那時；天空中還是一抹的魚肚色，寥寥的幾顆像瞌睡人的眼光似的晨星，搖搖欲墜，幾朵有倦意的夜雲，裹足不前；沿途的青山，樹林，鄉村……都很快的向後飛去；同時，也感到這些沿途的景色，都暗暗慘慘，也沒有被賞的資格，所以雖然是走馬看花，也不必十分惋惜。

這飛奔着的鐵龍，像駕雲似的時時的在加速度，所以不到多少時候，已抵了市中心區的車站，於是他倆也跟了衆旅客，一湧而出火車，叫了一輛汽車，一直駛向貧民區域來。

一路上，都是石子和柏油所造成的平坦的道路，綿延不絕的是一畦畦長着油菜花的田畝，和沿途的零星點綴着幾顆披着綠葉的灌木，不過這些景色，都帶有一種睡容，並沒有什麼使人迷戀的妙處。

一會兒；汽車停下了，他倆步出車箱，攜手並肩的向貧民區域裏走來。

她一面走，一面瞭眼向前面望望，只見二旁魚鱗般的草屋，和一條黃泥路的街道，人聲喧譁，但覺得「風景依稀似去年！」

當然嚙？在數年前名震全區域的路畔薔薇，在這條街裏，無論是男女老幼，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她，久仰她；今天她同了一位年輕美貌的美少年同來，當然大家都歡呼起來了，雖然已經隔了幾年，可是她給他們的印象太深了，所以他們總不忘記了她的芳姿。

「哦！路畔薔薇來了！」小孩們喊道。

「哦！平民的皇后來了！」青年們喊道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不到一刻，在這高低不平的像邱陵般的黃泥路的兩旁，都站滿了人，夾道歡呼，像歡迎國府的要人似的；她和他二人，只管相互很親愛地娓娓的談着。

五分鐘後，他倆走至第〇百〇十〇號的草屋門口，忽然見裏面走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半老徐娘，秀英仔細向她的臉上一望，並不認識她，於是就很驚疑的問道：

「請問你，這裏有一個姓張的老太太可在嗎？」

「姓張？沒有，我們姓李！」那個半老徐娘向她投了一個陌生的眼光，慢慢地回答。

「沒有……」她表示出忌疑的神氣，這樣地問道。

當她正在忌疑的時候，忽然見她的老鄰居王大嫂，從她的背後走來，大喊道：

「秀英姑娘！你今天才回來！」

「是王大嫂！」她見是王大嫂，真似「他鄉遇故主」般地，萬分的快樂，繼着問道：「王大嫂！」

請問你，我的母親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你母親嗎？早死了，已經百日了！」

「百日？」她問時；不覺淌下了二行像珠子似的眼淚，半響；她才問道：「我母親葬在那裏？」

她說時；聲音像琴絃般的抖動了。

「葬在××山莊的義塚地裏。」王大嫂很快的給她一個答案。

「那末我們到那邊義塚裏去看吧！」唐傑繼着說。

「好！」她從梗塞着的嚥喉裏，硬迸出這一個字；繼着，又嚶泣起來了。

「那末請王大嫂引導我們去看一看。」傑用着懇求的眼光，向王大嫂注望着，似立候她的回答。

「我願意！那末請你們兩位到我的家裏去坐一會，息息力再去。」王大嫂欣然地答應。

「謝……謝你……」秀英一面嚶泣着，一面這樣地說，表示出百二十分的謝忱。

「說什麼話？我們都自己人，何有客套？」王大嫂說起話來，總是像演說似的，用二手做出手勢，繼着又說：「秀姑娘也不必多哭了，死的已死，你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呀！那末你母親在九泉之下，也感到快慰的了。現在還是先到我家裏去坐坐吧！」

她點了點頭，於是他們三人，就向王大嫂的草屋裏走去。

是一間簡陋的草屋，四周的板壁，都裂成一條一條的罅縫，屋角的四周，也佈着蜘蛛網和塵埃，門和窗的框子，都被蛀蟲蛀得一個一個的小洞，樹皮被剝削下來了；室內的家具，都非常的簡單，而且破舊得很。

當傑和秀英走進室內後，王大嫂匆匆地端過二隻比較稍爲好一點的竹椅子，讓他倆坐下了，自己又忙着去泡茶；然而自己才坐下和他倆寒溫了一番。

原來秀英的母親，自從她離開了家庭以後，終日如醉如癡，神經系過受刺激，因此變成了一個瘋子，由××瘋病醫院裏來把她接到院裏去，——是王大叔打電話去的。——可是始終醫不好，直至去年的十一月裏，才在醫院裏逝世了。

她知道了關了她母親的一切的事實，她的心坎裏，深深的在懺悔着，——向死在地府裏的母親長跪懺悔。

她悔恨自己的確是一個禮教中的罪囚，她對於母親的心跡，一切都要受到社會上的責備，她是一個社會上的犯人，是一個沒有道德主義的惡魔……

「我們還是早點去吧！」傑先提議。

她的思潮被他打斷了，於是也同意了。

過了二分鐘的光景，他們三人同走出了這間昏暗無光的小草屋，踏上了這條高低不平的黃泥路，一直向××山莊的義塚地裏走去。

這××山莊的義塚地，離開貧平區域僅有一箭之路，因此，不到多少辰光，已可隱約的望見了。

義塚地的四周，砌着低低的——約五六尺高的矮牆，矮牆裏面的周圍，都種着連綿不斷的女員，尚有幾枝高出牆外古松老柏，中間開了一扇木門，只有一個兩鬢蒼白的老翁看守着。

於是他們三人得到看門的老翁的引導，曲曲彎彎的一直向裏面走去。

約轉了十多個灣，只見那老翁用他右手的食指，指着一座長滿了綠色蘚苔的墳墓，告訴他們說：

「這座墳墓就是的。」

他說着，就自顧自地走出去了。

王大嫂也要告辭了，說：

「等會請你們二位再到我家來談談，現在我因為還有許多事要做，對不起得很，我要失陪片刻了。」

王大嫂！我們驚吵你了，等會我們馬上要乘火車回去，準定下次再來拜訪你罷！」秀英先回答。

「何必這樣急要回去。是不是厭我怠慢？」王大嫂這樣地反問她。

「說那裏話我們萬分的對不起你了！」她笑着回答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他們費了許多時光，王大嫂見他倆堅意的要回去，所以也不強留了，就相互說了許多客套話，王大嫂才告辭了他倆回家去了。

於是；他倆就並肩的默默地在母親的墳前立正着，恭恭敬敬的同行了三個九十度的鞠躬，默默地舉哀——

朝曦像沒有痊愈的病人的目光，

毫無精神的散播出他可憐的輝芒；

他是在表演出人生的無聊，

更似在告訴出人生的慘傷。

陣陣的春風，在樹葉中嚶泣，

墳旁的野草，起了一道凝碧的波痕；

陽光，春風，野草，

同病相憐——演出人生的紅粉飄零。

啊！人生幾何？

曇花一現，像春風中的微波；

昔年韶華，只付於東流，

這原是生命上的一首詩歌。

啊！浮生若夢——

人生本是造物的玩弄；

百歲怎有百歲人？

無羈的怨魂，只付於冷月中一慟。

風兒微蕩，葉兒颯颯，野草依依，嬌花嬈嬈，一二隻雲雀，「唧——」地拍着牠們的翅膀，在他倆的頭上掠過，又飛向別的樹枝上去了；四周只有寂寞的靜味，除了春禽斷續的鳴了幾聲外。

「以後我更沒有親愛的人兒了。」她嚶泣着，半嚮才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。

「愛！我願終身為你的忠僕。」他說。

「唔！以後只有你是我的知己者。」她說。

一片放開的傲雲，在天空中慢慢地飄盪，他倆的一派摯情，已貫通在各人的心頭。

她，慢慢地仰起了瓜子形的、淌滿着酸淚的面龐；他，慢慢地俯下了頭；二人的臉，相互對着，春風在他倆的面對面中的離一分光景潤的空隙中吹過去，漸漸地空隙狹起來了；最後，春風不能過去了，只能在他倆的嘴角邊，偷偷地滑過；同時，在這春風中，還能很清楚地聽到了一聲長長的

「吱——」。

——啊！這是多麼甜蜜的一吻呀！

春色的樹葉，映着紅色的鮮花，從檻外送來了一縷縷的清香——這並不是胭脂香，也不是愛的芳芬，卻是一種造人的沁人肺腑的芰荷香。

傑和秀英相互依偎的倚在窗邊，望窗外的夏景，覺到處都是滿溢着活躍的熱浪的氣氛，夕陽拖着橘色的雲露，將要回他的老家去了；山色漸漸的變成了青蓮色，眉痕似的新月，已經在鮮紅的斗紗裏顯出她的芳姿，半空中的幾隻歸鳥，「唧——」地喚牠們的同伴，齊歸窠巢，在牠們的羽週，鑲上了一層白灰色的邊；靠近窗檻的幾顆樹葉上，都發出了一種清淅的，使人欲睡的蟬吟，在這吟聲中，帶有愉悅的歡歌與舞蹈，生趣，神密，可愛，聖潔，……的分子，在熱浪中蕩漾，歡蹈，牠們是在歌詠，歌詠着新詩文壇上的健將徐志摩的二句話：

「夏之榮華，春之成功。」

這樣的景色，就是在一個俗夫的眼中看來，也很覺難得，何況是一位富於藝術天才的而被稱爲新詩作家的——呢？更何況還有一位具有天賦麗質的美人兒呢？因此他倆同起了一種無頭緒的幻想。

可是唐傑先覺到了千家詩裏王安石的一首晚樓閒坐詩，不覺脫口吟道：

「四顧山光接水光，

綠欄十里菱荷香；

清風明月無人管，

並作南來一味涼。」

她也深感這首詩巧合於現在的印景。

「愛！我們現在雖然行跡非常的神祕，可是，對於社會上的責備，終不能避免，況且，總有一天會破壞了我們的愁愛，所以我想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紅着臉不說下去了。

「結婚吧？my venus！」他的左手，接住了她的柳腰，她的香腮，斜貼在他的肩上，如果被一個藝術家諧談家看見了，定會說是一對交歡的鴛鴦吧！

「唔……」她的一聲「唔」，是最容易勾他的靈魂，這句形容詞，並不是秀而不實，在實際上，的確是一種事實，不然，爲什麼每逢她「唔」的一聲時，他總要演出惘然自失的神氣呢？

現在，她「唔」的一聲又開始了，於是他惘然自失的神氣，又怎會不重演出來映進她的眼簾呢？循例的，她繼着對他笑了一笑，在這微笑中，是含有憫憐的分子。

半嚮；他才用自己的左頰，在她的秀髮上挨偎了一會，說：

「等我回家去和家父母看酌。總之；在最近的將來，必要達到我倆的目的。」

她點了點頭，又說：

「不過須要迅速爲宜。」

他也答應了。

他倆的態度，是這樣的熱戀，二個身體，幾乎要變成一個了；在他們的四周，都裹住愛的芬芳。你細細地看吧！他倆的胸前，被愛的潮流所演動了！

你靜靜地聽吧！他倆的胸前，被情的澎湃發出神祕的心波的吼聲！

——戀愛是偉大的！戀愛是神聖的！摩登的男女，是須要戀愛來做他們的後盾！純潔的戀愛，幸福的戀愛，是須要兩性共同培植！

——室外的熱浪，室裏的情波，他心中的慾火，她胸前的甘露，相互對流，相互貫通，氣氛中含着熱情的波浪，心田裏灌溉着愛的耘苗，他倆靜靜地向着站在雲端裏的 Venus 長長的膜拜！

——在這甜蜜的風景中，是須要盈充斥着甜蜜的情愛的情侶來點綴。

「愛！我實在不細知你的小史，可否請你把你的一生，給我一個約略的認識嗎？橫豎我倆盡是知己。」

半響，他才這樣地問她。

「我的一生嗎？可以告訴你的，不過是顛沛飄零四個字罷了。」她說時；對他強顏爲歡，不自然的笑了一笑；在她的粉頰上有一些顫顫了，眼睛也漸漸的紅起來了。

他見了她這一付鏡頭，實在有點懊悔起來了，他自思不該在這歡笑的場合中，而引起了她的身世的悲哀；可是他總屈服在好奇心之下，所以又開始向她問道：

「愛！請恕我的唐突，請把你所過去的一切告訴我吧！」

「可以！唉！『傷心人逢傷心事，新啼痕兼舊啼痕。』」她的開場白，就用這二句斷腸的詩句，於是她又連一接二地把她的身世都說出來了，可是她對於逸琴的一段事，她總沒有說出來，不過，在她的心坎裏，卻感到一陣陣像箭矢穿心一樣的心痛。

她一面說，一面嚶泣，——不必爲了她的一生的「顛沛飄零」四字而傷心，因爲她感到，自己曾一度的被逸琴所蹂躪過，現在她又對一個有童真的男子，同驅入靈肉之門，她豈不是欺騙

他了嗎？她和做着另沽貞操的買買的平康，有什麼兩樣？她不是一朵薄命花嗎？——唉！世間紅顏多薄命！

「愛！一切都是我的冒昧，對不起，愛！我不該引觸起你的悲哀的身世。愛！一切都請你原諒我。」他見她哭得非常的悲慘，連忙這樣地安慰她。

「愛我……我一切都……都對你不起請……請你原……原諒我吧！」她的聲音，像巫山的猿啼，覺萬分的沉痛。

「愛！我倆一切都彼此的原諒吧！愛！請你停止了你的嚶泣。」

「…………」她還是嚶泣着。

「愛！我見了你的嚶泣，使我百二十分的難過；我原知是愛我的，難道你忍心看我爲你而悲傷嗎？愛！快請停止了你的嚶泣。你如果能原諒我冒昧的怨起了你的悲哀，那末請你對我笑一笑吧！」

「唔……」真的；她笑了，不過她是使他安心的微笑，並不是出於她的心願。

……

這天的晚上，他作了一曲歌，取名爲路畔薔薇，以誌她的身世，不過他並沒有和她說明。此後，她常以唱這曲歌爲消遣——

她是一個癡心熱情的少女，

她的一生像一朵路畔薔薇；

薔薇似她的芳姿，

薔薇如她的嬌顏。

她嬌放着鮮豔的花朵，

她散播出芬芳的馥香；

跟萬紫千紅爭鬪芳菲，

在這旖旎的春光。

蜂蝶爲她的芬芳迷戀，

鶯燕爲她的鮮豔歌唱；

牠們都在讚妙——

讚妙她的鮮豔和芬芳。

她——是何等的榮耀，

當羣草在向她暗暗的羨慕？

她用鄙夷的眼光向她們一瞥，

顯出她目前可欽的幸福。

她自以爲她的芳姿總是這樣的迷人，

她自思春神永遠會陶醉在她的懷裏；

鶯燕會祝她的溫馨，

蜂蝶會做她的情侶。

誰料春神一旦的把她拋棄，
那時她的旖豔的青春已逝；
她由榮耀而變爲悲哀，
這便是她紅顏老去時。

鶯燕替她唱着薤露，

蜂蝶棄她而戀別枝；

她已嚐遍了人生的淒涼，

但更有那無情的風雨來摧殘她的身世。

你且看地上片片的落英，

她們不是當年嬌豔的紅粉？

現在只留下了她們的芳躅，
讓人們在她的身上蹂躪。

花謝花落，是她的變遷，

香消玉碎，有那個憫憐？

瓣瓣的落花，埋葬在澄清的水波，

縷縷的往事，怎堪重回憶。

她是一個癡心熱情的少女，

她的一生像一朵路畔薔薇；

薔薇似她的芳姿，

薔薇如她的嬌顏。

八

天空中的太陽，呆呆的曬人頭昏，路上的沙土，彷彿受了陽光的威脅，似在閃爍地發生細微的亮光，天上「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」，一片灌木，都疏疏密密的瀉下來的濃蔭的明影。本來；在這過去的春天中，於密密層層的樹葉裏，隨時可聽到啾啾嬌宛的啼聲，如在奏着空中音樂，正應着古人所說的「以鳥鳴春」的話；可是在酷熱的六月中旬，除了由山尖上吹拂過來的，帶來了熱浪的令人頭眩的夏風，微拂着濃葉外，只有噪擾的蟬聲，來點綴夏的景緻；至於那些活潑的自由的音樂家——鳥兒們的歌唱，都不約而同的自然而然的沉默了，尤其是那些佇足在樹枝上的鳥鴉，雖然牠們不時的「嘎，嘎，嘎」地亂叫，可是牠們也在張着嘴喘氣。——這原是自然的例外。幾條村狗，到處都拖出像紅縐紗似的舌頭來，而且還在微微的顫動；在狗肚皮上，卻像在拍着有旋律的節拍，很快地一起一落。

在這酷暑的熱浪的氣氛中，到處都在發揮着他的威嚴的魅力，人們背上的衣服，也像被「沾衣欲溼杏花雨」所沾透了；——長天上，只佈滿了燄燄的陽光，白晝似怪長的，像造物有意

來作弄人們，不使夜魔快一點上來，人像在四周漫延着火燄的火災中，連呼吸也漸漸地困難了，使人不得不喊一聲「熱呵！」

唐傑爲了自己和秀英的結婚事，所以坐了黃包車，回到自己的家裏，和父母商酌，況且，K大學裏也要放暑假了，不然，他不能再到秀英處來了，因此，他最近也心急得很。

他回家後，見母親在房裏打盹，父親在銀行裏沒有回來，於是，他悵然地在茶廳上的沙發上一坐，嬢嬢送上了一杯茶，他心中雖然很想喝茶，可是他斜睇到從茶杯上湧起的一——的熱氣，就是了一種憎厭。

於是，他就像不耐煩似的喊道：

「嬢嬢！」

「噢！來了！」嬢嬢一面答應，一面跟着聲浪進來。見了唐傑問道：「少爺！可有什麼吩咐嗎？」她用二隻疑問的眼光，向他注望着，像急切的期待着他的吩咐。

「這樣的熱天，還吃得下如此熱氣騰騰的茶嗎？」他指着桌上的正在湧出一縷縷熱氣的茶杯說。

「……」娘姨只用遲鈍的眼光，望了望茶杯，並不說話。

「可有汽水？」他問。

她點點頭，說：

「那末讓我去拿來！」

「快！」他命令式地說。

「呀！曉得！」

她答應了，就匆匆地走進去了。

不一會，她拿了一瓶正廣和的汽水進來，遞給了唐傑；他就從西裝褲的皮帶上，解下了一串鑰匙，在許多鑰匙中，揀出了一個開汽水瓶蓋的器具，只聽得「噓——」地一聲，瓶蓋離開了瓶口，從瓶裏湧出了許多白沫，但一會兒，便漸漸地降了下來；他就拿了一隻杯子，自酌自飲，飲畢後，覺無限的暢爽，分明是飲了一劑清涼散。

於是；他就慢慢地，在沙發上躺下，叫娘姨拿了一份畫報來，躺着看了幾頁，可是，視線雖然直投在一幅一幅的攝影上，但，眼神經早已失去了他的效能，只覺眼前一抹的墨字，再也不能辨別

每個字的字跡，眼皮像負了千鈞之重一樣，漸漸地不由自由的蓋了下來，昏昏的隱約聽到了從熱浪中傳來的一聲兩聲的蟬吟犬吠，釀成了一種單調的、枯燥的、朦朧欲睡的意境；更由微風中，捲來了一縷縷荷葉的香氣，鑽進了人的鼻孔，心澈人的臟腑，他像中了深毒一樣的，毫無一絲的氣力，終於沉沉地踏進了幻虛之門，開始嘗一切夢魂中的靜味。

驀地裏，夢魂收斂了牠的命令，把他驅逐出靜味的花園外，他微微地啓開惺忪的睡眼，耳邊只聞得一陣陣鏗鏘鏗鏘的大絃嘈嘈，小絃切切的琵琶聲，富於好奇性的他，凝神地向宮外一望，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，竟下了暴風急雨。

於是；他打了一個呵欠，很疲乏的從沙發上坐了起來，只聽得一聲輕脆的「拍」，他忙低頭一望，卻是一份電報跌在地板上了，他就伸手拾了起來，向沙發上一甩，慢步的移到窗邊，來望望這一派的雨景。

只見慘澹的長天，水雲像海浪般的前仆後湧，風兒像狂似的龍奔，怒吼，半空中只見一片白茫茫的銀灰色，像披上了一層薄霧，半含半吐，在空際無端何處，都被他所瀰漫了，一切的屋宇，青山，田地，草木，都被那白茫茫的雨網所籠罩着，在地面上，只見一連一疊的起落的水泡，不時的在

、端裏發出了一陣低聲的雷鳴，像Z字光似的閃電，透破了灰白色的天幕，一連到屋子裏有好幾次偉大的光臨，隨着那暴風中，帶來了一陣雨絲，點點的吹在傑的臉上，同時，在這玻璃窗上，也起了一陣清晰的響聲。

——天然的音樂，也畢竟不錯吧！

那時；天氣已涼得多了，好像三秋時一樣的清暢，使人們暫時的跨出了那炙熱的牢籠。他正在迷戀着那濛濛的雨色，忽然有一縷慈愛的聲浪，鼓動了他的耳膜：——

「傑兒！你幾時回家？」

他聽了，就回頭一望，見母親帶了睡容出來，面上露着慈愛的微笑，顯出偉大的母愛。於是；他也離開了窗檻，走近母親的身旁，拉她在沙發上坐下，說：

「母親！你剛才打中覺嗎？我也來了好久了，我幾乎等得心焦極了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也在母親的身旁坐下了。

「傑兒！你校裏可否開始大考了？」母親的慈愛的聲浪，又鼓動了他的耳膜。

「就要大考了！」他口裏雖這樣的回答，可是他的心中，卻起了一陣不自主的悸動。

「這學期大考的日期遲了些吧！」

「是！」在他這一聲答應中，如果母親能細細地辨別，一定會瞧出他的破綻，因為他的聲音像琴絃似的抖動了，在他的面上，也浮上了一陣心虛的紅暈。可是母親仍舊是不知不覺，所以再吐出那盈含着母親的聲音，說：

「傑兒！你近來瘦了好多了，是不是爲了大考而用心過度？」

「大概……，不過我也不知道！」他將要說出「是的」兩字，可是他又不忍以虛話來欺騙母親，所以終於改換了口鋒。

「傑兒！你要曉得，雖然讀書非用功不可，可是自己的身體，也須要特別的保護，不然，無論你懷有如何的大志，都不能達到目的。照我想來，雖然你一則對於用功，但二則亦不得不說一聲學校裏寄宿終沒有家裏的舒服吧？所以還是到家裏來住吧！」

「這可不必！我覺得學校裏的生活，比家裏守規律，有一定的起居飲食，所以我很喜歡寄宿在校裏。」他恐怕母親真的要實踐她的主張，如果這樣，他豈不是要和秀英暫告別離了嗎？因此竭力地反對。

母親對於獨養兒子，怎忍去逆他的意呢？不過她很痛心他的瘦了。於是她又用憫憫的眼光，再向他細細地一望說：

「真的！你比以前瘦得多了。」

這的確是事實，他自己也很覺得，不過他不好將他因色而過慾的事實說出來，所以只得笑了笑，向他的母親強辯：

「大概是你的心理作用吧！不然別人爲什麼沒有和我說起？」他雖然如此的說了，但馬上又回到自己的話前後太矛盾，所以終於低下了頭。

「傑兒！我來對你說一件喜事吧！」她向他癡笑了半天，才說出這句話來。

「喜事？」他又抬起頭來，會疑的問道。

「是的，是關於你的終身事呀！」

「是不是父親已替我找定了職業？」他很急切地問道。

「職業何必這樣的急切？難道像你這樣的人，大學畢業了業，會沒有職業的嗎？」

「那末還有什麼喜事？」

「就是爲了你的結婚事呀！」她說着，很得意地笑了，像在回憶到不久就可以做婆婆的甜蜜的事。

「……」他聽了，分明是被一枝愁箭射了自己的心胸；他想：「像我這樣的已經失去了童貞的男子，還有和其他的一個白玉無瑕的處女結婚的資格嗎？不然，我將愛道德的創傷，我將剝削一個純潔的處女的幸福。」因此，他覺得了主意，無論是哪個女性，如果要和他結婚，這便是秀英的情敵，同時，也就是自己的情敵，因爲他和秀英，原是毋分彼此的。

「上午，朱家伯伯來替你做媒，說是××縣的縣長何老爺的千金，她也在××縣立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的，情願來做我家的媳婦，所以我也很急的望你回家來，問你是否歡喜這頭親事？讓我可以答覆朱家伯伯。」母親又說了。

「……」他又置之不答。

「你的父親也很喜歡，不過他說現在對於子女的婚姻，須要得子女的同意，所以還沒有決定。照我的眼光中看來，只須親事真是門當戶對。」

「我不要母親！」他說着，繼着又搖了一搖頭。

「不要？那你要怎樣的女子？」母親像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似的，很急的問道。

「不待母親說，我和我校中的一個女同學，已訂了不解緣，所以對於何老爺的這頭親事，待於下世吧！」他終於紅着臉說出來。

「哦！你既然和一位女同學相識了，那也不好。不過，你那女同學姓什麼？叫什麼名字？對於她家境可清白？不然；你父親定會反對的。」她似得了稍爲的安慰，所以又用慈愛的聲調，向他詢問。他也知父親是個固執的禮教徒，如果他知道了秀英是個 *model* 出身的，那他定會竭力的反對；所以傑就隱去了關於她的 *model* 的事實，不對母親說：

「她姓張，名叫秀英，是我的同學，家裏的人都死了，可是稍爲遺下了幾千元家產，因此她也進 K 大學，來和我同班，對於家境，是清白無比的。」他窘着說：

「好！那末讓我同你的父親商酌，趕快請媒人過去做媒好了！」

他聽了，也不回答，也沒有表示，只是紅着臉低下了頭。

半響；他偷眼的望望坐在自己的身旁的母親，見她已是無其事般的神氣非常散開，於是他方才擡起頭來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，暴風雨已停止了牠的工作，窗外的一塊小天，時有破裂的天幕中，露出了一塊蔚藍的天色，像西洋少女的眼睛似的，似在頻頻的向他眉目傳情。這樣；又給他一個好機會了，他乘機的走到窗邊，遙望這雨後晴空。

那時；已是夕陽西沉的時分了，東方的天空，已褪盡了水雲，只露出光澤可鑑的天青色來，可是有一條五顏六色的如弓橋般的長虹，越跨南北，像一條天橋；娘娘們都說：「這是預備給玉皇娘娘到玉皇大帝處去朝見的天橋。」可是他終是笑她們的迂腐。

的確；在這雨消雲散後的大自然的景色，好似少女的新妝初罷，益覺嫵媚動人，似更加了一種富於引誘性的魅力。

一切的東西，都似在夏雨中洗了一個浴，屋宇，青山，田地，草木，被牠洗刷得更嬌豔了，樹葉上一點點的雨水，正巧像一顆顆的明珠，晶瑩可鑑，微風拂過，水珠像天女散花似的亂灑下來，這不是「大崑山珠落玉盤」的情景嗎？

「青草池塘處處蛙，」從晚風中傳來了噪雜的蛙鼓，使人聽了會感到一種厭憎，可是牠的聲音較雨前越發響亮了，毫無忌憎的任意地亂噪，牠們似乎也感謝，感謝雨水特地來潤着牠們

的歌喉。

他見了天氣晴朗了，於是就向母親辭別，要回校去——不要回秀英處去。但嘴裏不得不如此說：

「母親！我校裏還要去做許多功課，所以我要回校去了。」

「天已經晚了，在家裏吃了夜膳去，來不及嗎？急什麼？」

他聽了母親的慈愛的語氣，心中實在要服從母親的命令；可是，他回憶到半日不見的，陷在寂寞中的她，心中又起了一種矛盾的理智，但他的確是一個意志薄弱者，畢竟敵不過半日不見的她的魅力，所以只得忍心決意地向母親推辭。

「不能的，我校裏近來緊得很哩！不許寄宿生在外面住一夜，並且規定如下午六時以前不到校裏，記大過一次。」

「K大學現在竟嚴得如此了嗎？」母親說了一句，大笑起來了。

「這到還好哩！最近甚至家長遣人來問學生，他們只說沒有這人，或者說開除了等等的話；因為有許多同學，他們都托人假說是家長，請了假出去爛和調。因此；除了家長的請假信——須

憑圖章爲證——外，」休想出校。鬥他恐怕母親要遣人去叫他，那末豈非揭穿了假面具？所以他假說了許多利害，來欺騙母親。

「那末你今天如何出來？」母親又問。

他不料母親會問出這一句，不覺得有點實了，可是，靠他天資的穎聰，在急迫中硬想到了一個回答：

「今日我校裏和××大學舉行籃球比賽，我也是校裏的一個代表，比賽的結果，是我們校裏獲得勝利，所以今日師生同歡一天，讓學生們都出來逛歡。因此我可以回家來。」他說時，聲浪像——的微波似的漾蕩了。

母親聽了，還好，沒有聽出破綻，所以她仍舊用慈愛的聲調說道：

「這樣熱的天氣，還要玩籃球，不怕發了痧嗎？」

他聽了，對她搖了一搖頭，笑了一笑。

最後；母親見他堅意決定要回校去，所以也不強留他，就叫自備汽車送他回校，但他辭了，只有叫了一輛黃包車，向秀英處駛去。

當他去到秀英房裏，見秀英正坐在沙發上，看一本很厚的洋裝書，她見他回來了，就立刻把書在沙發上一放，像燕子穿簾似的跑到他的身旁，說：

「愛！你回來了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愛！你先給我一個 *kiss* 吧！」

他說了後，就餓狼撲小羊般地擁抱着她狂吻了一會。到她的反應，都比他更加強烈。

「愛！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他倆吻畢了，就相依相偎地同坐在沙發上，她拿出了一方嫩綠色的手帕，在自己的櫻唇上揩了一下，這樣地問道。

「我剛才回家去的呀！爲了商酌我倆的結婚事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用他的右手，半圍着她的柳腰。

「可得你家的同意？」

「我父親不在，但照我的母親的態度看來，是毫無抵議的。」

「……」她心裏歡喜得竟說不出話來，只對他作了一個媚笑。

「Venus my darling and my sweet-heart」他說着；又在她的頰上狂吻了一下。

「最近的將來，你是我的私有的 Venus 了。」他又說。

她也不回答，只對他又作了一個媚人的甜笑，從她的態度上看來，她是萬分的欣感。

「你剛才看什麼書？」半響；他又問她。

「不看什麼……」她搖了一搖頭，那媚人的甜笑，終於重演在他的眼前。

「不看？」他一面問，一面伸手到她的身旁去拿這本很厚的書；繼着瞟眼向封面上一望，見上面寫着結婚的愛四個大字，於是他又向她趣笑了：

「愛！你對於結婚的愛想已研究得很澈底了吧？」他說了後，大笑起來了。

她不禁的紅了紅臉，只白了他一眼。

「愛！我們照着司托潑所告訴我們的偉大的計劃去做吧！」

她笑了，她紅着臉笑了。在她所發出來的清晰溫柔的笑聲中，飽含着甜蜜、快慰……的分子。娘姨推門進來，很恭敬的對他倆似報告式般地说道：

「請少爺和少奶吃晚膳。」

他倆同時的點了點頭，攜手的走出寢室，向膳室裏走去……

翌日的下午，傑又回家去了，父親到銀行裏去辦工，於是他就走到母親的房裏。

母親見他來了，就顯出失望的神氣對他說：

「你來得正巧，不然，你父親要備函到你校裏來叫你了。」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他很驚奇地問。

「就是爲了你昨天所說的什麼張秀英呀！」她說時的神氣，是這樣的冷淡。

傑見了她的神氣，便料想自己和秀英的婚事恐怕已無希望的了，可是他不得不問個明白，

因此仍舊很急切地問道：

「鬧出什麼亂子？」

「你昨天對我說了後，我待你父親回家後，便和他說明，他也很同意，於是他就打了一個電話給K大學，假充爲張秀英的家長，誰知你校裏說，她原是K大學裏藝術院中的一個模特兒，況且現在已排拆了，所以你父親大怒起來，說像我們這樣清明的人家，難道沒有媳婦可娶了嗎？這

樣的一個下賤的裸着體給衆人賞鑑的女子，值得爲我家的媳婦嗎？因此；他對我說，如果你要娶那個下賤的女子時，他將要和你脫離父子關係；並且他主張，也不要你到學校裏去唸書了，今天你既然來了，也不必去了。

他聽了母親的一篇話，不覺大驚失色；他萬料不到，父親竟會打電話去問Y大學，這樣看來，和秀英結婚事，已成了幻夢了吧！

我原知父親是個最要面子的人，而且他是個頑固執一的禮教徒，現在他既然知道秀英是個模特兒，他一定不肯讓自己和她結婚。現在的他，毫無一點鶴的，他的心靈，像着秋的荷葉似的，隨風飄盪，沒有一點自決的力量。

他只是呆坐着，像觸電似的麻木了，他的腦中，似在奏着失望與煩惱的交響樂，他一時覺得像身在烈火中焚燒一樣，又一時他又覺得像身臨冰雪中凍冽一樣，頭腦痛漲得像要裂開來似的，眼睛也似乎要彈出了來，他的神經系一律宣布罷工，耳邊、眼前、甚至一切的一切，都不受外界的鼓動，他像死去了一般，像關在地獄裏一樣的痛苦，他似個失望的囚犯，嚐遍了一切鐵窗的風味，那時，他才感到人生是最無聊最痛苦的。

母親也靜默了，只是用他失望的二道慈愛的眼光，凝望着他。

室內除了牆上的鐘擺「的搭，的搭……」地發出有規律的嚮聲的，任何的一切都陷在靜默的漩渦裏。

靜，佔據了整個的室內！

「呀——」的一聲，門開了，揭破了一時的靜境，原來是娘姨進來了。

「太太老爺回來了。」娘姨說。

「請他進來，」母親說。

「呸！曉得！」

娘姨出去了，不多時，父親踱了進來，見了傑，開口就罵道：

「嗣後；你毋須到校裏去。」

他那嚴厲的聲音，直震動了傑的身膜，於是他不禁的心裏起了一陣悸動。

「你想；像我們這樣的人家，難道沒有媳婦了嗎？要去娶那個下賤的女子？」父親在傑的對

面的沙發上坐下，一面吸着茄烟。一面厲聲的說：「我本來是主張你自己去找一個門當戶對的

女子，但是，現在照你的選擇法看來，你沒有自選的資格；我決定了，我去叫朱家伯伯到何先生處去，把這頭親事說合了吧！你想；一個好好的縣長千金不愛，卻反去娶了一個下賤的模特兒爲正配，哼！不但實行，就是聽見了，豈不要被族衆譏笑？我們屢代的紳士名望，豈不要爲此而破壞了？況且；我一生的清白，怎允你去娶一個模特兒爲妻？嘿！真是笑話了。」父親說着，在他的二個鼻孔裏，噴出了二道灰白而帶鐵青色的吸雪茄的烟。

母親和他都不響，鐘擺依舊「的搭，的搭……」地嚮着。

忽然；見娘姨來報道：

「朱家老爺來了。」

「請他在客廳裏稍坐，我馬上就來。」父親這樣地吩咐娘姨。

「呸！」

娘姨答應了一聲出去了。

大概過了四五秒鐘的光景，父親才嘆了一口氣，擡起身來，迂緩地踱出了房門。

母親見父親出去了好久，就開口對傑說：

「照我看來，你還是依了你父親的主張吧！難道你還不曉得他的脾氣嗎？不過；這件事的確是你自己弄錯的，怎麼一個很娼妓式的模特兒，可到我家裏來做媳婦呢？」

他聽了母親的話，果然知道父親的脾氣很不好；可是，他回憶到在家裏久仰着他回去的她，爲着自己喪失了她的貞節，爲着自己喪失了她的幸福，這是多麼的對她不起呢？而且；他體認到自己已是個失去了結婚——和一個純潔的處女結婚的權利，他不但喪失了精神上的貞節，並且喪失了他的童貞，他自己也覺到他已是一個人間的囚犯，是禮教中一個無法可貸的罪人，到了現在，他才懺悔當時不該和秀英交接，同時又悔恨自己太無堅強的意志了，爲何當初不壓抑下自己的慾火呢？——啊！他一切都懺悔了！

不到多少時候，由娘姨拿來了一張何小姐——縣長千金的肖影，對傑說：

「少爺！這是何小姐的相片，是朱家老爺費盡了許多心機，托何小姐的親身，送的。」

他一面接了過來，一面心想：

「既然她家已允許朱伯伯做冰人，對於照片又何必耍偷呢？」

可是他的腦海中，立即予他一個答案：大凡一家人家的女子，是須要男家去向她家求婚的，俗語說得好：「一家女子百家求。」她豈可以照片給了冰人，再來作媒呢？

於是他的疑問解釋了，就拿起手中的一張何小姐的照片來看：的確，何小姐的清秀的面龐，實在使秀英望塵莫及，你看她那滿含着愛的情波的星眸，如被她含情的一瞥時，保使你的魂靈頓逝，就是在柏法裏，脈脈含情的神氣，也够使人癡想了；她那不大不小，不高不低的鼻樑，和二道像柳葉似的，像青山似的，像上弦時的新月似的黛眉，更令人迷醉；何況再配上了一隻富於曲線美的，絳嫩的櫻口？況且在她的口吻上，還帶着愛的芬芳，和一種從未經男性在剝削的溫柔；如絲絨般的秀髮，柔滑而成波浪形，直披到她的眉下；隱約的二個笑靨，是迷人魂靈的——；再以下便是二隻未經任何男性者所撫摸過的乳峯，可惜攝影師不肯行方便，把那最能引人動情的，也就是每個摩登女性者最逞威風的胸前的一雙玉峯，只攝了一半，令人好不有些悵意？可是對於她全身的處女所特有的芳姿與嬌態，已可瞑目而想象得出了。

「啊！這不是——我用舊文學來形容她——『綽約能驚崔氏女，風流猶似卓文君。』『西施並立羞無色，楊妃同行亦減容。』這寥寥的四句，真不愧是爲她而作的。哈！這樣的美人兒，若不

和她兩情綢繆，豈不要『悶死江南刺史長？』他這樣地癡想了一會，又想想秀英的容貌，如果和何小姐比起來，那末秀英只好算爲陋質鴉容之類的醜婦了。

他這樣想來，把秀英拋在一旁了，他竭力的戀着何小姐，雖然他自愧已喪失了童貞，可是他想到一般人的說：

「男子儘可以浪漫，不論交接過多少女子，都不成問題；可是，如果女子也和男子一樣的浪漫，那還成甚麼世界？況且，男子是不須要什麼童貞的保守，你且看，中國數千年以來，爲什麼女子保守了她們的貞節，而獎勵以貞節牌坊，使她們留芳百世，而從來不見有什麼貞節牌坊來獎勵男子呢？這不是明明的告訴我們，男子是不必有貞節的鐵證嗎？」

他想到這裏，一切的失望所泯滅了，只有歡愉，欣慰。

自此後，他就不到秀英處來了；只遣人去安慰她一聲，說是他要到親戚家去了，大概要二三個月才歸來，她也只得依從他。

二個月以後，傑和何小姐在上海的一品香大旅社，舉行結婚典禮。

在這天的中午，到了十一時半的光景，一品香大廳上的音樂隊起奏了，繼着由大贊請了證

婚人，介紹人，主婚人……站在證婚席旁；於是，音樂隊又奏出輕快的溫柔的曲子，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，手提了花籃，一向向證婚席前走來，一面隨手就把花籃裏的花瓣，散在地上，在她的後面，便是一對如花似玉的新人。

男的——身上穿了一套嘩嘩的大禮服，一手拿了一頂高頂的禮帽，旁邊的一個青年的男僕相，挽住了新郎的右臂，新郎烏黑的頭髮，濃塗着富於油黏性的司丹康，看上去只覺者光澤可鑑，越發襯托出他那眉清目秀富於詩家的特徵的小白臉；足上穿了一雙橙黃色的皮鞋，擦得亮可照人；雖然，他的面上顯出莊嚴的神氣，可是，終不能遮沒了他青風滿面的愉快的笑容。

女的——身穿了一套粉紅色的巴黎緞所做成的禮服，項瞭上套了一串像龍眼似的金剛鑽項圈，燦爛奪目，和她的白臉相互掩映；她的房邊，有一位童蔻華年的女郎，挽住了她的左臂。新娘的二手，捧着一大束的鮮豔而馥郁的花朵，有紅的，有黃的……在她的胸前簇擁着，正巧似嵌在她高聳着的，像花苞的白乳峰的中間的乳漕裏；頭上披了一帽如雲似霧般的薄得像蟬翼似的絳綃，在她的身後，還跟着幾個天真爛漫的女小孩，替她揭起了絳綃的末端；她隱隱約約的露出一張鵝蛋形的面龐，那天生就的一泓秋水似的星眸，上面配了二道青山似的黛眉，蘋菓似的

粉頰，富於曲線美的絳嫩的朱唇，這是天賦麗質，使人見了幾乎是嫦娥下凡，那件嬌滴滴的富於引誘性的美容，每個男性者見了，都不禁的要垂涎下來；她似在和其所捧着的一大束的鮮花，在爭妍鬪豔似的；可是那只有香和色的花朵，怎及得她的一朵能語花呢？雖然她很羞澀的半低了頭，可是在她如花似玉的面龐上，怎能免去了不時的所浮上來的甜蜜的笑容？

大家都在音樂隊的歡聲中，向證婚席前走來。

那散花瓣的女小孩，走到離證婚席約五尺光景的距離時，就退到旁邊去了；繼着，就是一對新人走上前來，竚了足，四人——男僮和，新郎，新娘，女僮和——作一排的立着，新郎和新娘間，只隔了二三尺的距離。

循例的，各人拿出了圖章，在結婚證書上依次的印下；然而，新郎新娘向證婚人等一鞠躬；最後，便是一對新人相互見禮。

結婚典禮畢後，便開喜筵了。

下午；各項節目開始表演，什麼京戲啦，滑稽啦，申曲啦，歌舞啦，……整個的鬧了一下午；到了夜筵吃畢後，新郎和新娘便預備回到新房裏去了。

嫩綠色的汽車外面，密密層層地結了許多五顏六色的彩綢，那彩綢迎風起舞，像樹立着愛的旗幟，鮮豔奪目，相映着一對禮婚的伉儷，正似紅花綠葉，相互襯托，這是多麼的美麗而令人羨慕呀！

當這輛載了一對新婚的人兒的汽車，經過這條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南京路上，這奇觸目的汽車，使行人們都竚足而觀，雖然汽車仍舊不停的向前駛去，可是從流動不停的空氣中，送來了眼快的行人們的喝彩的聲浪，鼓動了新娘和新郎的耳膜：

「好一對如花似玉的美春呀！」

「好一對幸福的伉儷呀！」

「好一對……」

這種讚美的聲浪，不時的飛進了他倆的耳中，這是會使他倆增加了無限的甜蜜，增加了無限的欣慰。

「你聽！行人們的喝彩聲，是何等的熱烈呀！由此可見她的美麗，能博得許多閒人們的有目共賞了；可是，他們不知道怎樣的羨慕，羨慕我擁着美人兒而歸去？羨慕像這樣的美人兒，而歸我

私有？」新郎在車廂中，暗暗地想着；接着，可是一陣表示得意的微笑，浮上了他的白臉。

「你聽！行人們的喝彩聲，是何等的熱烈呀！由此可見他的英俊，能博得許多閒人們的有目共賞了；可是，她們不知道怎樣的羨慕，羨慕我同着如意郎而歸去？羨慕像這樣的如意郎，能專心愛我？」新郎在車廂中，暗暗地想着；接着，又是一陣表示歡欣的微笑，浮上了他的芳頰。

可是；他倆並坐在車廂中，不約而同的相互偷偷地斜睨，接着，可是一陣得意的歡欣的微笑；有時，他倆相互窺視的目光，像電流似的接觸起來，那末在他的春風滿面的白臉上，和她的嬌豔如花的白臉上，大家都浮上了一陣像喝醉了酒似的——不是愛的陶醉的紅暈；這時的他倆雖然同樣的感到了一陣羞澀，可是，也同時的感到一種不可比較的愉快。

「噢！她不是常在斜睨我嗎？」他想。

「噢！他不是常在斜睨我嗎？」她想。

於是；在二人的面上，重又演出了一幕快慰甜蜜的微笑。

.....

汽車送到了新房的門口停下來了，新郎和新娘由許多僮相的扶着，慢慢地走進了一間電

炬照耀如晝，陳設着華麗的器具的新房裏；那時，新房裏已擁滿了許許多多的男女賓客，密密層層地圍住新郎和新娘，在新娘的左右，還有二三個喜娘護衛着。

於是衆賓客就開始吵新房了。

「新郎！你看那位美如安琪兒似的新娘，真似嫦娥下凡；可是，我聽說你倆早已未雨綢繆了，不知是否確實？」A逼近了新郎的身體，故意地問道。

「……」新郎沒有回答；只是紅了一紅臉。

「什麼？新郎和新娘在以前已綢繆過了嗎？」B插嘴問道。

「那當然嚕！那個貓兒不吃葷，何況他是個新詩家，是最富於情感的。」A立刻給予B的答
案。

「哦！那末今天無非時擇吉開張而已？」B又故意的問。

「先行交易，擇吉開張，這原是成爲現在人類進化的時代中的普遍化，那倒不成問題的。不過；我最不服，新郎和新娘既已是熟主熟客了，但到了這天，又何必裝着假惺惺呢？」C笑着問。

「對了！C君所說的話很對；我們來決定，請新郎和新娘表演一個 *kiss* 吧！」S也響影了。

「好讚成，讚成！」衆人嚷道；接着，又起了一陣大笑。

新郎和新娘到了那時，雖然沒有完全照賓客們所要求的做，可是要完全免掉，也不能夠了，結果，只是向着衆賓客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了事。

「新郎！我要請問你；你和新娘既是先行交易，那末你應知新娘的滋味了，我到要請教請教你，像新娘那樣的美人兒，於枕衾之中，當然另有一番風味了。」C又開始以難題來問新郎；而衆賓客也大笑起來了。

「那當然嚕！」A不等新郎回答，搶着先嚷道：「安琪兒似的新娘，配着風流瀟灑的新郎，當然起碼要奏着一曲二個鐘頭以上的飛曲；不然，在睡床邊的梳妝臺上的一隻小金鐘，何必要放在靠近睡床邊呢？因爲一則可以計算出飛曲的長短；二則可以按節於飛曲之板眼；如果於飛曲奏得很短的話，那末何必用金鐘來計算呢？」

衆人聽了，起了一陣哄堂的大笑，繼續又嘈雜地嚷道：

「是呀！一點也不錯！」

「A君！我不要你回答；難道你也和新娘有關係的嗎？竟曉得這樣的詳細？」C問A。

「啊！想不到A君也要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汁水了。」一個賓客托着自己的面皮，羞辱A君。於是；又是一陣譁笑。

「好了！諸位請回府吧！時候不早了！新郎和新娘都很疲乏了，請諸位原諒吧！」一個喜娘向衆賓客替新郎和新娘央求。

「時候早哩！難道新郎和新娘都急切要行枕衾中的某項條件了嗎？可是照我看來，今天二人各新，可是二下卻舊；況且是熟門熟戶，又不必再費功夫去問津，何必這樣急切？」B說。

「不是呀！新郎和新娘都立得腳酸了，還是讓他倆休息休息吧！」喜娘又陪着笑臉說道。

「不成功！難道他倆的腳好立了會酸，而我們的腳會不酸的嗎？」A也說。

「諸位看！新郎和新娘面有點汗珠了，所以請諸君原諒些吧！」喜娘一面說，一面去替新娘揩額上的汗。

「可以！我們讓新郎和新娘早上陽台；不過須要讓我看個明白，新郎和新娘是否有汗？」C說了以後，就伸長了頸脖，湊近了新娘的面部，仔仔細細地看。

「喂！C君！你不要揩油，和新婚 *the bride*；你看！新郎凝神地在監督着你哩！」A說。

於是；衆人又起了一陣大笑。

「我不相信，新郎和新娘還沒有到『月正圓時花正好，雲初散處雨初收』的時候，難道就會『透胸珠汗滲盈盈』了嗎？」S笑着說。

「S君你不知道；他倆雖然沒有到那『到得盡情無說處』的當兒，可是，他們須要的是開始他們造國民的工作，而我們衆人又不走，那末他倆爲慾火所燃燒心坎，所以不禁的發出了一陣陣的急汗。」B說。

「對呀！」衆人一面笑，一面發出了這聲的嚷喊。

「諸位靜一靜，時候果然不早了，我們也應當回去了；不過，我們在臨走的前一霎那，還要有個問題，如果這個問題，新娘能够回答我們，那末我們一律便開步走。」A大喊着說，衆人也一致的附和。

「什麼話？請講出來，我可擔保新娘一定會回答你。」立在新娘身旁的喜娘，向A說道。

「你可擔保嗎？好！那末我就說了。」A說到這裏，故意的嗽了一聲，對新郎問道：「你身旁的那位年輕英俊的新郎，是我的刎頸好友，他一切的祕密事，都告訴我的。據新郎告訴我：說他和妳

在前一個月的某一夜裏，他和你在××舞宮裏狂舞後，你因多飲了酒，所以醉了；因此，就在今天晚上他和你在××旅館裏成了靈肉一致；不過，在那天的晚上，他說你對於奏於飛曲的節拍，很是老練，同時，也沒有推辭；自此後，你倆就每日不斷的在實行開始兩性的工作，在一天的晚上，當他和你正在綢繆之際，你不是曾對他說過的嗎？什麼『我們趕快進行工作，將來可得到一個愛情的結品物。』這句話，可是你說的？」

起初，新娘羞答答地不肯回答；可是，經不起那個喜娘的慫恿，終於她不自然地低回了一聲「……唔……」

新房裏的賓客們，一聽到新娘的這句回答，都縱聲大笑起來；於是，A就叫衆賓客退去，可是在衆賓客中，忽然有一個人反對，說：

「我不要A君作爲我的代表，我要自己去親自問新郎。」

衆賓客一看，原來是X君；於是，大家又矜住了腳，預備聽他的問題。

正當X要走近去問新婚時，忽然見唐傑的父親進來了，衆賓客都知道新郎——唐傑——的父親，是是固執的禮教徒，所以都停了嘴，不敢把那些趣笑的話說出來，就假意的和新郎的父

親道賀。

不到半個鐘頭，一個一個賓客都走散了，傑的父親也走了，室內只剩了新郎和新娘二人。流蘇帳裏一團春，鴛鴦枕上情瀾瀾；新娘和新郎穩穩地交頸而睡，這正是陰陽交泰的當兒。

.....

九

在這秋的黄昏的氣氛裏，常帶來了一種令人悲哀的，或者令人心傷的分子，這是出於每個人的心緒的感情。

秀英自從唐傑分離以來，匆匆的已有三個月了，由酷熱的夏天，而變爲涼風習習的靜穆的秋天；她眼前一切的景色，——以她的眼光看來，只有悲哀淒惻；在窗外一排爲季候所應戀的半鵝黃色的樹葉，都憔悴得可憐，其中還零落的點綴着幾株密佈着紅葉的，半紅半綠的葉兒的楓樹，略挽回這肅殺之氣的淒涼景；秋風從那邊池塘上吹了過來，捲來了一縷細微的殘荷的清香，發出一種清晰的天然音樂，和那「秋蟬有限歌聲細」的蟬吟，相互應和，很有節拍的奏出清脆的交響樂。

太陽像春天一樣的明朗起來，雖然他仍舊放出微紅帶黃的陽光，可是果沒有像夏天一樣的威武了，何況這時又正及黃昏？

一排身披着灰白色的禮服的秋雁，在對面的山巒處成人字式的飛過，雖然秋是靜穆的，可

是也聽不出牠們的翼響，只從尖銳襲骨的秋風中，略帶來了一二聲嘹唳的啼聲，似鳴哀，似淒悲，使人們——尤其是一般像秀英似的正在愁思的人們，更感到一陣陣不由自主的酸意，襲上了她的鼻孔，使她不得不對這有肅殺的意味的蕭條的景象，垂下了幾滴如秋露似的酸淚；那時的她，正被二句古詩的意味所交集的惆悵橫亘在心頭，就是「新啼痕間舊啼痕，斷腸人戀斷腸人。」

她覺得，近來的身軀，經秋風一度的吹拂，驟然瘦小了許多；同時，在她的心上，常起了一陣陣激烈的悸動，她似乎有「不是愁中卽病中」的感象，她更不知道這瘦小的原因，到底是爲了愁呢，還是爲了病？雖然她近來覺得精神上很受一種有刺激性的懊惱；這懊惱，完全是在於唐傑一人的身上所受到的，可說是出於他一人的賜予——這無聊的愁思。她更聯想起易安居士的「人比黃花瘦」之句，正今於她近來的情況，她想大概這句詩，也是受到了這種瘦的感覺，才能寫出這句神祕的詩吧！

她又聯想到自己一月來的生理變化，像近來她最喜歡吃酸的東西，覺得她內部的一切的構造，非酸的東西不能沁澈；如果一天不吃酸，雖然並無多大的影響，可是終感到一種難堪。

「這不是……的象徵嗎？」

她每想到這裏，心中總起了一陣悸動，同時，又覺得自己的雙頰上，都襲上了一陣熱辣辣的紅暈。

她從這無聊的秋思，和她生理上的變化的二問題中，便引起了她的想思；她覺得和唐傑分離以來，彈指已有三個多月了，在這悠悠的歲月中，她嘗遍了別的苦悶，她對於江文通的別賦裏的二句：「黯然消魂者，惟別而已矣！」深感欽佩，到了現在，她才覺古人的詩句的神祕。

過了一忽，她又想到唐傑一去不回，而且連一信一字都沒有寄給她，她疑心他變心了嗎？於是她的腦膜中，又展開了一幕幕充滿了苦澀的、辛酸的、一場悲哀的迷惘似的回憶，無疑的，當然就是她第一次愛的打擊，她想起了逸琴的手段，又想到對於唐傑的未來的恐怖，她平時的經驗告訴她，唐傑並不是一個負心薄倖的男性；這是她的內心中所能決定的。

不過，她已是個驚弓之鳥，她被一個蹂躪女性的魔鬼剝削了她對於每個男性者的信仰性，因此，她對於傑，不得不引起了她的重大的疑問。

由此，她又想起了在她腹中每天在生長着的小生命，如果一旦小生命脫離了他的母體，達

到這萬惡的社會裏來，那末，他的幸福的問題是怎樣的解決？

她想到這裏，不得不急急的走到寫字台的旁邊，拿出幾張信箋，開始寫了一封第一次的給唐傑的信——

「愛！我愛的人兒：

愛！我自從和你認識以來，我自思——雖然這是屬於我的偏見——我和我的相愛，大概也不會算是不純潔吧！愛！我以為我倆間的愛情，可說也很自然而神聖！我們的結合，並不受社會習慣的束縛，或有礙於禮教的制限；我對於戀愛——尤其是我倆間的偉大的戀愛，完全是出於甜蜜、香豔的結晶；所以，我倆間的愛，我很盡心的樂從，我敢大膽的喊一聲：

「我倆的情愛，是 *Venus* 的甜蜜的賜予！」

愛！你對於這句口號，也不會反對的吧？我愛的人兒！你得來附和我這句出於心坎裏的最深奧處的至誠的口號！

愛！你還記得嗎？以前你時時對我說，叫我 *Love in Eternity*，我到現在，尤其是你和我離別以來，我真一天也不能忘記這句你所告訴我的格言：愛！你也不會忘記的吧？

可是；你自從和我分別以來，匆匆地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月了，我心中老實對你說一聲，我沒有一天——不，沒有一時一刻一分一秒不在想念你；愛我從來——在我有生以來的歷史，沒有一次嘗過和一位相互戀愛的人兒別離的意味，可是，現在的我，已深領別賦裏一切的神祕的苦悶了。

愛！你不記得嗎？在我倆「初夜」的一月紀念的晚上，我倆不是相互的宣誓嗎？

「我一天——甚至一時一分也不能離開你 Venus 的室屋的前面，因為我本是一個失去了靈魂的人軀，但這靈魂，是須要慈愛的 Venus 來付於我，那末，我才能生存在世界上，不然，我簡直是一個狂人，不知不覺的人，愛！你想，失去了你的我，還有生存的資格嗎？」你說。

「真的；我也和你同病相憐。我來是一腔柔弱無用的絛羊，我敵不過世界上任何的一切，我得了你，像找到了一位仁慈的牧童，你能帶我走向快樂的 Green spot，不然，我將要在十字街頭徘徊，受一切的恐嚇；我原是一個弱者，如果愛我的牧童一旦棄我而去了，那我還能在快樂的 Green spot 享樂嗎？恐怕我還有未來的威脅，當你離我去後，那威脅一定會加在我的身上。」我說。

愛！當我倆說完了這話後，不是異口同聲的喊出一句甜蜜的口號嗎？

[Love in Eternity]

.....

愛！這一幕甜蜜的回憶，終在我的心靈上很深刻的印着，是不能泯滅的一頁。

可是；今天我寫這封信的日子，是我倆「初夜」的四月紀念。愛在這短短的三個月中，同是一個晚上，怎能不使我有今昔之感呢？

愛！今日的我，正應着三月前的今日的宣誓；我所愛到的，是在十字街頭徘徊的徬徨，恐怖；我被惡魔驅逐出 Green spot，我將受到未來的威脅，愛！今愛的我真似一腔柔弱的綿羊，在崎嶇的路上徬徨。

愛！你還記得一月紀念的宣誓嗎？現在的你，可仍在期待着我來付於你的靈魂？愛！還是你忍心棄我這腔無依的綿羊？還是你已拜倒在她——除我以外的 Venus 的室座的前面？愛！如真有這樣的一天，我的心腸，都要裂成撕片了。

愛！請恕我這無理由的曲解你；我的神經過敏了，會對你發出這樣的使你難堪的議論，愛！

請恕我原知你始終是愛我的，請恕我對你的曲解。

可是愛你爲何離別我有許多的日子而不予我一信呢？同時當我動身的那一天，你叫了一個僕人，拿了一封信來，說多則三個月就可回來了，但現在你會忘記了你自己所說的日期嗎？

愛我由這一點看來，我在不久的將來，恐怕也要吟「瘦影自臨清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」的二句令人斷腸的詩句吧！

愛我又冒昧了，我不該以王魁負桂英的意義來褻瀆你。

現在的我，被妄想的游絲所纏住了，我只是胡思亂想，更想起我倆愛情的結晶的還沒有出世的小生命，他更在期待着你的回來，不然，每當我在思念你的時候，他在我的腹中悸動着，他是爲着他自己的幸福：愛你見了我這幾句話，會感到什麼感想？

愛我別的話也不嚙噓了，總之，請你在最短的時期中回來，如有意外的事情，那末也請你趕快的寫封信給我。愛我期待着，期待着你的回音，祝你像牧童一樣的仁慈！

像天帝一樣的博愛！

你的人兒秀英」

她寫完了後，就封進了信封，寫好地址，叫娘姨買了郵票寄去。

那時；她如癡如醉的倚着窗檻，佇立着，雖然她的眼光，凝視在像鍍上了一層銀色的河水，可是，她已失去了她的神經作用，沒有一點的感覺。

月兒露出她潤潔的白臉，偷偷地凝笑着，竊視一個被愁魔奪去了少女應有的情緒——感覺力的秀英，她將她幽皎的富於安慰的清光，籠罩在她的身上，像石膏的典型一樣。

星子，零落的倚在空中，閃刺着她的迷人的眼睛，也在竊視着秀英，她見了秀英那付恍着有亡的獸氣，不覺暗暗地在甜笑着，從她的笑態中看來，帶有諷刺的譏笑，她的迂闊的鄙夷的神氣。幾朵夜行的雲兒，也裹足不前的緊緊在鵝黃色的枯葉邊，——像作出了一種自傲的神氣，像在譏諷她是一個下賤的女人。

這時；只有鏗鏘鏘鏘的秋蟲音樂隊，才代她抱不平，替她奏出憫憐的曲調，如怨慕，如哭泣，如悔恨……

眼前一切的景色，都對她有鄙夷的諷譏，同時，更顯出秋的蕭條，可是，那時的她，似一個沒有靈魂的人，當然嚙，她對於眼前的景色，只付於清烟般的溜去。正應着二句詩說：「這人不是悲秋客，一任晚山相對愁。」更何沉在她的腦膜中，被茫然着失的情緒所佔領？

半嚮；她的腦神稍爲清醒一點，她的視、聞……等感覺，也開始活動了。那時；她才聽得從寂靜的空間中，飄來了一縷縷的歌聲，她爲這有 *clarn* 的歌聲所攝住了：——

——

伊人！我愛你！

伊人！我恨你！

我愛你的窈窕芳姿，

我恨你的不覺情意。

伊人！你請看那——

明月像冰輪，

在蟾華雲間散放愛的銀箭；

楓葉似鮮血，

在襲骨朔風中颯颯地打顫。

明月如伊人的面龐，

但她不能安慰我的靈魂的徬徨；

楓葉如伊人的絳唇，

但她不能救滅我的熱情的悸蕩。

伊人！

我滿腔的愁懷，

只付對瘋狂的朔風，

但願將這淒然的心絃，

飄到伊人的耳中。

二

伊人！我愛你！

伊人我恨你！

我愛你的風流英雄，

我愛你的不惜華年。

伊人！你請看那——

明月的皎潔，

這是你的風流瀟灑的容顏；

楓葉的紅豔，

這是你的蘊藏愛情的蜜意。

可是月常圓而葉常紅，

伊人的英姿不在我的身邊；

烏鴉枝頭月三更，

倩影零仃有誰憐？

人比黃花瘦，

往昔風致只剩回憶。

伊人！

我愛你的風流英俊，
我恨你的不惜華年。

這一聲聲富含着又淒涼又悲哀聲浪，直飛進了秀英的耳中，她的靈魂隨着這波動的聲浪所飄蕩了，她的眼淚，也隨着這幽抑的歌聲而淌出來了，她覺得這歌聲，每一個字都能直刺入她的心坎裏，所謂「淒涼人聲淒涼調」，使她的心中和那歌聲交織出淒涼、悲哀的情緒的心境，在這神祕的夜境中，聽着那神祕的歌聲，更使人有茫然自失之感，她的在飛揚着的靈魂，似在悠悠的叫喊：

愛！你豈能不夢你所愛的人兒？

愛！你豈能不夢你會所戀過的秋夜？

愛！你的夢魂不爲你所愛的人兒蕩漾？

愛！你的夢魂不爲你所戀的秋夜飛逝？

神祕的秋夜，神祕的歌聲，和神祕的心境；

你靈魂，不爲這神祕而融化？

你靈魂，不爲這清幽而飄蕩？

你靈魂，不爲這美景而迷戀？

你靈魂，不爲你愛人而顛倒？

愛！你風流，你倜儻，你瀟灑，你年輕，你豈能不夢你所愛的人兒？

愛！你熱情在你的胸前澎湃，你靈魂在你的頭上活躍，你豈能不夢你所戀的秋夜？

愛！你的夢魂不爲此飄蕩？

愛！你的夢魂不爲此飛逝？

.....

*

*

*

*

*

唐傑和何小姐結婚以來，匆匆地已經過了一個月了，他倆在上海度了蜜月後，就一同坐了

汽車回到他的家鄉。

一天，傑和秀英同在一間充滿了愛的芬芳的新房裏；那時，金黃色的秋陽，呆呆的曬人頭痛，在這清脆潤滑得像藍寶石似的長天中，零落的飄蕩着幾朵白雲，檻外的一叢菊花浸在陽光裏吐出令人癡醉的芬香，婉轉嬌啼着的鳥聲，也不時的飛進人的耳膜，窗框上掛着一隻鳥籠，裏頭關着一隻紅嘴綠羽的鸚鵡，仰頭望着那像伊人的夏衣般的淡字林布色的長天盡力的歌唱，似在送迎那碧空中傲游着的白雲，今天的氣候，溫和得像上春的豔陽天一樣，在空中像佈滿了無數的睡魔，使人一坐下就有朦朧之意，但當你甘心的要走到夢鄉裏去時，那睡魔卻已逃得無影無跡了。

「哦……呵……我全身的骨頭被那秋的温度所融化了。」傑將躺在籐椅上的身體，挺了一挺，打了一個呵欠，隨着伸了一個懶腰，用他的右手擦着眼睛，有意無意地說：

「真的；真令人用不出一點力氣來。」何小姐正在編織着她自己的一件葱綠色的絨線褲，聽了他的說話，也抬起頭來向他望了一眼，微微地笑了一笑答道。

那時；在她的腳邊躺着的一隻潔白的小貓，正在半閉半開的眯着眼睛打盹，牠被牠主人的

談話聲擾醒了，於是慢慢地張開了牠的眼睛，嬌聲細語地發出了一聲短促的「妙姆」像顯出適閒的神氣，再徐徐地瞑起牠的像綠色的水晶似的眼睛。

「愛！你怎麼這樣勤勞？像如此的天氣，你不覺要暈嗎？還能編織絨線褲？」傑說時，在他的如芙蓉花般的臉頰上，浮上了一陣愉快的微笑。

「誰不覺要暈？可是暈不成功，一等到你很安心的去躺在牀上，閉上了眼睛後，那朦朧的睡意，竟奔得連影跡都沒有了，所以還是坐着編織絨線褲，略可作為消遣。」何小姐聽了他的問句，就停了工作，噓了一口氣，向他飄了一個甜蜜的眼風，這樣地說。

「你倒有了消遣，可是我還找不出怎樣去消磨這迷人的天氣的方法。」他照她苦笑着說，像要求她幫他想出「一個方法」。

「你嗎？最容易解決了，你前次不是說過的嗎？我倆自結婚以來，也來模仿日本的一對著名的夫婦山川均和山川菊柴一樣，天天來做一篇自己的園地裏，記述每天所創造的新的愛情；近來，你不是有一二天不寫了嗎？」何不趁現在的時候來寫呢？她說着，又對他作了一個媚人的微笑。

「哦！對了！我真笨，這樣容易的消遣方法，一時意想不出來。」他說了後，直豎起他的身體，一面用左手輕輕地敲着他自己的腦袋。過了一會，他又說：「倘若你不說出來時，到了現在我恐怕也想出來了。」

「哼！利嘴的人，現在你到說風涼話了吧！」她媚笑着向他這樣地說。

他覺得她的二道敏銳的眼光裏，滿含着無限的能養活他的維他命；當他在氣悶的時候，只消經她向他瞟了一個甜蜜的眼風後，他便會覺得無數的能使他欣悅的分子，直飛進了他的心坎裏，把他懷裏一切的新愁舊悶，一齊趕到爪哇國裏去了。

「我敢死，我冒忍了 *VENUS* 的功勳了；現在我就將原功奉上，讓你去報功吧！」他說了後，大笑起來了。

「呸！」她白了他一眼。

「對不起，*my dear*！」他慢慢地走近了她的身邊，倚在她的靠背椅子旁，繼續又說：「愛！你真是一位美麗，*VENUS*，你有慈悲的心懷，你能允許你的信徒的一切要求；愛！請讓我一吻吧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用左手撫摸着她的被燙成波浪形的秀髮。

「呸！」她含羞地說出這一個字，說是她的面頰隨着她「呸」的聲浪仰起來了，又對他作了一個富於引誘性的媚笑。

他從她的態度上看來，她並不會推卻他要求，何況她再向他作了一個媚笑呢？於是他的頭就像受了吸力似的俯下去，四瓣柔嫩的嘴唇，終於很甜蜜地緊緊的黏着，在空氣中只蕩漾出一聲神祕的溫存的約有五分鐘之久的「吱——」地吻聲。那時；只有鳥籠裏的鸚鵡，在替牠的主人唱出一曲愉快的清歌。

五分鐘後，也倆的口吻才慢慢地離開，彼此很神祕的一笑，在這微笑的姿態中，表示出萬分的甜蜜和愉快。

「愛所謂自己的園地裏所記述的每天創造的新的愛情，是須要我倆一同來實踐的；不然，則完全是偏見，成了私人日記的樣子，那還有什麼趣味？」他說。

「我沒有資格，因為你是一位詩家。」她又開始在編織着她的絨線褲，有意無意地回答。

「哦！venus！請不要客氣，如果你要這樣地諷譏，那還是爽爽快快地打我幾下吧！」他說畢，用右手理一理自己頭上的散髮。

「怎麼敢諷譏我？我本是俗人，而你是位詩家，我那有資格和你同作呢？」她一面說，一面顰蹙地向他飄了無數眼風和媚笑。

「Venus！你不要客氣了，難道我不知道你在校中時是久負文學家之美名的摩登小姐嗎？況且彼此何須客氣？」

「你不要將這種美雅的銜頭來加在我的頭上，我何嘗有這樣的資格？」她停了停工作，打了一個呵欠，這樣地說。」

「好了，Venus！請勿客氣，停了你消遣工作，來做我倆間愛情的寫作。」他不禁的伸手來拉住了她的手腕，半握半捏地拉她。

「算了吧，詩家！你拉我同作有什麼意見呢？」她的手雖被他捏住了，可是並不推辭，也不掙脫。

「快點吧！不然我也不做了。」

他用力把她一拉，她當然也趁機隨而跟他過來了；於是，她把絨線褲向沙發上一放，二人同坐在寫字台的旁邊，開始討論寫述。

下面是他倆今日所創造的新的愛情的一頁——

「我原知；我倆間愛的結合，是人生中最甜蜜的一頁；你且看，窗檻上的鳥籠裏的鸚鵡，牠不是在慶祝我們的幸福嗎？當我倆很神祕的一吻，牠不是在羨慕我們的命運嗎？當我倆很親密的
一吻……

「你且看，蔚藍色的長天，不似她的衣襟嗎？散開浮飄着的白雲，不似她的婀娜來遲嗎？空中佈滿着的芬香，不似她的馥郁的熱情嗎？窗檻外的一叢菊花，不似她的高貴的典型嗎？愛！你且看，那溫柔的太陽，不是在妒忌我倆的豔福嗎？當我倆浸在他的陽光中很香豔地酣吻？

「我想；我倆恐怕是一朵並頭蓮吧？我倆恐怕是一對野鴛鴦吧？不然；怎麼有今日的一天？不過我希望是這樣，願爲一朵並頭蓮，終身相互擁抱；願爲一對野鴛鴦，畢生彼此依偎。愛！我自怪我的神經太敏銳了，因此這些原是我倆的一生，我何必要加以『恐怕』二字來作爲幻象呢……

「愛！你本是我的上帝，你掌我的生死權，你是我青春期內的太陽，假使我沒有了你，那我的前途，是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。愛！只有你能賜予我的幸福……

「愛！我本是一顆垂死的枯草，你是一滴有起死爲生的力量的甘露，我一天能得到了你的滋潤，那我便能維持了我一天的生命，倘然永榮你始終如一的憫救這樣枯草，她也會慢慢地長大，抽葉，生蕾，開花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她會獻給你一顆珍寶似的果實……」

「愛！你且看，碧天中在浮蕩着的白雲，牠是載愛之神的飛船；你得細細地仰望，愛之神正在向我倆的胸口上射下愛的神箭；你得靜靜地側聽，愛之神正在替我倆禱告未來的幸福，牠把我倆的心靈和摯情，已帶到戀愛的王宮裏去了。愛！在短促的未來中，牠能賜予我倆的愛的結晶。

……

「愛！我倆來擁抱着吧！愛！我倆的胸口來緊貼着吧！愛！我倆的嘴唇來緊黏着吧！讓我倆把胸懷裏的熱情，相互貫通；讓我倆把櫻口中的香涎，彼此吮啞。愛！你且看，我倆已走盡了桃紅的路，前面是華麗巍峨的戀愛宮，看！戀愛宮裏的使者，都在向我倆揮手歡迎，他們在歡呼，他們在歌詠，來祈禱我倆結婚以來的愉快……」

「愛！誰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？現在的我倆，不是仍舊在戀愛宮中歡逛嗎……」

「愛！我心中的熱情在澎湃了，愛！還是讓我倆來很緊地擁抱着一吻吧……」

他倆寫完了自己的園地裏，相互斜睨了一會，彼此作了一個會意的微笑。

——靈犀一點通，盡在微笑中。

這二句話，正似特爲他倆有今天的一日——不，現在的一刹那而作的。

半嚮；他又拿起了鋼筆和一張白張，畫了一幅睡美人圖，上面又題了畫頭，遞給她看；她見上面上的畫頭上寫着：

「這是她的睡容，

你看是多麼的清秀美貌？

烏雲似她的秀髮，

新月似她的黛眉，

惺忪的睡眠，

長黑的眠睫，

粉露似的兩頰，

櫻桃般的絳唇，

這不是 Venus 的特徵嗎？

哈！這樣美豔的人兒，

竟很羞澀地依偎在我的懷裏，

讓我撫摸，酣吻……

更讓我在她的身上，

得到最消魂和溫存的甜蜜。」

她看了，不覺的在她的粉頰上映出了二朵紅潤細膩的絳露，於是，她很羞澀地向他白了

眼，嬌聲地噴着說：

「你專門這樣地寫出……」

她下面的話，聲音細小得像蚊子叫一樣了，連一個字都聽不出來。

他見她像真的要發怒了，於是就假意的「哈——」地大笑起來，說：

「愛！我同你說笑話呀！難道你會……哈——」他說了後，又大笑起來了。

她帶來是假意的噴着，現在見了他這樣地大笑不止，不覺也被他引得笑起來了。

「哦！Venus 到底是懷着慈愛的本性。」最後他又笑着說。

「你再多嘴！」她命令式地說。

「呾！Venus 去吩咐敢不如命嗎？」他故意的裝出滑稽的鬼樣來，油腔滑調地說。她見了他的滑稽的態度，不覺「嗤——」地笑起來了，說：

「你看這樣十足的奴隸！」

「奴隸？我做你的奴隸嗎？哈——」他大笑了，像得了什麼奇寶一樣的大笑。

「奴隸！你不承認！」她又問。

「我那敢不禮載你所賜予的皇誥呢？不過；這奴隸可分爲二種；一種是亡了國家的奴隸，一種是大公館裏的少奶奶或大小姐們夜裏所要用的隸奴，不知你的皇誥是算我那一種的奴隸？哈——」他說了後，又大笑起來了。

「呾！」

「照我的眼光中看來，我是中國人，而中國並不亡，那我怎可算是亡了國家的奴隸呢？所以你所說的奴隸，大概是適合於我所說的第二個條件吧？不過我並不做少奶奶和大小姐們夜裏

要用的奴隸，而做我的 Venus 的奴隸，那我不是也可說是意滿心足了吧？哈——」他又大笑起來了。

「你再多嘴！」她說了後，就站起身來，走到他的身邊，在他的肩上嬌嗔地一拍。

「我不說了，我最敬愛的 Venus！」

「嗤」地她又笑了，像天使一樣地笑了，在她的笑聲中，飽食着無限的溫情，這輕盈的聲浪，飛進了他的耳膜中，覺有百二十分的快慰，他的心靈被她所迷醉了。

她慢慢地踱到窗邊去了，潔白的小貓，從地上一躍而起，「妙姆」一聲，直奔向她的身旁來，同牠豐厚的白毛，像刷帚似的在她的足上亂搭，顯出萬分的親熱。

「你看這小東西也會假顯殷勤！」他說。

「哼！只怕你不如牠吧！」她白了他一眼，很慈愛地蹲下身去，用她的右手輕輕地摸着牠的頸項；最後，她便把牠抱了起來，接在懷裏，又向窗外閒眺。

那時，太陽已快要下山去了，紅霞返射在整個的天空，柔媚的晚霞，織成慢天的紅罩；她注視着西方燦爛的暮露，她的面龐上，被陽光映出一種神祕的色彩，和暮霞的神祕，相互返射。

這是一幅何等活潑的，富於情感的境頭！

「愛！我的命運還不如這隻小貓。」他說。

「怎麼？」她回轉頭來，用含疑的目光向他望了一眼問題。

「你想牠在白天裏也得你很親密的擁抱，而成卻只有空望垂涎；這樣豈不是我的命運還不如小貓？」

「你羨慕嗎？」她向他笑了一笑問道。

「當然嚕！我將來一定要把這隻小貓殺死，因為牠是我的情敵；在你的懷裏，除了我依偎外，還許何人？」他說。

於是；她使用自己的右手，括着她自己的香腮，說：

「差不差虧你說得出口。」

「這有什麼可羞之地呢？難道你在晚上，在衾被裏，不是像現在抱這隻小東西一樣的很親蜜地抱着我嗎？」他說着，又笑起來了。

「呸！」她只說出這一個字，在她的面頰上，早托上了二朵可愛的紅霞。

一聲。
那時；在她懷裏依偎着的小貓，也似吃了一驚般的，很慌忙地跳起來，又是「妙姆」的叫了

秋風從窗外吹進來，輕輕地揭起了她的衣角，很頑皮地又溜到別處去了。
鳥籠裏的鸚鵡，又開始唱牠婉轉悅耳的清歌；似在歌頌牠的主人的豔福。

「愛！你看桌上的花瓶裏的幾朵鮮花，多麼的輕盈嬌豔！」半嚮他又開言說。

「花當然是輕盈嬌豔的。」她無意識地說了一句。

「可是死花怎及活花豔？」

「……」她像沒有聽見一樣，只是俯着頭撫摸着小貓；牠在她的懷裏，縮着二隻前腳，很開透的樣子，徐徐地閉闔着他的眼睛，似睡非睡的微作呵呵的聲音。

「愛！你不曾見過古詩裏有幾句說：……『佳人當下發嬌嗔，不信死花勝活人；……』和『芙蓉花發滿江紅，盡道芙蓉勝妾容；昨日妾從堤上過，如何人不看芙蓉？』由此可知，花瓶裏的幾朵鮮花，怎及得眼前的解語花呢？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慢慢地踱近她的身旁。

當她離她的身體約有五六寸的光景時，忽然在她的身上輻射出一種令人迷醉的少婦所

應有的濃香，於是，他微弱的意志，敵不過這富於引誘性的芳香，終於在她的粉頰上，又很甜蜜地長吻了。

那時的她，也不推辭，也不顯媚，口中只是哼着一曲現代的流行歌：

嬌花！

蝶兒的溫存，

蜂兒的親眼，

更多那青春來保持着她的紅顏！

.....

十

近幾天來，時序到了暮秋之際。今年的暮秋，異常有雨，至少也總是陰霾霾地；太陽已多時不見了，有時，他從密密層層的雲疊中，抖抖兢兢地閃出枯黃無力的光線來，像在告訴世人，說他正在和他的障礙物——烏雲——在竭力的拚一個你死我活，可是他畢竟敵不過烏雲的威力，當人們正要替他祝頌勝利和賜予勉勵，他卻已被猙獰的烏雲所吐爛了；同時，不目的在空中佈滿着瀾漫的白茫茫的霧，更使難欲雨不雨的長天，慘憺得可怕。

秀英一早起來，娘姨送上了一杯牛乳，她飲了後，循例的，又倚着窗檻，閒望那郊外的已到了爛熟將殘的暮秋景色。

她的所以要每日向着窗外閒眺，並不是在欣賞那雜亂參差的景色，也並不是迹宋玉的後轍而悲秋；她的閒眺的原因，是將心中久蓄的無人可訴的苦悶，來寄託於闌珊的秋景，彼此同病相憐，效那「卿須憐我我憐卿」的詩意。

雖然，在唐傑去後的第二天，他曾差人送來一隻銀行活期存摺，摺裏共有國幣五千元，秀英

對於經濟，是不會發生恐慌的；但是，她的心靈，時常鬧着騷動，像在告訴她，說她的心中，是需要得到男性者的安慰；可是，她心中無論悸動得如何利害，終沒有他來給予溫存；因此，她唯一的辦法，就是當心中在騷動着的時候，就去開望窗外的野景；因為她的本性最喜歡把她胸前的不論喜、怒、哀、樂的情緒寄託在大自然的景色。

她見今天的天氣，雖然空中的烏雲，仍如海濤般地在拼命地向前馳奔，但是風勢頗大，恐怕不易下雨，所以，她要去實踐她在前幾天裏所想到的消遣方法——到上次曾與傑同去過的美人山去作第二次的閒逛。

她先叫娘姨到河埠上去雇了一葉船，然而自己再慢慢地對鏡梳妝了一會。穿了一件灰背大衣，坐了黃包車到河埠上來。

一會兒，一隻不很寬舒的小船，載了一個被愁絲纏擾着的少婦，一搖一側地向前駛進。

在這時的四周，除了斷斷續續來往不絕的風聲「颯颯」地發威外，和間斷的搖櫓拍着水面，發出一聲聲很有節拍的輕微的「汨——汨。」

她在船艙裏，四周都被船篷所包圍着，前後的柴扉緊挽，以防寒風的侵入，二邊的船篷上，開

了一個小窗，於是她就打開了小窗，開始領略那晃蕩着漪漣的水面的滋味，而它也賦與她一切久別重逢的一種特殊興味。

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活躍，委婉，使她一面有心襟暢怡之感，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；每當寒風冷颼颼地一陣一陣的襲來，總帶來了一陣從樹上落下來的枯葉雨，兩旁的幾乎要禿的枯樹，牠也耐不住霜威風力，像曾經踐踏陵辱的人們，在努力掙扎中，顯出無限的憔悴和可憐的情調，使她不得不爲牠而發出憫惜的歎聲。

夾岸沿途的景色，都向後退下去了，一幕幕的「秋色參差成畫意」的途景，在她的眼前潛過，像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她，似看走馬燈似的，也覺很有趣味；可是，在她的腦膜中，立刻襲上了一種矛盾的理智，她不禁的吟出一首趙承祐的詩：

「獨上江樓見悄然，

月光如水水如天；

同來玩月人何在？

風景依稀似去年。」

她吟到「風景依稀似去年」的一句，那聲音帶點幽微的顫動了，她的鼻樑上迭次的襲上了縷縷的酸意，幾顆明珠似的眼淚：不禁的奪眶而出——啊！「對此如何不淚垂？」

岸上堤旁的秋草，像藝術家的亂蓬翁鬱的頭髮一樣，這不是「蓬斷草枯，凜若霜晨」之時嗎？

在這「一片秋涼環宇宙」的候節，一切的景緻，只呈出悲哀的愁貌，像癡婦鬢眉憂怨的臉龐；所以只有那嬌嫩鮮紅的楓葉，像一個十七八歲的摩登女郎，嘴唇上的口紅，萬分的可愛，才能略挽回這類唐的風氣。——啊！這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的雅號，真不愧加在那富於詩意的楓樹的頭上。

澄清色的水面上，有時也會有一二叢枯焦的荷花梗留着，可是牠的風姿，遠不如在盛夏時節那樣的婀娜可愛了；不過牠依舊沒有去掉，這大概是特爲「留得殘荷聽雨聲」吧！

她正在對景懷人的當兒，忽然聽得船夫噪着破銅鑼似的喉聲唱山歌：

「行到船埠已三更；攜手送郎過梅林，

揮淚囑咐郎切記，

莫學王魁負桂英。」

這怪觸耳的聲音，一聲一聲的直鑽入秀英的耳膜中，所謂「傷心人聞傷心話」，又引起了她的一團疑雲。

她對於唐傑，雖然結了一團莫大的疑雲，但是她終以為唐傑並不是一個負心漢，同時，她更不願他有一個負「心漢」的名義。照過去的歷史看來，唐傑對她的情感，並沒有絲毫的崩潰；依舊很熱烈地向她作愛的動作，當他末一天回到他家去的前一刹那。

船已徐徐地靠近埠頭了，她的思潮也隨而斷絕了，於是就經過了跳板，走上岸來。

首先映進她的眼簾的，就是前次她和傑同來過的××村，並且曾在這村中的小飯店裏吃過一餐午膳，可是現在風景依舊，而曾被飯店裏的老太婆錯認為自己的丈夫的唐傑，卻已不知在那裏？

她想到這裏，二腳不自主的直走進××村來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已近到那引小飯店的門口了，她像見了故人一樣，很歡欣的走進了小飯店的門口。

「老太太！」她一踏進飯店門，就向那位掌櫃台的老太婆招呼。

「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」那老太婆抬頭一見是她，不覺大驚失色，惶惶地向房裏逃進去，一面嘴裏還喊道：「啊！美媛呀！快些來呵！鬼，鬼！」

「老太太！怎麼！」秀英見了老太婆向自己望了一望，就做出這樣恐怖的樣子來，她實在不懂她的用意，所以這樣地問。

「啊！救命呀！鬼出現了！」老太婆又大喊起來。

那時，秀英也寒心起來了，她當還有別的鬼在她的身旁，所以不禁的東張西望，但什麼也不看見。

不到一分鐘，老太婆的喊聲，震動了全村的鄉民的耳膜，只見大家拿了鋤頭鐵犁，直奔向飯店裏來。

「啊！鬼在那裏？」

「喂！老媽媽！鬼在那裏？」

衆鄉民皆走進飯店裏來，向老太婆詢問。

那時，秀英也跟着進來。

「啊唷！不要讓這個女鬼進來呀！」老太婆像殺豬般的直叫起來。

「老太太到底你說的鬼在那裏？」秀英見老太婆專向着自己在喊鬼，所以很疑心地急急的問她。

「你，你是鬼！」老太婆顫抖着說。

「誰是她？」衆鄉民指着秀英向，正在打顫的老太婆問道。

「對，對！」老太婆的臉色像灰一樣了，又細細地向秀英看個明白，這樣地說。

「我？」秀英見老太婆說自己是鬼，正似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，所以很驚奇的問道。

「是！你是鬼！」老太婆又說。

那時，秀英真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向她呆望着；衆鄉民也有點兒不解起來了，大家的目光，都集中在秀英的身上，細細的把她上下打量了一會，見她並沒有鬼的形狀，於是大家又彼此的面面相覷。

「鬼出去！如果你要錫箔，我可燒給你，你何必這樣的出來找我呢？況且我並沒有和你有什麼瓜葛。」老太婆顫抖着說。

「我真不懂你的話，你怎麼知道我是鬼？」她氣惱極了，狠狠地說。

「你前月不是葬在××地方的新墳裏嗎？怎麼今天又會出來？你不是鬼是什麼？」老太婆嚇得迸出了幾滴眼淚說。

「誰同你說？」秀英又問。

「你倆不必爭了，照我們大家的眼光看來，那位女太太並不像鬼。」一個鄉民說。

「不，不，她一定是鬼。」老太婆一口咬定，一定說她是鬼。

「老媽媽鬼是沒有腳的，你看，那位女太太不是穿着高跟皮鞋嗎？」另一個鄉民指着秀英的腳上對老太婆說。

老太婆聽了，也猶豫了一會，但畢竟有點不信。

「現在我問你，誰同你說我已死了？」秀英見老太婆在猶豫着，繼續又問她。

「不，我問你，你到底人是鬼？」老太婆看看她也有點不像鬼的樣子了，所以含疑的向她詢問。

「我原是人，誰說我是鬼？」秀英說。

「唉！那末前次和你同來的唐先生，他卻騙了我了。」半嚮；老太婆說出這一句話。

「唐先生？他來過嗎？」她一聽到唐先生來過了，所以更急急地問。

「是的；唐先生和他的新夫人一同來，他說你是他的同學，但你已在前月死了，葬在××地方。……」

「唐先生說的嗎？」她不等老太婆說完，就搶着先嚷道。

「是的！美媛也聽見的。」

「是！我也聽見的。」美媛也說。

秀英聽了她倆的說話，不禁的淌下了二行酸淚，但畢竟在萬矢一目中不好意思嚶泣，所以只是暗暗地揮淚。

那時；衆鄉人聽了，都大笑着哄而散了。

「怎麼好好地你先生會說你死了？」老太婆又開始打開了她的話匣，她的臉色，由驚懼而變爲含疑。

「老太太！我老實對你說吧！」秀英所說的聲音，像琴絃似的顫動了，繼續又說：「他——就

是上次和我同來的那個唐先生，原來我的同學，我和他已訂了不解緣，可是，他自從夏天和我一別後，至今杳無音息，所以我許久不見他了。老太太！請問你，他對你還說什麼話嗎？」她一面說，一面用一方粉紅色的手帕，揩抹着眼淚。

於是；老太婆和美媛，都像醉夢裏醒似的；老太婆就開口答她！

「在前天，我到美人山上去挑水，當然走近心腮的時候，忽然從我對面走來了二個人，我仔細一看，一個就是以前和你同來的唐先生，還有一個女人，我不認得的；於是，我就向他倆招呼，唐先生就替我介紹他的新夫人，後來我就邀他倆再到我們店裏來，唐先生也不坦我的台，就答應了；在閒談時，我就開始向他問你，他說，他是他的同學，可是在前月的某一日，你忽然患了急病死了，說葬在離此地約二十里路程的鄉村裏，我聽了他的話，我很感覺人生的變遷和短促，我也曾和我家的美媛說起，她也很憫憐你，說你這樣好的人，竟這樣的短命，後來唐先生就去了，所以我今天見了你，真不得不使我心驚，不過我很對不起小姐，因為剛才冒昧了小姐。

她聽了老太婆的話，真要倒豎柳眉，圓睜杏眼，氣得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
半嚮；她才硬迸出一句話說！

「好個薄情的禽獸！」

她說了後，眼淚像珠圈斷了線一樣，接一連二的直滾下來。

「小姐！你怎麼今天會想到我們的小店裏來？」老太太問。

她只搖了一搖頭，低垂了粉頸，暗暗的揩乾了眼淚，向老太太和美媛告辭了。

他倆見她哭得如此傷心，不知到底爲了什麼事，所以也不去強留她。

她一路暗暗地嚶泣着，一直走到船上，船夫馬上解了纜，於是槳聲又開始震動了傷心人的耳膜了。

一葉扁舟，載了一個失戀而被棄的人兒，慢慢地回到她的家裏。

當她回家後，見窗外的殘花硬梗，在寒風中微微的顫動，發出微微的嘆息，像在悲痛她們的一生；這種慘涼景，在秀英的眼前看來，正是同病相憐，於是她就吟着戴望舒的一首殘花的詩，來憫憐殘花，來發揮自己胸懷的怨恨：——

寂寞的古園中，

明月照幽景，

一枝淒豔的殘花，
對着蝴蝶泣訴：

我的嬌麗已殘，
我的芳時已過，
今宵我流着香淚，
明朝會萎謝塵土。

我的旖豔與溫馨，
我的生命與青春，
都已爲你所有，
都已爲你消受盡！

你舊日的蜜意柔情，
如今已拋向何處？
看見我憔悴的顏色，
你啊，你默默無語！

你會把我孤陳地拋下，
獨自蹣跚地飛去，
又飛到別枝春花上，
依依地將她戀住。

明朝曉日來時，
小鳥將爲我唱薤露歌；
你啊，你不會眷顧舊情，

到此地來憑弔我！

晚上；天濛濛地又下起雨來了，因為畢竟是暮秋的天氣，所以終不好意思像傾盆般的下，只是如蛛蜘蛛絲般的一縷縷地洒下來，無疑的，空中又浮上了一層薄靄；風兒「颯颯」地吹個不停，像狂人一樣，一時不停的來往怒吼，更顯出秋夜的恐怖。

她——腸病欲裂的秀英，她更感到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，現在她才發覺唐傑的野心，所謂一位富於情感的詩家，也無異於一個俗人，也無異於一個蹂躪女性的魔鬼；她到了現在，才知道凡是一個男性，他們只注重於肉的方面，他們是每個女性的敵人，因為他們要衝破女性者最後的防線，假使你的意志不強時，不受了他們的欺騙。

她想到這裏，又悲痛起她的生世，她覺得每一個女性，如果不能玩弄男性，而反被男性玩弄，那是沒有再生存的資格，何況她已被二個薄情的男性者所蹂躪了。

現在的她，在眼前只有一條自殺之路，她自認自己是社會上的一個罪人，是禮教中一個罪

無可容的囚犯，她如果再忍羞的以貪餘生，那簡直無異一個不知禮恥的走獸。

她決定了，她沒有一條可走的路，除了跟死神逃到另一個極樂世界裏去。

於是她就走到寫字台旁，從抽屜裏拿出了幾張信箋，開始寫給唐傑的信——

「曾一度愛過我的人兒：

自從今天上午我到××村的小飯店裏去過後，所說你已和你所新戀的愛人結婚了，自此後，我便結束了我對你所睠戀的——為愛而睠戀的情緒，同時由此後，直至當我寫這封摧殘我自己的命運，幸福……的信的前一刹那，我也時時的為你而睠戀，可是我後者的睠戀，和前者的睠戀的感情，完全是不同的了，我現在的睠戀，是完全出於憤恨，所以我有時呪咀你的行為，有時悲痛我自己的生世，因此，我的態度，也不像以前那樣的積極了。

傑——請恕我，我不該這樣的稱呼你；可是，我以為在這一個人名字上面，對於加上親蜜的形容辭的稱呼，我早已喪失了這個權利，因為，這親蜜的稱呼，是只能讓你的新婚的人兒所專有的，如果我剝削了她的權利，那我豈不是她的情敵了嗎？所以，請你恕我這最平常、最普通的稱呼——當我寫這封使我時斷的，使你厭憎的一信無聊的信時，我簡直已成了一個沒有靈

魂的人了，我提上了筆，鋪開了紙，正當要下筆的時候，但我胸前的千言萬語，凡是要想對你說的話，都在無形中淌走了，我記不起一句話，我寫不出一個字，在我的腦膜中，祇被迷惘，失神的情緒所佔領了，我的兩手，不住的開始微微的顫動，我的心，也跟着起來響影了——作那使人消魂的悸動，我的酸淚，不禁的奪眶而出，一滴一滴地滴在信箋上，我不能寫了，就此擱筆呢，但又怕受理智的責備，所以我只得忍住了全身的顫動，慢慢地一句一句的把我的心中的怒吼記述下來。

傑！你不曾厭我吧？就是你心中不願看這封無聊的信時，但請你發出一點憫憐你所戀過的人兒，因為這封信是我的心血和酸淚所合寫成功的，你體認到這一點，請你再忍性的看下去吧！

傑！上次的一封信，諒你已收到了吧？我整天的盼望着你的回示，但終使我失望了；我並不因此而怨你，我體諒你，恐怕當你收到了上次的一封我所寄給你的信，你還正在和你那位新婚的如花似玉的夫人，在度着很快樂的蜜月吧？傑！我和你也曾經度過蜜月的，所以我親身嚐過這無限的甜蜜；但是，我現在在過着這雖生猶死的生活，你倆是從來沒有嚐試過的，所以對

於我的單調的生活。我料你倆不但會同情我的苦楚，恐怕還要笑我的迂闊吧！[！]現在的我，本已成爲孤立了，得不到一絲一毫的溫存，得不到一分一釐的憫憐，除了那位我生平最痛恨而最可惡牠的死神。

傑！到了今天，我才知道「戀愛的結果是墳墓」的話，而且深深地體認到這句話裏的蘊意；我不得不佩服前人的敏銳的眼光，竟能先看破了這茫茫情海，是埋葬人生的幸福的墳墓。在這點上看來，我自愧是個有眼無珠的愚人，因爲我不能分別人與獸，誠與僞。傑！我的一生，就被這「不能分別」的四個字所斷送了。

傑！現在的我，明知我的青春亦過了一個多點鐘頭就如幻滅了，結束了，可是我還在迷戀着我倆的過去，你看到這裏，豈會笑我的不算解脫吧！[！]的確，富於回憶性，是每一個女性者的特徵，而我又怎會例外？所以我雖嚐遍了今日的單調枯乾的生活，然而，我終時常回味到過去的甜蜜；反之，我每回味到過去的甜蜜，而更感到今日的生活單調無味了，可說我的近狀，完全是一種罪惡的刑罰，我得謝謝你，因爲這完全是出於你的不吝的賜予。

唉！我萬料不到我的一部生命史上，竟會以幾頁刑罰式的生活來草草地結束了。因此；我

對於我的生命史，不能讓它無淚的匆匆地別去！

到了今天，我已够嚐了男性者所賜予的悲哀，這裏我得大胆地喊一聲：

「每個男性，都是蹂躪女性者的惡魔；都是剝削女性者的幸福的野獸！」

這並不是我的妄言，你得細細地翻開了我的一部青春史上看看，老實說，男性者對我的行爲，還不是我上面所喊出來的二句；傑！你總明白的吧。這話並不是我的諷言？

男性，在今天照我的目光看來，都可給他們一個「虛偽欺騙」的雅號；他們無論對任何人，無論說什麼話，都是「虛偽欺騙」；尤其是對於他們的所正在追求的女性，更要施出他們「虛偽欺騙」的手段；當他們還沒有得到女性者的靈肉一致之前，他們會做她們的走狗，要他們怎樣便怎樣，無異的，是她們的奴隸，家畜，可是一等到他們偷到了她們的貞節後，他們便隨地亂棄，由此可知！

「男性者是專門偷竊女性的貞節的小賊！」

「男性者是無情的娼妓！」

傑！你如不信的話，我來舉一個例子寫在下面：——

是一個夏天的夜裏，我倆同坐在園子裏納涼，那時，薰風南來，芰荷飄香，引成一個神祕的世界；你不是對我說過嗎？

「戀愛的分子裏，共含着二個原子；一，是靈；二，是肉；凡所謂戀愛，是須要二個原子，而合成一個堅固的分子。這樣，才能使戀愛持久，才能使戀愛鞏固；不然，讓一個原子獨自存在，總沒有結合成真正的戀愛條件的期候……」

傑！這話可是你親口所說的？你恐怕還記得吧？

由此便證明了上列二題。

傑！使我最恨你的，就是你太不負責任了；我的身體，爲你而變化成不尋常的身體了，我的腹中的小生命，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了，傑！我爲了這件事，不知消過了幾次的眼淚，你要知道，凡是一個嬰孩，他們得不到父母的保障，甚至他們連自己的父親或母親，也不知道是誰，那末，他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一等人了。

現在，我的小生命將要脫離了母體，而生存在這萬惡的社會上來，傑！你得想想，這個嬰孩長成後，不要受社會上的人士的鄙賤嗎？不要受禮教徒的虐待麼？

傑！我對於我倆間的戀愛，並不算罪惡；可是我對於我倆間的戀愛的結晶——小生命的出世，而我們不能盡父母之責，這才算是我的良心上最重大的罪惡呀！

現在我將要臨盆了，可是我每顧及小生命的畢生的幸福，我不禁的悲痛起來了；我爲了這個問題，已經數次的考慮，可是現在我已決定了，我還是同小生命一同死吧！

傑！我說了一大片的廢話，對不起得很，我並不敢借此信來毀謗你，上面的這些話，實在都出於我心中的傾吐。

好了，我也沒有勇氣再往下寫了，最後，我還是以幾首詩來結束我的這封使你覺得無聊的長信吧：

人生是什麼？——

是世界上的蛆蟲！？

是宇宙間的旅客！？

還是造物的捉弄！？

憤怒與悲哀；

我們也毋須惆悵；

欣悅與喜樂，

我們也毋須歡狂。

戀愛本是苦澀的典型，

它的後面是寂寞的古墳；

你不信且看那從情場裏退出來的男女，

我們的歸宿不只是怨恨？

明天自有明天的事，

今天憂慮些什麼？

只要過得瘋狂的日子，

我謝謝菩薩，來唸一聲阿彌陀佛！

別了傑！今天便是我結束我的生命史的一天，祝

你倆的幸福無疆！

垂死的人兒秀英」

她寫完後，又從頭至尾的細細地看了一遍，然而才封進了信封，叫娘姨去寄了。

那時；窗外的風雨聲，打破了夜的寂寞，她一個兒獨坐着，靜聽那風雨聲所合奏出的淒涼的調子，眼前的電燈光也黯淡得可怕，在她的四周，有許多的死神在引誘着。

「死了吧！秀英！死神說。

「……」她猶豫了一會，因為她想不出到底怎樣死法。

「你看！這清澄的碧水，不可葬你的屍骸嗎？」死神又說。

於是她決定了，還是葬在這水波淋淋的漪漣中吧！

.....

午夜後，烏雲所織成的帳幕，被寒風所繫破了，雨停了，眉月發出微弱的光芒，和疏星的細光相互融洽，其照着一片平靜的河水，不多一刻，只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婦，蓬亂的頭髮，披在她的頭上，一臉的愁容，從微弱的月光中略可辨別。

她走近了河濱，兩膝向河心跪下，從夜風中略傳來了她的禱告：

「河神！我們苦命的母子倆，今天要借你的地方，來結束了我們的生命，望河神不要吝嗇。」

他一縷縷充滿了悽慘的聲調的禱告畢後，只聽得水裏發了一聲「東」的聲音，見浪花四濺，隨後，水波漸漸地平靜了，仍舊像圓鏡一般。

一陣夜風刮過，微微的帶來了悲哀的哭聲。

.....

眉月如美人嬋娟的黛痕，

疏星似少女惺忪的睡眼，

悄悄地躺在深藍的香衾，

啓示出她一生『愛』的飄零。

從習習的夜風裏帶來了一陣哭聲，

這是她的芳魂在悲痛着她的人生；

你且聽杜鵑爲她而啼血，

你且看浪濤爲她而淚淋。

她——是爲『愛神』而犧牲，

是被『情魔』而戰勝；

她一生不幸的命運，

只付於從夜風裏所帶來的哭聲。

浮生本不如夢境。——

她的一生只嚐遍了『愛』的榛荆，
到不如逐清流而波揚，
永遠埋葬在這平靜的海境。

在清晨受曉風的慰問，
到黃昏有新月的溫存；
凝神看沙鷗的酣睡，
仰望星斗的縱橫。

瀛水雖是這樣的清澄，
但怎能濯盡她一生的怨恨？
她的熱情已變爲冰心，

只是隨着浪濤來漂泊她寂寞的芳魂。

『愛魔』本是猙獰的惡神，

只怪少年們的痴情；

回首當年的濃情蜜意，

終成了今日的悲痛的典型。

朋友！莫爲了情愛太認真，

你看得到『愛神』賜予的快樂有幾人！

雖目前嚐了『羅曼史』的甜蜜，

但千古的風流終成恨。

朋友！你且看這水波的淋淋，

它不知埋葬了多少的紅顏薄命；

當時歡樂的何在？

眼前做了個春閨夢裏人。

眉月如美人嬋娟的黛痕，

疏星似少女惺忪的睡睛，

悄悄地躺在深藍的香衾。

啓示出她一生『愛』的飄零。

月亭脫稿於上海觴詠書屋

一九四一，一十六晚，十時二十分。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

實價二元五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現代小說創作叢書

路畔薔薇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 月 亭

印行者 國風書店

發行者 國風書店

上海五馬路西上
麟四七弄六號

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